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 董沛文 主编

方 壶 外 史_{新编}

（附《三藏真詮》、《楞严说约》、《楞严述旨》、《楞伽述旨》）

（道教东派陆西星内丹修炼秘籍）

明·陆西星 原著

盛克琦 编校

[\[丹道文献论坛\]](http://bbs.ddwxw.com/index.php)

<http://bbs.ddwxw.com/index.php>

[\[道学内丹文化网\]](http://www.dandaowh.com/)

<http://www.dandaowh.com/>

[\[圆峤仙岛\]](http://blog.sina.com.cn/shengkeqi)

<http://blog.sina.com.cn/shengkeqi>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图书邮购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北环路六号唐山玉清观内图书邮购服务部

邮编：063021

联系电话：13503376836（王先生）

0315-3362625（玉清观电话）

邮购请另附邮资：15元。

银行帐户信息：

中国工商银行

0403 0117 0930 0024 232

户名：唐山玉清观

(备注：请银行汇款。为了稳妥，请核查户名，并先来电话核实。)

- 1 《中和正脉》，定价 45 元。
- 2 《吕洞宾丹道养生全书》，定价 126 元。
- 3 《古书隐楼丛书》 定价：120 元(上下册)



玉清观记

玉清古观，处冀东之域，倚燕山之脉，傍滦水之畔，望渤海之滨，立石城垣内，聚亿万年之钟秀，享千百年之香火。山水环抱，京津毗邻，鸾翔凤集，人杰地灵。黄帝问道而登空同，轩辕学仙而礼广成，鼎湖跨龙以飞升，仙宗道脉，由之滥觞。昔古孤竹国君，嗣子伯夷叔齐，立次子为储君。国君歿，齐让伯夷，夷不受而遁，齐不立亦逃。闻西伯善养老，相偕欲适周。当值盛夏，路过石城之地，腹饥口渴，踌躇间，突现一淙清泉，汨汨而流，急掬泉水，捧之尽饮，入口温如玉，至腹冽沁腑，饥渴顿消。昆仲绕泉徘徊，流连忘返，决意结庐而居，烧茅修炼以求仙。其玉浆清泉，即后世之玉清古井也。数年后，往西岐，复隐首阳山中，不食周粟，杳失所踪。燕君昭王，遣使求不死药，入海登蓬莱方丈，卜地石城合药以炼丹，其丹炉遗迹尚存井隅也。秦皇寻神山，觅仙药，游碣石，尝饮玉清之水，顿改容颜，身轻而转体健。张陵演教，天师布道，桓灵帝间，有观筑于古井之旁。葛洪炼丹，鲍姑侍鼎，寻仙访道，安炉立于灵泉之侧。唐王东征，屯兵大城，山赐唐姓，筑立石城，二百余丈。有随军道士，长于望气，见紫霞缥缈如飞鸾，仙气凝聚似丹鼎，遂离军隐居，潜修仙道，升举而去。

刘操仕燕主，居相位，正阳垒卯以度化，易号海蟾子而学仙，为演清静无为之宗，以道全形之旨。复遇吕祖纯阳于原野，饮玉清之神水，授以金液还丹之秘，遁迹修真，得成仙道。丘祖长春真人，会元世祖于雪山，赐号神仙，颁度符玺书，掌天下道教。越二载，驻鹤燕京，大阐玄风，道侣云集，化道十方，建官立观，设坛作醮。丘祖座下，有一弟子，结庐于石城，立官于井侧，见水清冷，故题观名曰澄清，祀三清之真容，布道德之宝章，香火鼎盛，终日不绝。几经兵火，焚毁殆尽。明永乐间，召仙真三丰张真人于金阙，犹龙不见，惟隐迹名山，藏身大川，隐显游戏于人间。一日携弟子游蓟北，途经石城，睹残垣败瓦，黯然神伤，咐弟子云：“此地古炼丹之处也，尝有观，名澄清，惜毁于兵祸。留汝此地，募修官观，异日将兴。玉清之境，始气化成，元始天尊所居之仙官。此有井亦曰玉清，乃古仙遗迹，以之为观名可也。斯井水清如玉，可传淮南王之术于乡里，授做豆腐，济养百姓，以解温饱，亦可彰我仙家飞丹砂而点灵汞之玄妙也。以火炼金而丹成，今岁丙申，正其值，玉清当兴，因缘所定。越五百余年，火燥土焦，木以犯土，当有浩劫，观迹随毁。金木交并，九返还丹，观必重兴，香火复盛也。”真人语毕，飘然而去。弟子遵真人之命，修道观，兴香火，并用古井之水，盐卤以点豆汁，其术不日而风行四乡。以玉清神水所点之豆腐，质地柔嫩，晶莹如玉，味道鲜美，烹调得味，有远胜燕窝之美誉。光绪初，开平建矿，近代工业之始兴，人口增多，商贾云集，成京东之重镇。玉清观，历数百年之风雨，几经增茸，规模宏大，坐北朝南，处石城西门外，火神关帝二庙侍立左右。岁临丙辰，乙未之月，地动山摇，突发地震，房屋摧倒，楼宇化为平地，玉清观亦随之毁塌。多难而兴邦，艰苦而奋志。唐山儿女，意坚志强，抗震自救，恢复建设，经廿余年之拼搏，重塑辉煌于冀东，再兴繁荣于滨海。玉清古观，亦得之以复建也。董道长崇文，号文道子，讳沛文，皈依全真，嗣教龙门。董道长乃著名实业家，河北省政协委员。清秀浑朴，端庄大方，谈吐间声和语慢，儒雅温和，亲切近人，无烟火气息，真道家风范。幼读诗书，博闻经籍，早年求职企业，后弃职经商。历经多年之艰辛，饱尝恒沙之磨砺，奋志不懈，果业斐然。荏苒光阴，感人生如梦。芸芸众生，名利绊身，几失真我；追名逐利，沦丧道德，世风愈下；人心不古，稟赋天和，损耗殆尽。甲申冬月，睹道观之残垣，望断壁之朽木，不忍坐视，乃盟愿发心，斥以巨资，再塑三清真容，复兴玉清古观，上接轩辕遗教，绵老圣之心传；下振道门宗风，扬钟吕之秘旨。洵属不愿独善己身，达而兼善天下者也。国运隆，有祥瑞。吉士出，观必兴。玉清之塌毁复建，斯应仙真之谶语乎？复建之玉清观，由政府拨地廿余亩，座落于开平老城遗址北门外，坐北朝南。正南牌楼，雄伟壮丽，气势非凡。牌楼之上，手书玉清观三大字，字劲苍遒，金光灿灿。由南往北，大殿三重，依次为灵官殿、文昌殿、玉皇殿。再之往后，乃高达三层之三清殿。配殿分列左右，香炉鼎立案前。各殿建筑，风格迥异，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主殿气势宏伟，雕梁画栋，斗拱飞檐。配殿小巧玲珑，精工细做，结构严谨。每重殿内，绘有壁画，均乃道教典故，及山水人物，供游人香客之观赏，劝善以净化人心，使之人人奉善，不为恶习之所染。纵观整个道观，红墙黄瓦，苍松翠柏，具浓厚道教古韵之风貌，与开平古艺街遥相呼应，珠联璧合，古文化之气息犹若天成。观内奇花异草，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缤纷争艳。游人云涌，香客不断，祥烟缥缈，紫气鸾飞。道教独具之仙乐，道众诵经之天韵，不时幽然入耳，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玉清古观，重焕仙容，琳琅殿阁，日臻完善，谋公益之慈善，造大众之福祉，弘文化之传统，扬道教之祖风，殊为唐山福地洞天之胜境，河北仙府官观之翘楚。诚邀国内之羽士道子，喜迎海外之仙客高真，会四洲之宾朋游人，接五湖之善信男女，驾临驻鹤，共庆国昌，同祈太平，是幸甚哉。

道历四千七百六年岁在己丑

目 录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一·····	任法融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二·····	康志锋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序三·····	董沛文 ()
《方壶外史》序·····	台湾·洪硕峰 ()
前言·····	盛克琦 ()
整理说明·····	()
陆西星真人传·····	()
1、陆西星传·····	()
2、拱极遇仙·····	()
3、度陆潜虚·····	()
4、吕祖《示陆潜虚一联复为足成四句》(并序)·····	()
5、《方壶外史》像赞·····	()
重印《方壶外史》丛编郑序·····	郑观应 ()
万序·····	万启型 ()
马序·····	马驯之 ()
新梓《方壶外史》序·····	赵 宋 ()
子昂藏书跋·····	()
玄律·····	()
第一卷 乾字集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	()
《黄帝阴符经》测疏·····	()
序·····	陆西星 ()

上篇·····	()
中篇·····	()
下篇·····	()
后序·····	陆西星 ()

第二卷 坤字集

《老子道德经玄览》·····	()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赵宋 ()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陆西星 ()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赵栻 ()
读《老子》宗眼·····	姚更生 ()
《老子道德经玄览》上篇·····	()
《老子道德经玄览》下篇·····	()

第三卷 离字集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测疏·····	()
序·····	陆西星 ()
《周易参同契测疏》上篇·····	()
《周易参同契测疏》中篇·····	()
《周易参同契测疏》下篇·····	()
紫阳真人读《周易参同契》文·····	()

第四卷 坎字集

《周易参同契》口义·····	()
《周易参同契口义》初稿引·····	()
《参同契口义》上篇·····	()
《参同契口义》中篇·····	()
《参同契口义》下篇·····	()
《参同》字义分属·····	()
月节气候卦斗律火总纪·····	()
斗建子午将指天罡图·····	()
九宫八卦图·····	()
昏见图·····	()

晨现图·····	()
八卦纳甲之图·····	()
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	()

第五卷 屯字集

张紫阳《悟真篇》小序·····	()
序·····张伯端	()
悟真篇诗小序·····	()
七言律诗一十六首·····	()
七言绝句六十四首·····	()
五言一首·····	()
西江月一十二首·····	()
绝句五首·····	()
悟真法语·····	()
《悟真篇》后序·····张伯端	()
跋·····黄邃	()
附录：《悟真篇》注始末·····王真一	()
《悟真篇》注序·····陆墅	()
《悟真篇》注序·····陈致虚	()

第六卷 蒙字集

崔公《入药镜》测疏·····	()
吕真人《百字碑》测疏·····	()

第七卷 既字集

张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	()
序略·····张紫阳	()
《金丹四百字》测疏·····	()
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	()
龙眉子叙·····	()
《金丹印证诗》测疏·····	()
邱真人《青天歌》测疏·····	()

第八卷 未字集

玄肤论·····	()
新梓《方壶外史玄肤论》序·····	王郢()
《玄肤论》目·····	()
《玄肤论》序·····	陆西星()
三元论·····	()
内外药论·····	()
阴阳互藏论·····	()
先天后天论·····	()
铅汞论·····	()
元精元气元神论·····	()
神统论·····	()
金液玉液论·····	()
性命论·····	()
质性论·····	()
神室论·····	()
河车论·····	()
澄神论·····	()
养神论·····	()
凝神论·····	()
真息论·····	()
火符论·····	()
药火论·····	()
抽添论·····	()
遗言论·····	()
《玄肤论》后序·····	赵宋()
跋·····	姚更生()
附录：《潜虚翁论调息法》(三则)·····	()
金丹就正篇·····	()
序·····	陆西星()
上篇·····	()
中篇·····	()
下篇·····	()

后序·····	陆西星 ()
金丹大旨图 ·····	()
序·····	陆西星 ()
先天无极之图·····	()
太极未分之图·····	()
太极分阴阳之图·····	()
阴阳互藏之图·····	()
坎离交媾之图·····	()
成丹之图·····	()
周天符火图·····	()
還元图·····	()
七破论 ·····	()
破非论·····	()
破伪论·····	()
破执论·····	()
破邪论·····	()
破疑论·····	()
破愚论·····	()
破痴论·····	()
 第九卷 续编一	
三藏真詮 ·····	方壶公修真墨迹 ()
《三藏真詮》序·····	陆西星 ()
《三藏真詮》上卷·····	()
《三藏真詮》下卷·····	()
 第十卷 续编二	
《楞严经说约》 (滕树军 点校)·····	陆西星 ()
《楞严说约》引语·····	陆西星 ()
刻《楞严述旨》、《楞伽句义通说》二经题辞·····	李戴 ()
《楞严经述旨》题辞·····	陆西星 ()
第一卷 净字集·····	()

第二卷	极字集	（ ）
第三卷	光字集	（ ）
第四卷	通字集	（ ）
第五卷	达字集	（ ）
第六卷	寂字集	（ ）
第七卷	照字集	（ ）
第八卷	含字集	（ ）
第九卷	虚字集	（ ）
第十卷	空字集	（ ）

第十一卷 续编三

《楞严经述旨》（滕树军 点校）	陆西星（ ）
劝持叙	惟则（ ）
楞严经卷第一	（ ）
楞严经卷第二	（ ）
楞严经卷第三	（ ）
楞严经卷第四	（ ）
楞严经卷第五	（ ）
楞严经卷第六	（ ）
楞严经卷第七	（ ）
楞严经卷第八	（ ）
楞严经卷第九	（ ）
楞严经卷第十	（ ）

第十二卷 续编四

楞伽要旨（周全彬 点校）	陆西星（ ）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絮言八则	（ ）
性道絮言三则	（ ）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卷之一	（ ）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卷之二	（ ）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卷之三	（ ）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卷之四·····	()
刻《楞伽要旨》跋·····	()

附 录

一、陆西星诗文事迹汇录·····	()
二、陆西星先生年表·····	周全彬 ()
鸣谢·····	()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

序 一

任法融

董君沛文，余之旧知，修太上之大道，传龙门之法脉，以道士身，扶玄元教。悟大道之理，兴实业以济世；契圣祖之心，用慈俭而化人。投数千万巨资，复兴玉清名观；历五六载苦功，重塑仙真金身。昔日捐资于学府，助学者编辑圣典；今则统众于京都，携道友点校仙经。经书流通，可辅正道之传承；道术修炼，能健国民之身心。

道依教传，法随文化，经能载道，书可救世。道法经书，玄门之珍宝；历祖仙真，太上之法裔。余注《道德》，讲《参同》，解《阴符》，冀弘道于斯世；栖楼观，住白云，理道协，愿兴教于十方。文字之功不可没，经书之教不可废，道院之根不可除，祖师之业不可亡。今董君发愿，出版圣祖仙真之经书，建立养生修真之道院，乃振兴玄宗之作为，实双修功德之正道。山人闻之，随喜赞叹！

是书系总名曰：《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言道学则道教在其中矣，论文化则经法在其中矣。三百年来，道门未能大兴；一甲子际，经书不见普印。虽曰气运，亦关人谋。人能弘道，众志成城。方今之世，政通人和，宗教复兴，信仰自由，正我道门光大之时也。董君应缘而出，邀学界之名流，统道门之同修，整理仙经，出版道书，化道教于日常，传正法于当世，使道流有道书可读，冀信众有道法可习。功益斯民，德泽后昆。

仙学丹道，摄生要术，最宜普世而利民者也。今以吕洞宾、张三丰仙书为发端，继则编陈图南、李道纯、陆潜虚、李涵虚、傅金铨、闵小艮诸仙全集。是则道门罕印之书，名山深藏之典，如能精编精校，广传广化，则太上之道脉能扶，仙真之正法可续。道济天下，德化苍生，斯功巨矣。

唐山玉清观，古仙葛洪访道之处，真人三丰隐修之地。仙迹随道书以神化，大道借名观而传承。经千年风雨以护道，因国初地震而败落。董

君沛文，睹道观之残垣，望断壁之朽木，不忍坐视，乃发心重建玉清道观，再塑三清真容。今则观成而道化，复思经教而民敦。劝善化人，移风易俗，敦伦尽诚，此道教之所当为也；养生强身，修真还丹，羽化飞升，此道士之所当修也。劝善当藉经教，修真须知法诀。道观容道流而弘化，道书载道法而育仙。则知胜地非常，经书宝贵，仙诀难得，因缘殊胜。

书将成，董君索序于余，乐而述之，与共勉焉。

岁在戊子年古历八月十五日于京华白云观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序二

康志锋

道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道学文化为根基。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道教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简意赅，是道教对宇宙万物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总结概括。道教中的诸如道法自然、尊道贵德、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等理念，为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乃至普通百姓所尊崇。古往今来无数人都从道教文化、从《道德经》汲取过智慧和营养。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瑰丽的中华文化，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经论典籍，对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道德经》可谓道教文化的奠基和代表之作，《道德经》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道教的宗旨是修仙成道、济世利人。道学文化的菁华在于其性命学说，也即道教养生。作为祖国传统文化根柢的道教，挖掘利用其积极因素，为人生服务，为社会服务是道教义不容辞的责任。

董沛文道长自皈依道教以来，信仰虔诚，道风纯正，学识丰富，一直热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致力于道家典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且学以致用，尤其对道教养生情有独钟，无论是经商还是修观都乐此不疲，精神实在可嘉！近年有缘与董道长相识，深感其对道教事业热忱，近知他再次斥资策划编纂《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颇为感慨，略叙管见，是为序！

（作者系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副厅长）

序 三

董沛文

中华民族历史渊远流长，文化丰富璀璨，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文明据传说肇始于轩辕黄帝，教导民众播五谷、创文字、制衣冠、作历律、定算数、立音律、造舟车、创医学，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之河。黄帝战蚩尤，平叛乱，立为天子，居五帝之首。访天师歧伯，问疗病之方，作《内经》，用以解除人民的疾病痛苦。登空同山，拜广成子问道学仙，佐五谷而养民人，用以强健黎民的体魄，延长民众的寿命，道统仙学由此而滥觞，道教也由此而初具雏形。

民族的根基在于传统，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民族，关键在于他的传统，它是民族的旗帜，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识。没有自己独特传统的民族，不能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民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更不会有独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华夏民族的传统，就是五千年的历史，就是民族一脉相承的国学文化。弘扬国学，弘扬传统文化，就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皈依，民族精神得以独立，才能将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民族之上！

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传统来源两个方面：一是道家，创立于史官，以《老子》为代表，崇阴尚柔，提倡静、柔、谦、弱、下、和之六德。道学文化，实际是继承了母系氏族文化传统，拥有几十万年的实践和发展经验，是成熟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老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二是儒家，创立于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以《诗》、《书》、《礼》、《易》为代表，贵阳贱阴，推行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儒学文化，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父系氏族文化传统，仅仅拥有四五千年的实践经验，是渐进成熟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新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原始基因的外延和发展。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过都是在祖述道家，我们应向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中发掘智慧！

鲁迅先生（1881-1936）在《致许寿裳》的信函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而已集·小

杂感》中诠释此义云：“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1995）也曾强调：“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这些论断，可以说“一语中的”，显然道教和道家是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迷的钥匙。

东汉时期张道陵以道家之学为基础，吸纳原始巫觋之术创立“五斗米道”，和以《太平经》为经典的“太平道”，都是早期的道教。从此，道学与道教合流，道学与道教并行不悖，不明道学不足以识道教，不知道教不足以悉道学。

道学和道教不是普通民众眼中的消极、陈腐、浮妄的封建迷信学说，更不是教人离群寡居、消极厌世、不近人情、行径怪异的乖巧邪说，而是完全非常积极的文化，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所想、所需和所求，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上到朝政辅国，下到衣食住行，是非常注重实践的实用文化，堪称经天纬地之学。道家之学，有帝王御政之术，有辅国经世之略，有强兵战胜之策，有经商治业之谋，有冶炼烧制之方，有却病延年之药，有服食驻颜之饵，有导引强身之技，有御敌抗辱之功，有夫妇床第之戏，有预知未来之占，有趋吉避凶之法，有长生不老之丹，有修心养性之道，有飞升轻举之秘，有祭祀先人之礼，有超度亡魂之仪，有祈祷太平之醮，有怡情冶性之乐，可见道学、道教覆盖面之广，凡是人们之所想，必有与之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因此道学、道教，是以人为本之学，是人性化之教，是人生不可缺少、不可不学、不可不明的文化和信仰。道教经典《度人经》中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充分体现了道学和道教贵生度人的特点。仙学养生大师、前道教协会会长陈樱宁（1880—1969）就曾指出“仙家唯生的宗旨”，并且说：“神仙之术，首贵长生。惟讲现实，极与科学相接近。有科学思想科学知识之人，学仙最易入门。”（陈樱宁《读〈化声自叙〉的感想》）

古代道家道教圣贤真人，无不利用自己的道学智慧建功立业，标名青史，垂德后世，为道家学子立行的典范。黄帝为天子，“且战且学仙”，登空同问道广成，鼎湖跨龙升举。太公吕望辅佐武王，立周天子八百年基业。老子为柱下史，走流沙而化道西域。范蠡献妙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三年灭吴，后封金挂印，乘舟泛五湖而去，遵循了道家“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的教诲。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经商积资巨万，后散给黎民，曾“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陶弘景归隐山林，心存魏阙，梁武帝“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吕祖曾中进士，刘海蟾为燕相，重阳应武举，三丰做县宰。诸葛亮、徐茂功、刘伯温等，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道家人物。

道教中的仙人、真人的境界更是让人魂牵梦绕，遐想向往。《庄子·大宗师》中说：“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就要求真人能看破世俗的成败得失，能看破生死以及人生旅途上的生命价值，在行为状态上与道合真。能够树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态观，不掠夺大自然，不戡天役物，要与自然界万物和睦共处。真人在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上更要保持一股中和之气。《汉书·艺文志》叙神仙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揭示了仙人、真人是“此其道生”，是可以通过修炼达到的，不仅仅是神话小说中编造的美丽故事。南宋陈泥丸在《翠虚篇·丹基归一论》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金丹也，金丹即是也。古仙上灵，诏人炼七返九还金液大丹者，是乃入道之捷径耳。”白玉蟾《紫清指玄集·鹤林问道篇》中也说：“夫金丹者，金则性之义，丹者心之义，其体谓之大道，其用谓之大丹，丹即道也，

道即丹也。”因此道教内丹学就是通向仙人、真人境界的阶梯，人们只要修炼成大丹，便成了驻世逍遥快乐的仙真。

道教内丹学是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的金丹大道，又是返自然、还本我、修性命的天人合一之学，渊源流长，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上古时期，与道学同源，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老子、庄子集其成，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大开法门传道，从此内丹流派纷呈。北宋以来，直至明清，丹道流派大多都上溯钟（钟离权）、吕（吕洞宾），宣称是钟吕门下，由之又分为南、北、中、东、西五大流派。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名伯端，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青华秘文》等；北宗创立于山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传全真七子，尤以长春真人丘处机创立的龙门派，广开教门，至今传承不衰；中派肇始于元朝李道纯，其本是南宗白玉蟾门人王金蟾的门人，入元后加入全真道，因之调和南北两派之学于一炉，被丹家尊为中派。东派创立于扬州陆潜虚（1520—1606），名西星，著《方壶外史》、《三藏真铨》等。西派创立于清道咸年间李涵虚（1806—1856），著有《道窍谈》、《三车秘旨》等。

世间芸芸众生求财、求禄、求寿、求平安者，如过江之鲫。然其中最难求者就是“寿”，千古一帝秦始皇，权倾天下，富有四海，却求“寿”无门，望“寿”而叹。而道教之内丹仙学文化中服食、服药、辟谷、导引、胎息诸术，恰是养生长寿、长视久生之妙术。内丹学，陈撄宁会长早年称之为“仙学”，“盖神仙者，乃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者”（陈撄宁《答覆浦东李道善君问修仙》），更是道教修炼养生文化中的核心精华，不明内丹则难明道学，不懂道学则难识道教。丹道之学，以法、侣、财、地为修仙炼丹的四大条件。法，就是丹道法诀，是内丹修炼的具体操作功程，其理法存于丹经道书，其关键秘密处则在于口诀，必须由师父口传才能掌握丹诀次第和火候细微。侣，就是修真的道侣丹友，结伴共修大道，同参玄机，互相扶助，过大关防危虑险之时更是不能缺少；阴阳丹诀中的金鼎、火鼎、水鼎，也属于侣的范畴。财，就是修道用的资财，一是访师之用，有“法财互施”之说；二是备制炉鼎器皿之资；三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支出。地，就是适宜从事修炼的洞天福地。从事修炼，首先必须要培养积功累德，以增福培慧，所谓“道高降龙虎，德重鬼神钦”，更有“有道无德，道中之贼”之说。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

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全人”，才有资格修炼丹道，仙经谓：“欲修仙道，先尽人道；人道不修，仙道远矣。”所以内丹学不是普通的信仰，是真知践履之学，不仅仅是养生全形、延年长寿之学，更是“一套凝炼常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真意），开发元意识（元神）的心理程序”。丹道具有净化人之心灵，塑造人之道德，化解心中之恶，走向至美之善。内丹学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塑人们的道德情操，必然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她积极的作用。

在从事道教仙学丹道养生修炼的过程中，访师求诀自不可少，但是真师难遇，真诀难得。陈撄宁会长早年耗费五六年的时间寻师访道，结果“都是空跑”，自思“这样的寻访，白费光阴，还不如自己看书研究，因此遂下决心阅览《道藏》。”（陈撄宁《自传》）历经数年苦读，参悟《道藏》中所秘载的丹诀道法，终成为一代仙学巨子、养生大师，解放后参与筹备道教协会，曾被选举为会长，教内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美誉。丹道法诀尝隐藏于丹经道书之中，博阅丹经，广参道典，不失为没有条件访师者的首选。近年虽然有《道藏》、《藏外道书》、《道藏辑要》、《道藏精华》、《道书集成》等大型丛书影印刊行，然而仅一部《道藏》就五千四百余卷，浩如烟海，普通读者焉有时间逐卷研读？另外，这些丛书都是影印出版，竖版繁体，不利于阅读，同时价格昂贵，普通读者购买颇为吃力。

余自幼就非常爱好传统文化，对于古籍经典苦读孜孜不倦，常通宵达旦，乐之不疲。及长进入工作岗位，每以微薄薪金购书渴读。因缘所致，弃职经商，尝将所学到的道家玄妙思想用于为人处事之中，事半功倍。庚辰年皈依道教，承嗣全真龙门派二十六代薪传。从之深研道家文化，遍游洞天福地，寻仙访道，拜师学艺，研习养生术，体悟道教之奥妙精深。甲申冬月，斥资复建唐山玉清观，再塑三清真容。古时玉清观，在开平古建筑中，是规模较大的一座庙宇。坐落在开平西城门外，火神庙与关帝庙之间。坐北朝南，始建于汉代，初毁于宋。复建于明。后毁于唐山大地震。再建的玉清观，坐落在开平老城遗址北门外，坐北朝南，由政府拨地二十余亩，总体建筑面积约九万六千平方米。完成建筑后的玉清观与开平古艺文化街遥相呼应，形成浓厚的古文化氛围。丙戌年，唐山道众发起筹建唐山市道教协会，被推选为道协负责人。

宫观虽立不可无文化，道士虽众不可无道统。文以载道，书以救世。且玉清古观，乃古仙合药炼丹之地，三丰隐居修炼之所，与丹道仙学早已

结下千古之殊缘。故邀请专家学者为顾问，携手道门同修为编纂，将浩如烟海的道书古籍加以整理校订，首以吕祖、三丰之仙书为发轫，继理陈抟、李道纯、陆潜虚、李涵虚、傅金铨、闵一得诸仙书道籍，编纂为《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丹经道书，几经传抄翻刻，鱼鲁豕亥之处颇多，影响阅读，也不利于道教文化的传播。本次点校整理，务求善本，必致精良，努力使《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成为名山深藏之宝典、道流渴读之仙籍，予愿足矣。

在编纂本丛书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张继禹、黄信阳三位会长的鼓舞，得到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的赞许，也得到中共河北省常委统战部刘永瑞部长、河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陈会新厅长、康志锋厅长、王兴社处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岁在戊子识于唐山玉
清观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山市道教协会会长）

前言

中华民族内丹学是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的金丹大道，又是返自然、还本我、修性命的天人合一之学，渊源流长，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上古时期，与道学同源，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史书载昔黄帝访天师岐伯而问医，作《内经》阐明医学以疗人民之疾苦，始开中华医学之先河，为世人所熟知；黄帝访广成子学仙问道于空同，鼎湖跨龙白日飞升，尚世人所稀闻。嗣老子、庄子集其成，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大开法门传道，自斯内丹流派纷呈，大略可以分为南、北、中、东、西五大流派，其余尚有龙门派、伍柳派等衍生分化的流派。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名伯端，有《悟真篇》等记其法诀；北宗创立于陕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传全真七子，金莲演派，至今传承鼎盛；中派则肇始于元朝李道纯，著《中和集》等¹，调和南北两派丹学于一炉，故后世称之为“中派”。东派创立于扬州陆潜虚（1520—1606），名西星，著《方壶外史》、《三藏真铨》、《南华副墨》等流传于世。西派创立于清道光、咸丰年间乐山李涵虚（1806—1856），自称得吕祖、张三丰传以丹诀秘奥，并推崇陆潜虚丹道学说，冠之以“东派祖师”，袭之而衍“西派”，著有《圆峤内篇》²，大张法门，递传近代不衰。

一、西星生平

陆西星（公元1520—1606），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蕴空居士、三剑道人等，江苏扬州兴化（今属江苏泰州兴化）人。其生平见于咸丰壬子年（1852）刊行之《重修兴化县志》（尊经阁藏版）卷八。陆西星生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十四日，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杰出的道教学者、内丹家，被后世尊为道教东派创始人。

¹ 《中和正脉》，李道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² 《圆峤内篇》，李涵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陆西星诞生在一个诗书世家，其父精于易学。《兴化县志》载“生而颖异，有逸才”。自幼聪明，才华横溢，工诗文，擅书画。尝为诸生，颇有名望。早岁事举子业，曾不断赴闾应试，但是却九试而不中。在其《八哀诗·益府教授从侄律》中云：“生无食肉相，居官何足云？”“乃知造物者，语命不论文。”（《重修兴化县志》）透露出其将九试不第归于命。命运不济，仕途无望，于是“遂弃儒服，冠黄冠，为方外之游，数遇异人，授真诀。”（《重修兴化县志》）

九试赴闾，大抵贯穿了陆西星从青年到中年的历程，然而从资料看，其与丹道仙学结缘却是甚早的。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陆西星自称于本年秋季，与姚四溟（姚更生）“同被师眷”，在北海草堂遇吕祖（吕洞宾）亲授丹诀，其时二十八岁。其在《三藏真诠序》中载：“自丁未之秋，偶以因缘遭际，得与四溟姚君同被师眷，谆谆诲教。”关于此次遇仙奇遇，其《金丹就正篇·自序》也有详细记载：“嘉靖丁未，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赐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载希觐。既以上乘之道，勉进我人，首言阴阳合而成道。时则谬举三峰之说，以质于师。师乃斥之。间尝授以结胎之歌，入室之旨。微言奥论，动盈卷帙，笔而藏之。顾旨其言，而未能畅也。”

在九试不中之后，愤然悲生，“慨勋业之无成，知时日之不待”，遂绝意于仕途，一心深入研习丹道，并开始了人生中丹经道书的著述。陆西星在《金丹就正篇·自序》中记述：“甲子嘉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予乃遁于荒野，览镜悲生，二毛侵鬓，慨勋业之无成，知时日之不待。复感恩师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追忆囊囊所授语，十得八九。参以契论经歌，反复紬绎，寐寐之间，性灵豁畅，恍若有得，”撰著了第一部丹经著作《金丹就正篇》。已经四十五岁了。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陆西星四十六岁（1565年）。居灌河之滨，开始悉心研读《老子》，叹《老子》一书为“圣人之微言而性命之极致也。”翌年，陆西星通过深入研究《老子》，“参以丹经，质之师授，恍然似有所得其要领者”，历时三月而成《老子玄览》。同年十月，将昔日遇诸仙所授丹诀、事迹、语录等辑成《三藏真诠》。所谓“三藏”者，即“一曰《法藏》、二曰《华藏》、三曰《论藏》。法言道，华言词，论言论也。”从今本《三藏真诠》一书显示，记述开端于嘉靖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终于明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前后共计26年。是年，陆西星开始烧炼地元外丹。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八十七岁。陆西星卒。据《重修兴化县志》记载：“陆山人墓，北郭外十里平望铺葬布衣陆西星。”

二、东派概考

丹家每云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北宗创立于陕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其实张紫阳并没有开宗立派之意，虽传丹道诀法于石泰、刘永年等，薪传不断，但传播面并不大，影响也不广。一传石泰（1022—1158）著《还源篇》，二传薛道光（1078—1191）著《还丹复命篇》，三传陈泥丸（？—1213）著《翠虚篇》，四传白玉蟾（1194—1289？）著《紫清指玄集》等。直至传承到白玉蟾（1194—1289？）才在南方建立教团组织，初具规模，但也无“南宗”、“南派”之称谓。王重阳于甘河镇得仙人传授修炼真诀，在终南山“活死人墓”修炼有成后，去山东传道，先后传道法于马丹阳（1123—1183）、刘处玄（1147—1203）、王玉阳（1142—1217）、丘处机（1148—1227）、谭处端（1123—1185）、郝大通（1140—1212）、孙不二（1119—1182）等七人，先后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会社组织，后统称“全真”³，创立“全真道”。王重阳及其弟子积极创办教团组织，也无“北宗”、“北派”之名目。在其时由于政治上北方金元与南方宋朝对峙，南北方割据，虽然全真教弘教迅捷，但当时也仅仅传教北方，声势比较浩大；白玉蟾及其弟子彭耜等则布道南方，颇具影响。随着元朝政府的南进，政治上逐渐统一，宗教南北分峙的格局也渐进影响，以致交流、融合。南宋景定年间袁州（今江西宜春）人李简易，号玉溪子，遇异人授以丹道，著《玉溪子丹经指要》三卷⁴，阐述《悟真》一派丹法。其卷首有《混元仙派图》，列举唐宋丹道派师承谱系，其间张紫阳至白玉蟾、王重阳、丘处机等都在其列，可见当时修炼丹道一派自称为“混元仙派”。⁵宗派的合流最初是谱系的融合和互相承认。元·陈致虚师承全真教马钰一系，其在《金丹大要序》中说：“华阳、玄甫、云房、

³ 王重阳在马钰、孙不二家后园结庵修炼，匾其居曰“全真”，是为“全真”立教之始。

⁴ 玉溪子李简易《自序》作于宋景定五年，即公元1264年。

⁵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称：“该派即两宋兴起的内丹派最初称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洞宾授受以来，……燕相海蟾，受于纯阳而得紫阳以传，杏林、紫贤、泥丸、海琼接踵者多；我重阳翁受于纯阳而得丹阳，全真教立，长春、长真、长生、玉阳、广宁、清静诸老仙辈，枝分接济，丹经妙诀散满人间。……我黄房公得于丹阳，乃授太虚，以传紫琼，我缘督子得于紫琼。”李道纯本是南宗白玉蟾的弟子王金蟾（名景玄，字启道）的门人，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加入全真道，是江南最早的全真道士。其弟子柯道冲于《玄教大公案序》中云：“自周汉以来，惟尹子嗣祖位，金阙帝君继道统，授东华帝君，帝君授正阳钟离仙君，钟传纯阳仙君，吕传海蟾刘仙君，刘南传张紫阳五祖，北传王重阳七真，道统一脉自此分而为二。”世称之“南五祖”、“北七真”当从此而立，也可以说南北宗教社团在陈致虚、李道纯等明智之士的不断努力下已经实现合流和统一。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地域，消除对立，互相融合，最后统一是必然的趋势，是历史的定律。歧异是局部的，共性是整体的，在流派内部或一种学说内部矛盾尖锐，势同水火，互相诋毁指责，是不明之举，更非“有容乃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之道家风范！晚近以来颇有在丹道流派及传承上发生争论，自视惟己为正宗“嫡传”，视他人都是庶出或予以排斥，门派思想十分严重，这是非常不利于道学、道教，以至于丹道文化的发展。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流派，完全可以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共同发展。《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引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集注》指出：“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看来蜗角之争的源头在一个“利”字，为了蝇头小利明争暗斗，堪称“教内罪人”。一代仙学大师、前中国道协会长陈樱宁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睹道教门内分歧的现象，在《答拙道士、黎道人二君》的信中疾呼：“加强仙学之机构，团结仙道之精神，辟开道眼之宣传，勿使仙道之分裂，鄙志本来如此。”⁶更有“宜团结不宜分散”的箴言，大师的气度跃然纸上矣！心胸狭窄，气度不宏，安能承受大师风仪？

明·宋濂（1310—1381）在《潜溪后集·卷之四·跋长春子手帖》中云：“盖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则世所号南宗者也。岩授金之王嘉，嘉授七弟

⁶ 《中华仙学》，833页，台湾真善美出版社，1978年。

子，其一即公（长春子丘处机）。余曰谭处端、曰刘处元（玄）、曰王处一、曰郝大通、曰马钰及钰妻孙不二，此则世所号北宗者也。”⁷在《翰苑别集·卷九·送许从善学道还闽南序》中又讲：“宋金以来，说者滋炽，南北分为二宗；南则天台张用成（伯端），其学先命而后性；北则咸阳王中孚（王嘉），其学先性而后命。”⁸大抵“南宗”、“北宗”的称谓正式确立。

“南宗”又作“南派”，“北宗”也作“北派”⁹。正是由于南宗、北派的产生，因之也就有了“东派”和“西派”的建立。陆西星丹道学说虽然在全真诸派之外自成一家之学，在当时“陆子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四方之士，有就陆子而参道者”¹⁰，但未见有传承弟子的记载。陆西星“修道确有同志数人如赵遵阳、姚更生等，但均未著书立说，很可能陆一派之成员不过为同师门弟子若干而已，并无法脉延续。”¹¹因此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陆西星自己并没有创宗立派。

“东派”之称谓，首次运用大抵是出现在清道光咸丰年间李涵虚编纂的《吕祖年谱海山奇遇仙迹》之中，其在《海山仙迹》卷六《示冷生》中云：“纯阳有三大弟子，为群真冠：海蟾开南派，重阳开北派，陆潜虚汇东派，吾愿入西方，化一隐沦，亲拜吕翁之门，身为西祖。一日上黄鹤楼，忽遇吕祖从空而下，谓之曰：汝欲临凡耶？今乃万历丙午（1606年），再候二百年丙寅之岁，手握金书，降于锦水之湄，精修至道，阐发玄风，为吾导西派可也。”“东派”之名，堪称首次出现。在李涵虚《〈道德经〉注释》前有署名陆西星《题〈东来正义〉诗》，其落款：“三清总校真函、兼洞天秘藏事、文明普度先生、东派祖师、同仙史馆、愚弟陆西星拜题。”

⁷ 《宋濂全集》，20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⁸ 《宋濂全集》，111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⁹ 这里所谈的“南宗”、“北派”，是指张紫阳和王重阳二支所传承谱系而言的。后世也有用“南宗”代指“阴阳丹法（双修）”，北派概指“清静丹法（清修）”，该说清末、民国间颇为流行，以致影响到现在。如民国年间志真《答覆王喜仙先生》：“所谓清静者指北派，人元者指南派。”《张道初君问道函》：“道家北派主清静，南派讲栽接……南北两派之不同处，一是修炼自身阴阳，一是修炼彼我阴阳。”陈撄宁《答覆上海张家弄南车站王君学道四问》：“南派返还工夫，见效虽捷，……北派中虽重清静”云云。陈撄宁《覆某居士书》：“南派丹诀，当此时代，极不相宜。……北派清静之法”云云。如上南派、北派之说，都是从丹法上说，而不是传承谱系之南派、北派，读者宜注意区别。

¹⁰ 陆西星《七破论·破非论》

¹¹ 谢正强《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儒释道博士论文丛书），162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第1版。

明确了陆西星是“东派祖师”的地位，首次戴上了“东派祖师”的桂冠。

通过前面考证，“南宗”、“北派”之名号是并行对应而来，其名是同时产生。若无“南宗”之名，则“北派”之号无因而起；若无“北派”之称，则“南宗”之呼也无因而得。清乾隆年间“涵三宫”刘体恕等编纂之《吕祖全书》在《仙派源流》称：“南北两宗，皆吕祖法嗣也，猗欤盛哉！”考李道山《李涵虚真人小传》云：李涵虚“至峨眉山，遇吕祖、丰祖于禅院。”¹²李涵虚编纂之《张三丰文集·卷一·道派》藏崖居士考纪的《后列仙传》称：李涵虚“道光初，遇张三丰先生于绥山，传以交媾玄牝、金鼎火符之妙。既更遇纯阳（吕祖）祖师，得闻药物采取之微，以是决意精修。”再看陆西星在《金丹就正篇·自序》自称：“嘉靖丁未，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赐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载希觐。既以上乘之道，勉进我人。”李涵虚与陆西星一同承自吕祖的仙传，李在西乐山，陆在东扬州，从地域上看，一东一西；从时间上看，则一前一后。既然李涵虚自赋开宗立派之志，故奉陆西星为汇“东派”之祖，李涵虚自己则为导“西派”之师。如是“星月交辉”，陆为西星，李为西月；陆字“潜虚”，李改名“涵虚”，潜为隐于其中，涵字则包于其内；陆名“长庚”，李则号“长乙”。庚为西金之代称，乙则是东木之隐语；陆道号“方壶外史”，李自称“圆峤外史”，“方壶”、“圆峤”同为三仙山之名，而方圆又为对称之词。从谱系上李涵虚不仅仅与陆西星是同门师兄弟，更后追与刘海蟾、王重阳共坐平起，都是吕祖门人。“海蟾开南派，重阳开北派”，那么“陆潜虚汇东派”，李涵虚则自导“西派”，从而吕祖法派，不仅“南北两宗，皆吕祖法嗣也”，更有“东派”、“西派”共同羽翼，如是则吕祖门下“猗欤盛哉”更隆矣！

李涵虚在其编纂的《纯阳先生诗集》在《大江吟》之后记中明确称吕祖法嗣为“大江派”：“先生（吕祖）大海也，而以江自喻，弟子沟渠也，不敢以沱自居，然沱乃大江一派耳。虽非沱而窃愿为沱，遇灌则分，逢渚则合，而今而后，皈依先生者，即称为‘大江派’也可。”所以皈依吕祖者，即属“大江派”。在《大江吟》首句谓之“西陟岷山观微外，千峰万涧成一派。一派溶溶号大江，长驱万里注沧海。”然而大江一派，乃众水之所依附，故必万流之来归。大江自西而东，皖江既受淮河西流水，后来又归长江，暗喻陆潜虚仍归宗于吕纯阳。四川在长江之西，故李涵虚宜称

¹² 李涵虚《圆峤内篇》，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西派”之祖也。而陆潜虚系淮海人，乃在大江之东，允称为“东派”之祖也。东有淮河皖江之来归，西则有沱江诸水之共趋，淮者固为陆西星，沱者即是李涵虚。淮也沱也，一东一西，同注大江而去，陆东李西，即所谓“星月交辉之讖，宿有因缘”¹³也。“大江派”乃是以尊奉吕祖为始创，由此吕祖法嗣南、北、东、西四派俱全矣！然而《悟真篇》所谓：“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得一万般皆毕，休分南北西东。”“得一”就是“得中”，则是为“五行全要入中央”也。世尚有“中派”之称谓，元·李道纯在当时丹道南北二派之外，又创新说，强调以“中”为“玄关”在丹道修炼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在传承上调和南北两派丹学于一炉，因此被后世丹家推崇为“中派”¹⁴。如是，堪称南、北、东、西、中“五行”皆备了！另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道学大师陈撄宁先生（1881—1969）偕同张竹铭、汪伯英等在上海创办《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独立于当时道教束缚之外大力倡导“仙学”，弘扬丹道，并组建“仙学院”授徒讲学，其间张竹铭、汪伯英、朱昌亚、赵慧昭、袁介圭等共侍讲席，聆听受教，俊彦一时。陈撄宁先生题其屋舍之匾名“位中堂”，祭祀吕祖，并撰写对联列于吕祖像左右，云：“不分南北仙宗，敢以中心绵道脉。待续海山奇遇，也将凡骨换神胎。”¹⁵其志可见矣！《纯阳先生诗集·大江

¹³ 见李涵虚《吕祖编年诗集序》。

¹⁴ 参见萧天石《道家养生学概要》卷二之《中派修真要旨》、王沐《内丹养生功法指要》之《道教丹功宗派漫谈》、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道教门派之《中派》辞条、李道纯《中和正脉》等等。台湾1985年《仙道》双月刊第二十期记云：“隐仙派世传口诀仅‘抱一守中’一句而已，近似儒门中庸心法，非属仙家东、西、南、北诸派，卓然独立，又别称‘中派’。”陈撄宁在《覆济南财政局杨少臣君》中说：“道家南北两派，各走极端，而实行皆有困难，其势不能普及。惟有陈希夷、邵康节一派，最便于学者。黄元吉先生所讲，即是此派，亦即宁（陈撄宁）所私淑，而且乐为介绍者。”在《答江苏如皋知省庐》中说：“天元丹法，证明‘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之语决非欺人者，但其入手法门，亦有上中下三等。故见效之快慢，用功之巧拙，遂由此而分。伍柳一派，不是上乘，惟李清庵、陈虚白、黄元吉诸公庶几近之。”《答温州瑞安蔡绩民君》中说：“守中抱一，心息相依，这是陈希夷派的要旨。”《再答陈悟玄女士问斩赤龙以后应如何保守法》中说：“所谓抱一者，即心息相依，神气合一而不分离也。所谓守中者，即神气合一之后，浑然大定于中宫，复还未有天地以前混沌之状态也。此乃最上乘丹法，有利而无弊。”《覆江苏宝应某女士》中说：“这个中字，是神气合一之中，不是中宫之中，是内外感应之中，不是执著一身之中。”

¹⁵ 参考台湾李丽凉博士《台湾解严前的两种仙道刊物——〈仙学〉与〈仙道〉》：袁介圭（1903—1980）系江苏长熟人，名允中，介圭乃其字，号虞阳子，亦号槩川处士。袁先生早岁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就读时，即曾略涉丹经。约1920年，在同乡乡长蔡允成的介绍下，于苏州玄妙观礼江西通邃道人黄邃之先生为师。1937年，因职务之便，

吟》云：“大江茫茫众水附，沱也归来共一潢，我今再告沱龙曰，江量宏深能容物，……东卷西翻吞浩荡，皖江既受淮西流，得来又被是江收，天下九河各分派，会于江者居半筹。噫嘻乎！朝发岷山暮方丈，看遍长江大海秋。”明清以来，吕祖信仰风行，丹道诸多流派尊奉吕祖为祖师是非常普遍的，大多都自称为“钟吕门下”或“吕祖门下”，以及吕祖的“奉道弟子”等等。因此李涵虚《纯阳先生诗集》称吕祖法嗣为“大江派”，犹若大江汇集了千山万水一样，波涛滚滚，湍流不息，也预示了就像奔流不息的长江，自西向东，一浪推一浪，勇往直前，一泻千里，汪洋恣意，其生机盎然，永无休止矣。吕祖法派，诚是道教千门万派中的最佼佼者。

在李涵虚创立“西派”之前，可以说并没有“东派”的提法。如清康熙年间博学广闻的仇兆鳌和陶素耜两位丹道大家，受陆西星学说影响颇大，他们在各自注疏的《参同契》、《悟真篇》采辑陆说最多，也未见到讲陆西星创立“东派”之说，也未将其视为“东派”。清乾隆年间刘体恕等所编纂之《吕祖全书》，载有陆西星“拱极遇仙”事，也不提有“东派”的存在。然而萧天石先生（1908—1986）在其所著的《道家养生学概要》中却有云：“据明末朴真道人著之《玄寥子》中云：‘东派之开关展窍诀，提携追摄诀，过关服食诀，较印度瑜珈术与密宗双修法中所用者，尤为上乘而简妙。’特志之。”该语每见国内学者经常引用，却多不加分析判断，诚为可惜。通过我们考证可知，将陆西星认定为“东派”，以及“东派祖师”的桂冠是清朝李涵虚所奉立的。那么作为“明末朴真道人”怎能在其著作中使用“东派”之称。另外，焉能知道“明末朴真道人”在《玄寥子》所提及的“东派”就是指陆西星之“东派”呢？萧天石先生已仙逝二十多年了，也未见其所编纂的《道藏精华》续编《玄寥子》出版。再者，除萧天石先生提及了该书，到底有谁真正的看到过“明末朴真道人

寻访上海民国路“位中堂”陈圆顿大师，既见后来上海仙学院圆顿子陈撷宁所题吕祖像赞：“不分南北仙宗，敢以中心绵道脉。待续海山奇遇，也将凡骨换神胎”，深受感动，乃拜于陈撷宁门下，专修隐仙派丹法，又加入《仙道月报》社编辑及丹道刻经会。1947年，袁先生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初隐栖于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任技正，迄1970年退休。在当时不同体系的仙道人士中，以袁介圭先生系出陈撷宁先生之嫡传，在仙道的理论与实践上均有独到、深厚的见解，乃被尊为“众家之师”，而这应当也是他受礼聘为《仙学》顾问的原因之一。袁先生任职期间，利用公余之时，阐扬仙学，开示后学，退休后，辄以台北仙学中心传渡有缘。不过于择徒一事，袁先生则颇为严谨，年轻一辈的及门弟子仅许进忠、李赞福、陈信正、陈信夫、洪硕峰、李永霖六人。李乐猷亦表示：“虞阳子实乃硕果仅存之‘仙学大师’也，而谦冲恬退，从不以师道自居。退休以来，闻已开山授徒。海内外道友，一时皆额手相庆。”

著之《玄寥子》”？因此怀疑“明末朴真道人著之《玄寥子》”是本子虚乌有之书。如果确有该书，并且其所提及的“东派”确实是陆西星一派，那么也可以推断该书是本伪托、伪造的“明末”道书。因无“西派”之立，焉有“东派”之名？作为“明末朴真道人著之《玄寥子》”怎能运用清道光咸丰年间人李涵虚所造“东派”一词？

萧天石先生在《道家养生学概要》卷二之《丹道门各派要旨》中说：“东派则为陆潜虚所创始，……嗣后傅金铨又大张门庭，并编著有《证道秘书十七种》广行于世。”在同书卷四《简列修真必参书目》将傅金铨《证道秘书十七种》等列为《东派必参书目》，认定傅金铨是东派，其著作是东派内丹理论经典。其说在学术界也颇为流行，大都是承袭萧天石先生论断而来。傅金铨，字鼎云，号济一子，又号醉花道人，江西金溪珊城人，活动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著有《证道秘书十七种》等。傅金铨虽然也尊奉吕祖，并且对陆西星著述评价极高，但是从传承谱系来看他不可能是“东派”，从丹道法诀比较来看，差异也颇大，因此论定傅金铨为“东派”是不确切的。关于这个问题，谢正强博士曾在其大著《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¹⁶一书中有详尽论说，兹不赘述。

三、方壶略说

陆西星的著作极其丰富，有《方壶外史》、《南华副墨》、《三藏真诠》、《楞严经说约》、《楞严经述旨》、《楞伽经述旨》等传世。另外据王沐先生¹⁷、柳存仁先生等考证小说《封神演义》也是陆西星之手笔。¹⁸

《方壶外史》为明陆西星撰著的內丹丛书，是研究陆西星丹道思想和所创东派丹法的主要文献。虽早有明刊本，但明清之时已称难觅，现所存

¹⁶ 谢正强《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儒释道博士论文丛书），162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第1版。

¹⁷ 《内丹养生功法指要》，王沐，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版。

¹⁸ 胡孚琛《丹道法诀十二讲》：“内丹学家陆西星（1520-1606）作《封神演义》述道教仙术，此书亦被鲁迅误判为许仲琳所作，柳存仁先生和先师王沐先生皆有文章考定为陆西星所著。《封神演义》中多有咏丹道修炼的诗句，且引《黄庭经》达十余处，文字不失丹家本色。如其第5回词云：‘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精华。运阴阳而炼性，养水火以胎凝。二八阴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阳长兮如杳如冥。按四时而采取，炼九转而丹成。’内丹学乃自古秘传的绝学，非世间等闲之辈所能知。《封神演义》中之丹诗，乃丹家真传，显非许仲琳之辈凡夫俗子可冒认著作权的。”（胡孚琛《丹道法诀十二讲》中卷，3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常见者是民国四年(1915)香山郑观应据明刊之重刻本。《方壶外史》分定八卷，收书十五种。《方壶外史》的内容可概分为两类：一为注释，计有《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黄帝阴符经测疏》、《老子道德经玄览》、《周易参同契测疏》、《周易参同契口义》、《悟真篇小序》、《崔公入药镜测疏》、《纯阳吕公百字碑测疏》、《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测疏》、《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邱真人青天歌测疏》；二为自著，计有《玄肤论》、《金丹就正篇》、《金丹大旨图》、《七破论》。今将《方壶外史》各书及《三藏真诠》略作钩玄。

一、第一卷乾字集。

(一)《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书成于隆庆五年(1571年)，署“淮海参学小臣陆西星谨测”。认为《玉皇心印妙经》“乃上帝之心印，诸经之鼻祖，玉京之尊典，有志斯道者，当信受而奉行之”，故为之测疏，置于卷首。

(二)《黄帝阴符经测疏》。

《黄帝阴符经测疏》，成于隆庆元年丁卯(1567年)，题名“淮海潜虚陆西星测疏，同志遵阳赵栻、太华姚更生校阅”。《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或《轩辕黄帝阴符经》，总计300多字，或谓黄帝所作，或谓黄帝受于广成子，是道家祖书，故放在卷二之次。

据载《阴符经》是唐朝著名道士李筌在河南洛阳嵩山少室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后世丹家多重视该书，宋张紫阳在《悟真篇》中称：“《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从此处达真诠。”清刘一明谓之：“《阴符经》三百余字，其言深奥，其理精微，凿开混沌，剖析鸿蒙，演造化之秘，阐性命之幽，为古今来修道第一部真经。”陆西星称该书：“所谓性命之宗、三元之道，则论之备矣。”

二、第二卷坤字集 《老子道德经玄览》

《老子道德经玄览》，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乙丑(1566年)，题名“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长庚撰”，昆丘外史赵宋、遵阳子赵栻给予作《序》，太华姚更生作《读〈老子〉宗眼》。《老子》又称《道德经》，是老子所作。老子，名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唐朝时被尊为“太上老君”，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出生在西周时期楚

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出生地现有争议，有河南鹿邑和安徽涡阳二说¹⁹）。

嘉靖四十四年陆西星四十六岁（1565年），居灌河之滨，开始悉心研读《老子》，叹《老子》一书为“圣人之微言而性命之极致也。”翌年，陆西星通过深入研究《老子》，“参以丹经，质之师授，恍然似有所得其要领者”，历时三月而成《老子玄览》。

陆西星讲：“昔老圣为周柱下史，以道不果行，乃西游出关。关令尹喜，有道人也，望气而知，迎谓之曰：‘夫子殆将隐乎，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灵文五千，名曰《老子》。汉之景帝，遵崇其道，始名曰经。至唐玄宗，始加道德，分为上下两篇。何谓道德？道者虚而无有，德则一而不分。《庄子》云：‘性修返德，德至同于初。’初，即无名之始，道之谓也。‘道德’二字，世人罕知，汉兴以来，笺疏《老子》，代不乏人，略记百有余家，得其旨者，庄子《南华》之外，指不可以多屈。盖自河上之说，已属可疑，其散焉者，则狃于儒说之支离，而于所谓妙微重玄之秘，则概乎其未有得也。星启竅寡闻，晚遭圣师诲谕，命读《阴符》、《参》、《悟》之书，沉潜反覆，溯源穷委，观其递相祖述，言近指远，迥出思议之表，乃知是经根极性命，八十一章的非即事曼衍之谈。于是尽废诸说，不敢分裂章句，同欣戚于矮人之场，僭为测疏，名曰《玄览》，贵在得其君宗，中其肯綮，读吾书者，当作别观。”“八十一章老圣之言道德，其肯綮实在于此，学者苟能得其宗旨，则其后所言治国用兵与取天下，皆属寓言，吾可以曲畅旁通而得意于文辞之外矣！”其在注中多借《老子》发挥丹道性命之理。

三、第三卷离字集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测疏》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测疏》，成书于隆庆三年己巳年（1569年），题名“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测疏，同志遵阳赵栻、太华姚更生校阅”。

《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被历代内丹家尊为“万古丹经王”。后蜀彭晓《参同契解义序》云：“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瞻文词，通诸纬候，得古人《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复作《补塞遗脱》一篇。所述多以离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桓帝时，公复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淳于叔通为后汉桓帝时人，袁宏《后汉纪》及陶弘景《真诰》等书均有记载。葛洪《神仙传》还记述了魏伯阳和其弟子虞生炼丹得仙的

¹⁹ 参阅王振川、蒋门马《老子庄子故里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故事，其云：“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又云：“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抱朴子内篇·遐览》又录有《魏伯阳内经》一卷。《周易参同契》载于《旧唐书·经籍志》，《北堂书钞》、《颜氏家训》、《真浩》俱有征引，陆德明《经典释文》还记载虞翻曾注过《参同契》，足证《周易参同契》确为后汉之书。何况《参同契》正文中早已隐有“魏伯阳歌”的度词（《颜氏家训·书证篇》解为“魏伯阳造”），据此《参同契》为桓帝时魏伯阳所著，殆无疑义。魏伯阳著《参同契》时所据的古《龙虎经》，大约是一本外丹黄白著作，其精于金丹术，因此便将大易、黄老、炉火三家通同契合起来，著成此书，经徐从事、淳于叔通传注问世。张伯端《悟真篇》云：“叔通受学魏伯阳，留为万古丹经王。”高先《金丹歌》亦云：“又不闻（淳于）叔通、（徐）从事、魏伯阳，相将笑入无何乡，准《连山》作《参同契》，留为万古丹中王。”由于《周易参同契》是用隐语写成的，其中丹诀仅靠口诀秘传，《参同契》的抄本亦珍藏在少数人的手中，世人难得一见，因之《参同契》的学说至唐代才流传到社会上，而且版本杂错，文句惑乱，注释亦歧义百出。萧天石在《重刊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序》中说：“《周易参同契》一书，汉魏伯阳著，世尊为‘万古丹经王’，历代丹家祖之，为我国古典哲学书中之最深奥义书。”“尤以其书难读，其辞难解，其理难明，其诀难彻，其法多秘，其术难传，此所以数千年来，流派纷陈，正统圣脉，不绝如缕，而其道术，亦暗而不彰也。”因此能读懂的人微乎其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都称其“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虽曾为研读此书“终夕不寐”，却叹息“眼前见得了如此，但无下手处”。后世注家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歧论百出，莫衷一是，正如元代陈致虚所说：“此书解者，百有余人，少能深造其奥”。

陆西星撰《周易参同契测疏》，盖因《参同契》注家虽多，认为以陈致虚之《参同契分章注》“得夫立言之旨”，但陈注“特其学问渊深，议论闳博，初学之士，骤尔读之，未免厌多而废，苦难而止”，于是“会文释义，以义从文，剪去枝蔓，直见本根，详略相因，义由一贯。其宗旨则上阳也，其文则己也。”陆西星此注力主人元阴阳丹法，多所发明，清·仇兆鳌推之为“发挥丹诀，疏畅条理，得吕祖亲传。”（仇兆鳌《周易参同契集注》）陶素耜则极赞之为“暗室之巨灯，迷津之宝筏。”（陶素耜《参同契脉望》）陈撄宁亦谓“古今所有《参同契》注解，余读过四十余种，应推潜虚子陆长庚之《测疏》、《口义》两种为最善。”

四、第四卷坎字集 《周易参同契口义》

《周易参同契口义》，成书于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陆西星之妻久病不愈，“将还造化”。“乃僦地北里，俟命晨夕”。“容膝之下，倚木焚香”，重读旧著《参同契测疏》，觉《测疏》虽“贯串经旨，断络章句，自谓庶几不悖作者之意”，然“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晰，将使后昆一字不逗，衷怀贰疑，纵予不咎，宁无歉乎？于是伸纸濡毫，信手成句，纷解义意，补塞遗漏，不复润色辞藻，名之《口义》。方尔尘谈，起草于孟夏之望，阅月余乃就绪，存之草创，相与《测疏》之书互相参订，嗣我后者，好道之伦，苟能精思而玩索焉，庶乎诵言知味，而无开卷嚼蜡之患矣。”书中于人元丹法之精义阐发极为显明。因《测疏》、《口义》精奥之论颇多，句句珠玑，钩不胜引，且篇幅有限，故二书提要不作摘录，读者悉心研究，寻文索义，品读精思，更易食髓得味也。

五、第五卷屯字集 《张紫阳悟真篇小序》

《张紫阳悟真篇小序》，具体成书时间不甚详细，大概作于隆庆五年辛未（1571年）至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之间。

《悟真篇》，北宋张伯端著。张伯端（987—1082），字平叔，一名用成，号紫阳，天台人，著名道教学者，道教南宗鼻祖，南宗丹法创始人。著作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玉清金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八脉经》等。《悟真篇》在丹道中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可与“万古丹经王”《参同契》相媲美，被历代丹家所推崇，故各家注解《悟真篇》者甚多，其中以翁葆光《悟真篇注释》、《悟真篇三注》（题名薛道光、陆墅、陈致虚注）、陆西星《悟真篇小序》、陶素耜《悟真篇约注》、仇兆鳌《悟真篇集注》等为最著名。在历代《悟真篇》注疏中，陆西星颇为推崇《悟真篇三注》，赞叹“三贤注之详矣”。其鉴于《悟真篇三注》“篇章浩瀚，读者病焉”，故“会其意作为小序，冠诸篇首，比之毛公《诗》云。”而发挥《悟真篇》丹道玄意。

《悟真篇小序》原刊于明代，到清末民初已罕见明刻本。民国四年（1915）郑观应之重刻本失收《悟真篇小序》，民国六年黄遵根据所觅抄本，并参照陶素耜《悟真篇约注》给予校勘，补其未备，遂成全帙。

第六卷蒙字集

（一）崔公《入药镜测疏》。

《入药镜》，唐崔希范著。《宋史·艺文志》录有《崔公入药镜》三卷。今《道藏》中存五种，即《道藏》第20册太玄部宋曾慥编纂《道枢》

卷 37 所收《入药镜上篇》、《入药镜中篇》和第 4 册洞真部方法类《修真十书》卷 13、21 所收宋萧廷芝《解注崔公入药镜》、《天元入药镜》。《道藏》第 2 册洞真部玉诀类元王道渊注《崔公入药镜注解》一卷。《道枢》所载《入药镜上篇》、《入药镜中篇》和《修真十书》所载《天元入药镜》是用散文形式写就。萧廷芝《解注崔公入药镜》、王道渊《崔公入药镜注解》所载《入药镜》是用诗歌形式写成。三字一句，共八十二句，合二百四十六字，是后世最流行的版本。对内丹理论和功法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清代内丹家济一子付金铨也有《入药镜注》收于《道书十七种》内。《入药镜》的注解，还有李攀龙和彭好古的注解。《藏外道书》第 6 册《道言内外》收有彭好古注《入药镜》。同册汪东亭《道统大成》录有混然子王道渊、了真子萧廷芝、沧溟李攀龙、一壑居士彭好古和陆西星 5 家注。

《道枢·入药镜中篇》载：“纯阳子（吕洞宾）尝闻之于崔公而叹曰：吾知修行有据，性命无差，道成其中矣。于是纯阳子复为之演释焉。”并有诗云：“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阳龙言向离宫出，阴虎还于坎位生。二物会时为道本，五方行尽得丹名。修真道士知如此，定跨赤龙归玉清。”（《吕祖全书》）宋人有《渔家傲》词赞之：“幸有崔公《入药镜》，如究竟。”（《修真十书》卷 23）李攀龙在注中赞：“崔公《入药镜》一书，首尾二百余字，真明镜也。淳淳所以教后学者，深切著明矣。如鉴形有镜，妍丑莫逃。此书自采药物于先天，入铅汞于神室，行周天之火候，成九转之金液，由初及终，包括悉备而无余蕴矣。修炼之士，苟能依其法度，密密以行，句句皆应，如影随形于日中，如谷应声于耳内，皆不离一身之中。譬之梓人，执斤运斧，自合准绳。学者悟之，亦犹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矣。”

（二）吕真人《百字碑测疏》。

《百字碑》，题名唐吕纯阳所撰著。吕洞宾（798-？），名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又自称回翁、回道人等，俗谓“八仙”之一。生于唐朝“贞元十四年（798 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续道藏·吕祖志》），因修炼内丹而获长生。《宋史·陈抟传》中记载吕洞宾“关西逸人，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数来（陈）抟斋中，人咸异之。”

《百字碑》，《续道藏·吕祖志》题名《内丹百字吟》，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卷 859 收录题名为《百字碑》。清乾隆年间刘体恕等纂《吕

祖全书》收录《百字碑》，清道光间李涵虚编纂《纯阳先生诗集》题名《百字篇》。《百字碑》被历代内丹家所推崇，为之作注者亦复不少，其中尤以张三丰《注吕祖百字碑》、陆西星《百字碑测疏》、刘一明《百字碑注》最为有名，见地非凡。张三丰谓之“吕祖真正口诀工夫，无半点虚伪，乃修行上天之阶梯。”陆西星称：“吾师百字灵文，乃千圣登真之梯筏，学人谁不知诵，求其融会贯通，以得夫立言之意者，盖亦鲜矣。”刘一明赞之“其字仅一百，其句仅二十，丹法有为无为，了命了性，始终全谈，谓之上天梯，真天梯也。”“还丹大丹，始终次序，火候工程，悉皆吐露，至简至易，约而不繁，依法行持，自卑登高，由近达远，端的为修道者上天梯也。”李涵虚称之“熟复此篇，于胎息筑基、金水炼己之诀，思过半矣。”

七、第七卷既字集。

（一）《金丹四百字测疏》。

《金丹四百字》，旧题宋张伯端撰。但据南宋道士白玉蟾《谢张紫阳书》，则疑系出白玉蟾伪托张伯端名而作，但《四百字》在丹道的价值，却不容轻视，价值非浅，因此受到历来丹家的重视。而且此篇文辞斐然，语言精炼，“括《悟真》之要旨，乃详说而返约也（仇兆鳌语）。”

《金丹四百字》历来注解甚多，最早有南宋人黄自如注解，及至明清，注者纷纷，各出己说。大概可分为清修、彼家、外丹三类。而本篇注者陆西星则以彼家阴阳同类丹法作注解，此为读本篇所须知者。

（二）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

《金丹印证诗》，原名《金液还丹印证图》，南宋龙眉子著，收入《正统道藏》。龙眉子，南宋嘉定年间人，翁葆光（无名子）再传弟子。陆西星谓之“龙眉子乃白紫清仙师（白玉蟾）之嫡传”，不确。

《金液还丹印证图》，原刊本每章先列一图，图后附七律一首，龙眉子称“因叙师旨，绘作图章”，依内丹修炼步骤排列，发挥内外法象，意在印证丹道，分别真伪，避免误入旁门。陆西星所依据之本，尚有注解，称“旧本有图有解，皆不得其旨趣”，故为“厘而正之”给予删除。陆氏所称注解本，考《诸真玄奥集成》卷五所收《金丹印证图》有题名“涵蟾子”的《发微》，疑是此篇。

（三）《青天歌测疏》。

《青天歌》，金元邱处机著。观此歌内容，当是邱祖在磻溪苦炼时所作。王混然云：“是歌演音二十二句，乃是按《度人经》二十第二天运化之

道也。”又云：“其文简而直，实修真之捷径，入道之阶梯。”（混然子《青天歌注释》序）旧有元混然子注解，流传颇广。

八、第八卷未字集

（一）《玄肤论》。

《玄肤论》是陆西星的论著，“淮海潜虚陆西星长庚著”，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四年（1576年）王邵作《序》，姚更生作《跋》，赵宋作《后序》，并付梓刻板行世。《玄肤论》计二十篇，属丹道通论，系统阐述东派丹法。《玄肤论》序云：“《玄肤论》者，陆生所述也。陆生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豁然有契于其衷，乃述所传，为论二十篇，总七千余言，名曰《玄肤》。”同门太华山人姚更生赞为“丹经万帙，尽约《玄肤》数语。”

（二）《金丹就正篇》。

《金丹就正篇》是陆西星的论著，“淮海潜虚陆西星长庚著”，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陆西星第一部丹道著作。“甲子嘉平，予乃遁于荒野，览镜悲生，二毛侵鬓，慨勋业之无成，知时日之不待。复感恩师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追忆囊曩所授语，十得八九。参以契论经歌，反复紬绎，寐寐之间，性灵豁畅，恍若有得，乃作是篇。”

《

（三）《金丹大旨图》。

《金丹大旨图》，题“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述”，成书于1570年。盖因“四方闻道之士，谓某可教，各以师授参互考订，比予所闻，率多枘凿。匪道有异同，户牖自别故也。”陆西星以为“金丹之道，至易至简，有所安排布置，则涉邪伪而非自然。”于是作此《金丹大旨图》，意在撰此“图述，根极化原，直指命术，举纲说约，大义昭然，要在不背于师旨。”《金丹大旨图》是丹道之理的图说，凡八图，前后图示，别具匠心，大宜悉心研究。

（四）《七破论》。

《七破论》，题“淮海潜虚子述”，由七篇论文构成，成书时间当与《金丹大旨图》相同，因其有云：“别为破论，以辟邪宗”，即指此篇。由于“陆子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故而“四方之士，有就陆子而参道者。坐而与之言，不契，往复与之辩。”因此也就有了《七破论》之作，尽破旁门外道之邪法，称“若乃好道之伦，玩索而有得焉，或可尽性命而不惑于多歧之谬乎！”一为破非，破斥他人对还丹之道的责难；二为破伪，斥

责各种骗人的旁门小法；三为破执，批评拘泥于丹经只言片语而不识大体；四破邪，斥责各种邪术，称“类皆邪师曲学，以盲引盲，穷年皓首，迄无成功，以至败德祸身，为世嗤笑，大可怜也！”五为破疑，批评对丹经的怀疑态度。六为破愚，批评当时延请术士烧炼外丹的愚昧行为。七为破痴，斥责有志求道却不速修，壮盛之年却溺于爱河。

九、第九卷续编 《三藏真诠》

《三藏真诠》，题“方壶公修真墨迹，十六世孙元沼装订”。本编始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年），终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前后共计二十六年。据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陆西星所作序言云：“爰自丁未之秋，偶以因缘遭际，得与四溟姚君同被师眷，谆谆诲教，多历年所，援毫纪事，要领则书，积有岁时，溢乎简帙。其后遵阳赵君又以姚君遭际，同侍师门，参差岁月，各纪所授，会而观之，条分干共，厥旨不殊，三生之遇，诚希觐哉！星恐世变时移、教湮莫振，爰合二家纪载之书，裒而集之，析为三卷，一曰《法藏》、二曰《华藏》、三曰《论藏》。法言道、华言词、论言论也。各以手翰辑录，藏之其家，比于‘大训’、‘河图’焉！守是书者，其知秘之，《法藏》则师命甚严，永不可示，有盟于天，其盟曰：‘宁售已盗，无示法藏，天鉴在兹，永矢勿忘’。”记述了《三藏真诠》的成书因缘，也反应了陆西星对该书的珍视程度。《三藏真诠》一直被丹家所珍惜，珍若拱璧，视作枕中鸿宝，不肯轻以示人，是丹家秘本。该书原分《法藏》、《华藏》、《论藏》三部，所谓“法言道、华言词、论言论也”。现今唯有《法藏》流传，分为上下卷。陈樱宁先生早年阅过数种摘抄本，都不完整，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扬善》刊上公开征寻此书。陈樱宁将所得抄本“互相对勘，虽彼此详略不同，正好补其所缺，校其所误，俾成完璧”，因不喜“‘三藏’之名与佛教相混”，故题名为《法藏总抄》。陈氏极其重视该书，称“人元口诀，书中虽不多见，但所记者皆扼要语，十分露骨，在《方壶外史》各种著述中，皆未见有如此直说者”。因之在抄本中将一些重要内容给予删除，在誊本中又用毛笔反复涂抹。其记云：“原抄乃其家中珍藏本，永不刊版流行，自无妨碍。余今重抄，难保不出现于世，只得将其删节之。同时并将原抄本付丙。潜虚先生在天之灵当能曲谅愚衷，不责我轻妄违其诫律耳。”其慎重之态度跃然纸上矣！余在整理《三藏真诠》的过程中，也有师友劝诫不可轻泄。然思之大道为公，学术无隐，故毅然将方壶公修真墨迹校订整理，与《方壶外史》合集出版。《三藏真诠》是研究陆西星丹法不看缺少的文献，是对

《方壶外史》的有效补充。

四、丹道漫谈

五、潜虚丹旨

陈撷宁在《道窍谈读者须知》中评论陆西星东派丹法精醇简易²⁰，萧天石先生和胡孚琛先生也倍誉东派丹法²¹。东派丹法是人元大丹，分为“玉液炼己”、“金液炼形”二大功程。在《玄肤论·金液玉液论》中说：“金液炼形者，了命之谓也。玉液炼己者，了性之谓也。……夫炼性者，损之又损，克去己私，务使温润贞纯，与玉比德，则己之内炼熟矣。内炼既熟，然后可以临炉采药，而行一时半刻之功。及夫时至机动，则取坎填离，采铅伏汞。而坎中一画之阳，乃先天乾金也，谓之金液。以之炼形，则体化纯阳，而形骸为之永固，一如金之坚刚而不坏矣。故曰金炼玉炼，性命兼修，而形神俱妙者也。玉炼，则无为之道也；金炼，则有为之术也。自无为而有为，有为之之后，而复返于无为，则性命之理得，而圣修之能事毕矣。”因此，东派丹法是同类阴阳彼家丹法之上乘功夫，先行“玉液还丹”以炼己，凝半斤灵汞在我家；次成“金液还丹”而合符，求八两真铅于彼家，以真铅点灵汞，化成一粒“紫金霜”，大丹圆成矣！东派丹法虽属彼家，然而力主清净法门之西派汪东亭先生却非常推崇陆西星《方壶外史》²²，可见丹家所行之诀不同，于丹经理解也不同耳！

一、玉液炼己

“玉液炼己”之功，在丹道中占据的关键性的作用，炼己不成，则不能临炉还丹，因此在《玄肤论》中论述玉液功夫很是细致详尽，简明而显豁，尽量不用隐语，直指其义，所以陈撷宁评论陆西星丹法精醇简易。其将炼神细分为“澄神”、“养神”、“凝神”三法，进而“真息”成、“河车”转、“神室”就，完成“玉液”，“炼己”功成，才能具备临炉还丹的资质了。

²⁰ 《圆峤内篇》，李涵虚，2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²¹ 萧天石《道家养生学概要》，胡孚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

²² 参阅《体真山人丹诀语录》。

著名丹道学家王沐先生（1908-1992）在《内丹养生功法指要》中曾指出：“陆西星虽创东派，并未立教，所以师弟传授系统，记载不详，但继承东派丹功的，却是西派。”²³因此，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东派丹法必须阅读研究西派典籍。玉液炼己功夫，可以参阅李涵虚《收心法》、《后天串述》、《三车秘旨》之第一件河车与第二件河车、《九层炼心》之第一层炼心至第六层炼心等。²⁴另外，体真山人汪东亭的《体真山人丹诀语录》、海印子徐颂尧的《天乐集》、陈毓照先生的《天乐丹诀》等也需要仔细研究。

二、金液炼形

金液炼形就是“入室临炉”、“采药还丹”，行“一时半刻之功”之功，需要选择鼎器，“辨水源，知药材之老嫩；执天行，知火候之消息。”

金液还丹，重在火符，陆西星在其著作中论述颇多，今略指一二，余留诸君自索研究可矣！

盛克琦

2010年2月28日元宵节完成于唐山寓所

电子信箱：shengkq999@163.com

网 址：http://www.dandaowh.com

博 客：http://blog.sina.com.cn/shengkeqi

（以上前言为节录）

²³ 王沐《内丹养生功法指要》，17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²⁴ 见《圆峤内篇》，李涵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方壶外史》（新编）整理说明

一、陆西星《方壶外史》八卷存有明“未孩堂”刻本（据说藏于国家图书馆），尚有清光绪七年（1881年）“集益堂”刻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存通行本为民国四年（1915）郑观应据明刊之重刻本。

二、本丛书《方壶外史》就是以郑观应刻本为底本，参照台北萧天石《道藏精华》本影印本《方壶外史》、《藏外道书》第五册影印本《方壶外史》为校本，该二本都是依据郑观应刻本所影印，是同一版本。萧天石《道藏精华》本《方壶外史》删去郑观应刻本后的“勘误表”，将正文讹误之处给予改正。《藏外道书》本《方壶外史》后存“勘误表”。郑观应刻本虽分八卷，却缺损《悟真篇小序》。萧天石《道藏精华》本、《藏外道书》本，补有《悟真篇小序》。

三、本丛书《方壶外史》编次是依据《悟真篇小序》所附刻的《方壶外史丛编》目录编排而成。黄邃之在《悟真篇小序跋》中称该目录得自汪乐川先生，是《丛编》之原目录，故本次整理据之以排序。新编《方壶外史》增补了方壶公修真墨迹《三藏真诠》，以及陆西星晚年著作《楞严约注》、《楞严述旨》、《楞伽述旨》。

四、《悟真篇小序》原刊于明代，到清末民初已罕见明刻本。民国六年黄邃根据所觅抄本，并参照陶素耜《悟真篇约注》给予校勘，补其未备，遂成全帙。纵观《悟真篇小序》全文，颇多讹误，通过国家图书馆图书查询系统查知馆藏有明未孩堂刻本《方壶外史》八卷十六册，本拟索而校勘，惜未能果。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研究，本篇选录《悟真篇三注》部分释文作为脚注，并将张紫阳《悟真篇自序》、王真一《悟真篇注始末》、陆墅《悟真篇注序》、陈致虚《悟真篇注序》予以补入。本篇整理之《悟真篇小序》也参校王沐《道教五派丹法精选》第三集，并据之陶素耜《悟真篇约注》、仇兆鳌《悟真篇集注》所引《小序》陆文而略做补充。

五、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原文参考《道藏》本（第25册洞真部灵图类）和《道书全集》本（中国书店，1990年10月）、《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本（第二六〇册《子部·道家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5年9月）。

六、方壶公修真墨迹《三藏真詮》，以台北萧天石《道藏精华》本影印本《三藏真詮》为底本，参校了陈撄宁手抄本《法藏总抄》。本篇略选陈撄宁《法藏总抄》批语以脚注形式收录。另外，本次整理，将《三藏真詮》抄本原页码标注于文中，以便于研究者核查。

七、本次整理之《方壶外史丛编》，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和对比研究，编者摘录部分前人语录作为注脚，但这些注脚不可认为就是所注释语句的作者原意，仅供参考。另外，编者所采注脚内容颇为驳杂，不可一概而论，大抵“三家四派”丹法内容皆有所涉及，虽三言两语，但也于不经意处大泄玄机，望读者品味之。

八、本编《方壶外史》所用底本之民国郑观应刻本颇为不善，他日若有机缘得明“未孩堂”刻本、清光绪七年“集益堂”刻本，再加详细点校，是幸甚哉！

九、《楞严说约》与《楞严述旨》是陆西星晚年参禅之作，传本极少。此次整理，以南开大学文学院所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影印的日本《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简称《续藏经》）第十四卷所收《楞严经说约》一卷、《楞严经述旨》十卷为底本，二书均题名“淮海参佛弟子蕴空居士陆西星长庚述”。该本为铅字繁体竖排，版面分上、中、下三栏，每栏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由于《卍续藏经》卷帙极其浩大，一方面可能继承了原始版本的固有错漏，另一方面其编辑者在将古本统一转换为铅字本的同时，又不免造成了许多新的错误。据实而论，该底本讹、脱、衍、倒之处实在不少，其标点失当也近乎满目荆榛。但由于资料稀缺，目前所见只此一种版本，已属弥足珍贵。整理工作始于数年前，其间或作或辍，耽延至今。具体分工如下：张胜珍完成最初文字录入、校点《楞严述旨》，滕树军校点《楞严说约》并对二书作最后修订。

十、《楞伽述旨》，周全彬点校。陆西星《楞伽要旨》全名为《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简称《楞伽要旨》。《楞伽要旨》未如古德字字疏释经文而繁复，只是约义其大意而简言之，因此，骤然读《要旨》一书，颇不易解。再加上《要旨》也偶有不合《楞伽》原典处，所以欲看懂《要旨》，尚须研读《楞伽经》原典，方才有个入处。本次校点，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3年据民国初年金陵刻经处刻本影印之《楞伽述旨》为底本录入点校而成。原刻有缺字处，以“□”标明，今一仍其旧。《楞伽经》原

典，则参考支那内学院《藏要》本，《楞伽经》的注解，则参考太虚法师《楞伽经义记》、印顺法师《楞伽经亲闻记》以及南怀瑾《楞伽大义今释》。

本书虽经认真校勘，但限于客观条件和校者的学识水平有限，及手头可查资料匮乏，所以在校录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因此敬请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于我们纠正错误。电子信箱：（盛克琦）shengkq999@163.com。

编者

2010年1月16日于唐山寓所

陆西星真人传

1、陆西星传

陆西星，字长庚，生而颖异，有逸才。束发受书，辄悟性与天道之旨，为名诸生，九试不遇，遂弃儒服，冠黄冠，为方外游，数遇异人，授真诀，乃纂仙释书数十种。其《南华副墨》为近代注《庄》者所不及。西星于书无所不窥，娴文词，兼工书画。同时宗臣最以才名，而著作之富，独推西星云。弟原博亦才士，宗臣拟“二陆”。其《楚阳诗选》与西星《南华副墨》并载焦肱《经籍志》中。从孙士驩，字渠黄，性嗜学，不避寒暑。尝录经、史、子、集与四子书相鼓吹者，几盈尺，名《稽古集》。南丰汤总宪来贺，莱阳周孝廉正序之。当书未成时，三年不下楼，其专笃如此。其他编辑尤多，皆未付梓。士驩子廷抡，见《隐逸》。

（摘录清《重修兴化县志·文苑传》）

2、拱极遇仙²⁵

江北陆西星，遇吕祖于拱极台。嗣后常至其家，传《阴符》、《道德》之秘。因注《黄》、《老》、《参》、《悟》诸书，名曰《方壶外史》。吕祖又命两仙童，受业于陆，偶与戏嬉，童子飞空而去。吕祖仍至，索纸题诗，以指代笔，末有云：“每一下阶，众仙为之侧目。”自此仙迹杳然。陆氏子孙，至今珍藏此卷，书尾犹指上罗文。

（录自清·刘体恕编《吕祖全书》。）

²⁵ 此则也见于清康熙年间仇兆鳌《古本周易参同契集注》，文字略有不同。然所见非康熙原刊本，故不知此条是否是后来的同治本依据乾隆刊本《吕祖全书》窜入。但仇兆鳌之父仇公路乃熟悉明万历以还掌故者，为大儒黄宗羲所推重者也。故此条也极可能是仇兆鳌闻之乃父之口而记者也。

3、度陆潜虚

潜虚，名西星，字长庚，淮海人也。幼慕玄修，冥心参悟，购读丹经万卷，未能洞达其旨。潜虚慨然曰：“不因师指，此事难知，回先生不我欺也。”嘉靖丁未，以因缘得遇吕祖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嗣后尝至其家。一日谓潜虚曰“居，吾语汝。汝今四世分神矣，劫劫栖真，皆明大道。赐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载难逢。”既以上乘之道勉进潜虚，并授以结胎之歌，入室之旨，及《宾翁自记》数十则，《终南山入集》二卷。微言奥论，动盈卷帙，笔而藏之。旨其言，而未能畅也。研寻二十载，流光如箭。甲子嘉平，潜虚乃遁于荒野，览镜悲生，二毛侵鬓，慨勋业之无成，知时日之不再。复感吕祖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由是入室求铅，不数载而事毕。平生著述甚富，所作有《老子元览》两卷、《阴符测疏》一卷、《参同测疏》一卷、《紫阳四百字测疏》一卷、《就正篇》一卷、《方壶外史》八卷、《南华副墨》八卷，俱行于世，启发后人。

吕祖尝（常）命两仙童受业于潜虚²⁶，偶与嬉戏，童子飞空而去。潜虚知天符事近，急欲述吕祖遇钟离、众仙遇吕祖事迹，编为一册，名曰《道缘汇录》。书将成而吕祖仍至，索纸题诗，以指代笔，末有云：“每一下阶，众仙为之侧目。”自此仙迹渺然，潜虚亦由此坐化。陆氏子孙至今珍藏此卷，书尾犹带指上螺纹。

（录自清·李涵虚编《吕祖年谱海山奇遇》，清空洞天藏板。）

²⁶ 陈撄宁抄本《法藏总抄·节录〈海山奇遇〉度陆潜虚一则》：“原抄本所记录者，有小仙二人，一名素野，一名玉炉。此二仙童程度甚高，陆以兄呼之。与本条‘受业于潜虚’之说不同。”

重印《方壶外史》丛编郑序

丹经聱牙难读，玄妙难解。明嘉靖年，陆潜虚先生究道德之根宗，得仙师之口授，深悯后学，皓首穷经，浩无津涯，往往废书而叹，甚至误入旁门，人亡财散。于是将最古最要之书，《玉皇经》、《阴符》、《道德经》、《参同契》、《吕祖师百字歌》、《邱祖师青天歌》、《龙眉子金丹印证诗》均为测疏，示其精要，名为《方壶外史丛编》。其测疏较诸家注解，尤为显明，足为后学津梁。惜书板已遭兵燹，即不致如《论语》代薪、《大元》²⁷覆瓿，亦已散佚无存。访诸书肆及海内好道之士，亦鲜睹其书，几疑广陵散不再见于人间矣。迨寻之既久，友人黄君邃之乃得自藏书家，盖不知几经鬼神呵护之灵，而始获斯硕果之仅存也。因嘱观应、张君弼士²⁸、马君驯之，各捐百金，重付手民，以广流传。爰缀数语于后，以为序。

时在旃蒙单阙之涂月²⁹罗浮待鹤山人郑观应³⁰谨序于沪淞居易山房

²⁷ 《大元》，是汉代杨雄的《太玄经》。

²⁸ 张弼士（1841—1916），名振勋，原名肇燮，字弼士，广东省大埔县人。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16岁渡海到印尼的雅加达（原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曾当过帮工，开过商行，采过锡矿，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在南洋致富后，回国投资兴业。从此，他亦商亦官，走上仕途。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为了振兴祖国工业，他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并于1894年创办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1898年间，他集资在巴城、亚齐办了两家远洋航运公司。

²⁹ 旃蒙单阙之涂月，是乙卯年十二月，即民国4年，公元1915年。

³⁰ 郑观应（1842—1921），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待鹤山人、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以捐资得道员衔。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及京汉铁路公司总办等。主张设立议会，振兴工商业。所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今人编有《郑观应集》。郑观应素喜丹道60余年，博阅丹籍，在《致刘和毅真人书》云：“官应夙慕神仙事业，曾读南派、北派、东派祖师丹经数十种，遍求丹诀已五十余年。”《上张三丰祖师疏文》云：“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举无不尽力倡助，冀消魔障。”曾资助刊印了大量丹经道书，多次护师入室，并提议创建“修真院”，以培养“真人材”等。

万序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一炁一神之谓药。配合阴阳，烹炼金石，斡运神炁，识此玄机，金丹大道思过半矣！惜学者未遇真师，无门可入，旁蹊曲径，流弊滋深，致使有志之徒，望洋兴叹，废食因咽，坐令金刚不坏之身，日朘月削于不知不觉之地。噫！可慨也！夫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盖有为而言也！余自幸遇陈师³¹指授后，遍阅丹书数十百种，颇能辨其真贗，而博而能约、简而弥精者，惟陆潜虚先生所著《方壶外史》数种，实为斯道正宗。先生四世知修，学通三教，又得吕祖真传，故所著述字字珠玉，语语琳琅，诚可宝也。惜其书流传太久，散佚无存。《玉皇经》《阴符经》测疏及《玄肤论》等八种，书肆中尚可寻求，而《道德经玄览》、《参同》《悟真》测疏、《龙眉子金丹印证》等编，几如仅存之硕果。同乡黄君邃之³²好道有年，藏书甚富，竟从友人家觅得明板《方壶外史》丛编一部，各种俱全，出以示诸郑君陶斋、张君弼士、马君驯之，遂各捐助百金，慨然重印，嘉惠士林，诚非浅鲜。郑君夙具慧眼，幼知向道，于兹五十载未尝须臾离，所著《盛世危言》正续编、《中外卫生要旨》、《待鹤山房诗钞》，以及道书数十种久已流布寰区，脍炙人口。今春来邗，就陈师而问道，师鉴其乐道好施，根识俱善，因授以“玄科秘旨”，使之性命双修，将来精进不休，名登仙籍，实为同门

³¹ 陈师，指陈显微。万启型《盛世危言后编序》云：“迨甲寅季秋，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四方之士，踵门求道者，纷纷不绝。陶斋先生闻之喜而不寐，亟托观妙道人之为介绍。乙卯春间，陈师降临，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嘉叹不已，甚惜相遇之太迟。”陈显微，南宋淮扬人，字宗道，号抱一子，临安祐圣观道士，著作有，《周易参同契解》、《文始真经言外旨》等。万启型之师于陈显微乃是乩坛之受，非见有陈显微本人也。《中华仙学》（台湾真善美出版社，1978年）载有周海萍之《万启型真人事略》，称遇“陈致虚上阳真人”为师，乃是讹传误说。见《中华仙学》420页。

³² 黄邃之，或称黄邃，又名益斋，号通邃道人。陈樱宁曾评价云：“通邃学问渊博，天文地理，无不精晓。”（陈樱宁《〈梁海滨先生入山炼剑〉按语》）陈樱宁的夫人吴彝珠说他“长于内外丹法并阴阳数术”（吴彝珠《梁海滨先生入山炼剑事实详记》）。陈樱宁在《挽道友黄邃之君联语》中又云：“南宗称知己，证师传，谈妙悟，源流指掌，今后难逢第二人。”其对黄邃之的推崇于此可见一端。参见周全彬《黄邃之事迹考略》，“道教传统养生与现代健康生活”研讨会论文。

之庆，平时邮筒论道，络绎不绝。因知《方壶外史》诸种，为东派正传，是以有丛编之刻尤亟亟焉。书成，嘱序于余，辞之不获，爰述颠末于右云。

时在乙卯（1915年）冬月东华正脉后学式一子万启型³³谨撰

³³ 万启型，字雯轩，江西丰城人，为前清名宦。据《中华仙学》内周海萍《万启型真人事略》载：“民国建立的那年，还是初入中年，……数年之间，便弄得一身支离病骨，而朝不保夕了。”蒙抱一子（陈显微）为其疗疾，遂得陈师授受，命其为东华正脉领袖。万在《盛世危言后编》序云：“余幼习举业，每于作策论时论及时事洋务，必涉《盛世危言》一书，由是知郑陶斋先生之名。”万启型在郑观应（郑陶斋）的资助下曾在扬州创建“扬州修道院”。“（万启型）到了民国十五年后，大丹已就，……届时果无疾而终。”（周海萍《万启型真人事略》）刊刻有《古书隐楼藏书》等。

马序

《河图》左旋而五行相生，《洛书》右转而五行相克。相生相克，天之道也。《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又曰：“易，逆数也。”夫五行生克，二气顺逆，不外邵子³⁴“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数语，此造化之机缄也。先天乾坤之位，后天之坎水离火居之。乾下交于坤，而坤中孕阳；坤上交于乾，而乾中含阴。先天之乾，后天之离，人得之以为性；先天之坤，后天之坎，人得之以为命，而阴中孕阳，阳中含阴，坎离又互为性命。是故乾坤者，坎离之体；坎离者，乾坤之用。天地消息于水火之中，万物男女亦生死于水火之中。圣人与天地合撰而经纶之，动静互根，生克交济，顺逆异用，性命双修，丹道也，易道也，一以贯之矣！予友黄君邃之，抱道潜修，世罕知者。一日出所藏旧刻《方壶外史》示予，予拜而读之，洞晓阴阳，深达造化，发群经之奥，揭千圣之传，修玄之正脉，度世之慈航也。爰与同志诸君子，捐资排印，用广流传。道体无一日不流行于天壤，而兹书显晦有时。予得缀言简端，固三生之幸也！

乙卯冬至驯道人

³⁴ 邵子，邵雍（1011—1077），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著作有《皇极经世》、《击壤集》等。

新梓《方壶外史》序

昆丘外史赵宋 撰

今天下文字称最古者，宓牺氏³⁵之“易画”与轩辕氏之《阴符》、《灵枢》，类皆宣泄造化，根极性命，为世所不可不读之书。《易》更三圣，演《翼》而其道益尊；《灵枢》则编入医方，为九流所擅；而《阴符》一书，语高旨深，学人不解其义，辄废阁勿讲，圣人之经世轻世、重知不知使然也。乃后则老子之《道德》、伯阳之《参同》、紫阳之《悟真》，递相祖述，撰成一家之言，而后黄帝《阴符》之旨，焕然大明。而数君子者，又皆遁世去位，化形隐沦。是以其调弥高，其和弥寡，其书虽出，而知者益希。《老子》言：“知我者希，则我贵”³⁶。夫天下之人之于道也，诚贵之也，乃至载道之书，则读如嚼蜡，率以无味弃去，何哉？吾闻之也，义理极于精研，天机生于悦乐，诠要本于师传，解悟由于颖慧，四者弗具而能进于知言，曾未之有也。孔子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³⁷。说者谓，《易》为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之书³⁸，而伯阳作《契》直参同于《周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而黄帝之《阴符》亦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如是则《符》、《契》之言准之羲《易》，其殆先后一揆者欤！夫学者考信圣经谓，《易》则说天莫辨矣。若乃教外玄谈，则天机人事关系性命，屏去勿论，何误哉？夫身与世，则必有分矣，急于经世而忽于理身，号称“通儒”，吾弗惑之矣！宋启款寡闻，猥以儒术用世，非敢自谓能读天下之书，而道德性命之旨，尤所乐闻顷者。吾友潜虚陆君，博极群籍，尚友千古，精研至道，感契上真，一旦遭逢，遂成解脱。若谓谆谆语人，不若潜心著述；一言领悟，不若万理圆通也。于是摘取诸家之书，各为测疏，旁通曲畅，一旨同归。丽泽之余，颇闻法要，间尝以《易》参玄，以玄准《易》。所谓乾坤、离坎、咸恒、既未，古仙丹法厥有深旨，其诸火候、消息、药材、铢两，莫不准

³⁵ 宓牺氏，即伏羲。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中称伏牺。据说八卦始画于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³⁶ 《老子》70章：“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³⁷ 见《易经·系辞下》，原文：“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³⁸ 见《易经·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则阴阳，符合卦气。自非天门洞启、灵关朝彻，则玄通微妙，鲜克举之。予问陆君，《易》前民用玄，何以乎？君曰：正德厚生，自利利他，上圣仁寿之学也。某测其书旧矣，为予诵之，若江河之有源³⁹，而流衍无极也；又若吴机蜀锦，千丝万缕，而同出于一轴也；又若行空之月，普印万川，而流光互映也。君子之立言也，得其君宗，不当如是乎哉？深悯后生好道之伦，皓首穷经，废书长叹，一经指示，倏尔改观，将使愤者启，悱者发，邪者破，正者显，云雾廓而天开，荆榛翦⁴⁰而道夷，何其畅欤！何其畅欤！爰请陆君，谓宜梓传以惠同志。虽然盐入水中，饮则知味，强不饮者，而使之知，即将不能也。君平生精力，尽在此书言。念昔者，艺同铅槩，金谓君当振英舒采，大有补于斯世，而君数数奇其身，则既隐矣。君功名不介于纤毫，而精神独贯于千古；事业不建于当时，而利泽广被于来学，古之所谓“志士”，盖庶几近之，此有人焉？致身要地，冠盖上青云，而随俗冶化，与穷愁著书一言之几乎道者，比量功德，吾知其不肯去此就彼也，而况君也。君著述甚富，予所取者书十种，总若干万言，厘为八卷。

³⁹ 源，底本作“原”，今改。

⁴⁰ 翦，同“剪”。

子昂藏书跋

（见《杨子卮言》）

聚书藏书良匪易事，盖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赠此法。

玄律

遇人不传失天道，传非其人泄天宝。
传得其人身有功，妄传七祖受冥考。

方壶外史首题

乾字集 第一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

淮海参学小臣陆西星 谨测

上药三品，神与气精。

夫人身中三宝，精气与神而已矣！灵明知觉之谓神，充周运动之谓气，滋液润泽之谓精。以其分量而言，则神主宰制，气主作用，精主化生，各专其能，而皆听命于主人。以其功用而言，则精能化气，气能化神，而神之所至，气亦至焉；气之所至，精亦至焉，又皆相依相济，以成自然之用。若乃原始反本，则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后三者始具。盖神即无极之真，而气与精，即二五之精也。大朴未散之民，药物完具，圣体浑全，故童初之子，不假归复，而成无为之道。自夫窳⁴¹凿之后，天真既断，而此三者，日改月化，而度于后天。后天之物，当体属阴，不能久固，故不可以入于药品。今之上药，则指先天而言，所谓元精、元气、元神是也。盖元神者，混沌之神，非日用思虑之神也；元气者，鸿蒙始判之气，非口鼻呼吸之气也；元精者，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精，非交感淫泆之精也。是三者得而用之，然后可以扶救老残，补续年命，回阳换骨，而成上品九级之天仙⁴²。若乃后天之物，则破坏无用，但可保啬，以为助道之阶梯。品为上药，理或未然。又诸丹经之言药者，有内有外，不容无辩。上阳子云：“外药者，色身上事也；内药者，法身上事也。”内药了性，外药了命。内药无为，无作而实有；外药有为，有作而实无。又内而非外，则丹基不立；外而非内，则圣果不圆，二者相须，其用始备。

⁴¹ 窳，同“窳”字。

⁴² 宋·白玉蟾《毕竟恁地歌》：“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气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气即非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其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但知即日动止间，一物相处常团圆。此物根蒂乃精气，精气恐是身中填。岂知此精此神气，根于父母未生前。三者未尝相反离，结为一块大无边。”

恍恍惚惚，窈窈冥冥。存无守有，顷刻而成。回风混合，百日功灵。

章首二句，见《道德经》。恍惚者，似有似无之义；窈冥者，深昧不测之称。言此三品，隐于互藏之宅，视之不可见，听之⁴³不可闻，抟之不可得，然却有真信。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圣人知此，故盗其机而逆用之。存无守有，言盗机也；回风混合，言逆用也。存无者，凝神静虑，炼己以有待也；守有者，勿失爻动，乘时而有为也。盖无者，离之性；有者，坎之情。《悟真篇》云：“恍惚之中寻有象”，是存无也；“窈冥之内觅真精”，是守有也。迨夫玄珠呈象，运剑追来，疾驾河车，逆转而上，此时元皇正炁来合我身，故曰“回风混合”。合则冠婚相纽，龙虎交媾，而丹药圆成矣。是知，存无守有者，以神而驭炁也⁴⁴；回风混合者，以炁而合神也。药物和合，火候调停，百日之中，灵功早著，奚俟久远哉！

默朝上帝，一纪飞升。知者易悟，昧者难行。

上言丹药圆成，故此遂言养丹之事⁴⁵。盖西入东家，宾迎主入，既已“回风混合”于戊己之宫，但见身中精气，一时辐辏而朝于主人，如君臣之庆会者然。如此朝朝暮暮，火候无差，长养圣胎，婴儿显相，直至三年九载，行满功成。脱胎神化，而升于玉阙，则还丹之事毕，而大丈夫之志愿遂矣。夫存无守有，采炼于顷刻之间；回风混合，功灵于百日之内；默朝上帝，升神于一纪之期。如此程途，历历可循，所谓“功夫容易，大药非遥”。上根之人，一闻即悟，勤而行之，则如上功程，指日可计。若彼愚昧小人，素无慧目，不能洞晓深达，独以一言半句，臆度揣摩，冥行妄作，以希成就，岂不难哉？或谓：默朝上帝，为移丹上田者，于义亦通。

履践天光，呼吸育清。出玄入牝，若亡若存。绵绵不绝，固蒂深根。

⁴³ “之”，原本脱漏，今补入。

⁴⁴ 宋·白玉蟾《玄关秘论》：“神则火也，气则药也，以火炼药而成丹者，即是神御气而成道也。”

⁴⁵ 民国·海印子徐颂尧《天乐集·养丹与养胎》：“丹家温养工夫，实有二部，即养丹与养胎是也。炼精化炁足，即止火，以防泄炁。止火得力，则得结丹之效。初结丹时，灯光下一直望去，眼前现一黑点，日间不能见也。一现此点，知丹已结，即须温养火候以养丹。眼前黑点，渐转红黄，直至日光下望去作金色，即知小还丹已成矣。《海山奇遇》载华阳隐士李奇，得小还丹，年数百岁，容貌不衰。吕祖游句容，遇于金坛洞天。即此小还丹也。此养丹火候，圣圣相传，只凭口授，不载于书，本编也不能例外。盖本编宗旨，只露初步延年益寿之诀，至深秘口诀，非人人所能行者，亦秘而不书也。小还丹养足，则行大周天，超凡入圣。”

如上指陈药物，刻⁴⁶计功程，大义已晰，故此复言火候密旨。盖火之消息，准于日辰。《参同契》云：“日辰为度，动静有早晚。”天光，即日辰也。履践天光，则能执天之行，而早晚动静之消息，斯得之矣。夫火，神火也。而何与息？盖息者，火之橐籥也。今夫冶人之铸金也，必以橐籥⁴⁷，急则火躁，调则火匀，缓则火藏，止则火冷。故养丹之法，妙在调停真息，以佐神火，常使一呼一吸消息合宜，育养清阳，以滋灵质。然而呼吸出入，必有根蒂，所谓“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脉”。玄牝者，神气归复之所，真息之根蒂也⁴⁸。《南华真经》云：“真人之息以踵”，故绵绵不绝，而若亡若存，则以踵之道得，而根日以深，蒂日以固矣。我师有云：“丹灶河车休矻矻，鹤胎龟息自绵绵”，意盖如此。夫既指天光以为消息，又指呼吸以为橐籥，又指玄牝以为根蒂，火候之旨，无余蕴矣！

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气，气合体真。不得其真，皆是强名。神能入石，神能飞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⁴⁶ 刻，原本误作“克”。

⁴⁷ 橐籥，无底之囊曰橐，有孔之窍曰籥，古指风箱，用于冶炉旁动吸鼓风。引申为虚而不竭，动而生风之妙。语出《老子》谷神章第六：“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⁴⁸ 元·陈虚白《规中指南》：夫身中一窍，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实为神府，三元所聚，更无分别，神魂魂魄，会于此穴，乃金丹返还之根，神仙凝结圣胎之地也。古人谓之太极之蒂、先天之柄、虚无之宗、混沌之根、太虚之谷、造化之源、归根窍、复命关、戊己门、庚辛室、甲乙户、西南乡、真一处、中黄房、丹元府、守一坛，偃月炉、朱砂鼎、龙虎穴、黄婆舍、铅炉土釜，神水华池、帝一神室、灵台绛宫，皆一处也。然在身中而求之，非口非鼻，非心非肾，非肝非肺，非脾非胃，非脐轮，非尾闾，非膀胱，非谷道，非两肾中间一穴，非脐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关元炁海。然则何处？曰：“我的妙诀，名曰规中，一意不散，结成胎仙。”《契》云：“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此其所也。《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正在乾之下，坤之上，震之西，兑之东，坎离水火交媾之乡，人一身天地之正中，八脉九窍，经络联络，虚闲一穴，空悬黍珠，不依形而立，惟体道以生，似有似无，若亡若存，无内无外，中有乾坤，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度人经》曰：“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崔公谓之“贯尾闾，通泥丸”。纯阳谓之“穷取生身受炁初”。平叔曰“劝君穷取生身处”。此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由起，故玉蟾又谓之“念头动处”。修丹之士，不明此窍，则真息不住，神化无基。且此一窍，先天而生，后天而接，先后二炁，总为混沌，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人得之以灵。谭真人曰：“得灏炁之门，所以归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韬其光。若蚌内守，若石中藏，所以为珠玉之房。”皆真旨也。然此一窍，亦无边傍，更无内外，若以形体色象求之，则又成大错谬矣。故曰：“不可执于无为，不可形于有作，不可泥于存想，不可著于持守。”

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故云“各有”。各有则阴中用阳，阳中用阴，而坎离之药物显矣。今夫先天之精，隐于窈冥之内者，吾盗其机而用之，以合己汞，是精合其神也。精合其神，是谓“金来归性”，而还丹可成矣！惟此金精，有气无质，既合我神，日以神火周遭温养，混合为一，非神合其气乎？气合我体，则怀胎结婴，于是乎真体始就，而四大假合之躯，始为幻质矣，故曰“气合体真”。然谓之真，即真一也。不得此真，则不知以何而为丹母，云何而化阳神？是以强名曰“道”，而偏枯不全；强名曰“丹”，而灵通莫著。既得此真，则阴阳妙合，丹体常灵，道备功圆，阳神出现。夫是以透金石而无碍，入水火而无虞，飞空步虚，皆其余事，又岂复为形体所累哉？《参同契》云：“服食三载，轻举远游，入水不濡，跨火不焦”，与此同旨。

神依形生，精依气盈。不凋不残，松柏青青。

上言三品相合，而成不坏之真。此又言三品相依，而成永固之体，所谓“形神俱妙”者也。夫先天元神，原自不坏，但不依形身，未经锻炼，虽有灵妙，无自而显。是故学道之士，贵在保啬此身，以固主人之宅舍⁴⁹。然而四大一身皆属于阴⁵⁰，则又不能以永固，必得先天真一之气以补之⁵¹，然后阳里阴精长盈长住，而不凋不残，蔚乎如松柏之青青。盖精盈则形固，形固则神安，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是矣！

⁴⁹ 《西升经·生置章第十七》：“老君曰：生我于虚，置我于无。生我者神，杀我者心。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无心，我何知乎？念我未生时，无有身也。直以精气聚血成我身耳。我身乃神之车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躁动，神即去之。是以圣人无常心者，欲归初始，返未生也。”

⁵⁰ 《性命圭旨·第四节口诀天人合发采药归壶》：“盖人之一身，彻上彻下，凡属有形者，无非阴邪滓浊之物。故云房真人曰：四大一身皆属阴，不知何物是阳精。缘督子曰：一点阳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肾，而在乎玄关一窍。赵中一曰：一身内外尽皆阴，莫把阳精里面寻。丘长春曰：阳精虽是房中得之，而非御女之术。内非父母所生之躯，外非山林所产之宝。但着在形体上摸索皆不是，亦不可离形体而向外寻求。”

⁵¹ 明·钱道华《注敲爻歌序》：“道也者，金液还丹之道也。人禀天地精血而生，初为赤子之时，元精元气元神，混一纯全。及至长成，因眼耳鼻舌四门所诱，一灵真性，被色声香味触法，习染深沉，日复日，岁复岁，元精化为交感之精，元气化为呼吸之气，元神化为思虑之神，元气分泄，难复天真。历代祖师，发慈悲之心，垂言立教，载诸丹经，示后人修补之法。精损则以精补，气损则以气补，神损则以神补，是以人衰人补，树衰土培，故用修补之法，返本还元，以复其命。复者何？以精不漏泄，则精全为深根，气全为固蒂，神全为妙合。若能全此三者，实为终身之药物也。今世之人，味道者多，知道者少。”

三品一理，妙不可听。其聚则有，其散则零。

是上药也，分类则品各有三，混合则理原归一。一，即真一也。归于一，则超于色相声臭之表，而妙不可听矣。不可听，即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得之意。《悟真篇》云：“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恍惚里相逢，窈冥中有变。”变则聚而成有，故曰“其聚则有”。聚者，三五归一、攒簇合和⁵²之义。盖聚则怀胎结婴，而无质生质矣。若耗散不收，则药物日见其零落，而大命随之，乌能生妙有耶？

七窍相通，窍窍光明。圣日圣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轻。太和充溢，骨散寒琼。得丹则灵，不得则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诵之万遍，妙理自明。

此言圣胎灵质之妙。盖身外之身，本无形体之隔，是以晃朗交映，洞彻无外，而圣日圣月常自照耀于金庭之中。金庭，即金胎神室也。圣日圣月，坎离之精也。盖丹法本日月交光而成，故内景焕照七窍通明，表里莹然，无有隔碍，其妙有如此者。《悟真篇》云：“近来透体金光现，不与旁人话此规”，是皆得此真一之气而然。然得其一，则万事毕矣，故“一得永得，自然身轻”。谓之永得者，如以矿销金，不复重为矿也。若乃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⁵³，则“太和充溢”，盎然元气之春融，骨节致坚铿尔。寒琼之错落，珠藏渊媚，玉韞山辉，理势自然，无足异者，是知得丹则转凡成圣，而灵通莫测；不得则流浪生死，而命日倾危。且丹在身中，果何物也而灵妙若是？以为龙虎弦炁，则尚属之两家，既归身中混合为一，则不可谓之青龙、谓之白虎，而谓之丹矣。丹之为字，象日象月，是乃日月交光而成真体，所谓无质之质、不空之空。故弹丸、朱橘、摩尼、黍米，古仙状之不一，然皆未有实见其形容者。至于“非白非青”之旨，则杳绝名言，空诸色相矣。有缘之士，得遇是经，苟能口诵心研，百遍千遍，乃至万遍，则精诚所感，自尔心花发明，洞彻玄理。又况是经乃上帝之心印，诸经之鼻祖，玉京之尊典，有志斯道者，当信受而奉行之。

臣志窃负山，学惭窥管，不揣固陋，僭为测疏，凡我同志好道之伦，尚冀因言悟道，同登法航，不胜庆幸之至。

时隆庆五年岁在辛未⁵⁴五月十日

⁵² 合和，底本作“和合”，改。

⁵³ 肢，底本作“支”，改。

⁵⁴ 隆庆五年岁在辛未，公元1571年。

黄帝《阴符经》测疏

序

《阴符经》者，轩辕氏之书也。昔者轩辕氏得道于广成子，作《阴符》、《龙虎》二经，所谓性命之宗、三元之道，则论之备矣。老氏祖之而言《道德》，伯阳拟之而作《参同》，言言一旨，等趣不殊，诚入道之津梁、登真之梯筏也。盖尝论之“道”一而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同一“道”之所为，其以可知、可见者而言，则天地人物皆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谓之器⁵⁵，故天地人物会有变灭而不能久；以其不可知、不可见者而言，则所以为天地人物之根者，又⁵⁶皆不受变灭超然独存者也。圣人知其如此，故尝修之以善其身，能使形神俱妙而与道为之合真焉！故曰：“性以道全，命以术延”⁵⁷，此圣修之能事，而性命之极致也。道则道也，而以术言者，何也？曰：术者，道法之巧者也。《经》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又曰：“其盗机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见。”又曰：“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盖言术也。夫人物之生也，既落于后天，则不能以无身；既囿于气数，则不能无生死。若乃等身世为飘瓦，幻死生如梦蝶，此乃得道者之言，而非体道之事也。故《庄》、《列》之谈识者，拟之空中之楼阁，使人可望而不可攀。《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之君子，真造而实诣，下学而上达，欲以延命却期，非术不能也。《翼》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不知”⁵⁸。不知者，谓不知其术也。若乃识互藏之精，审合发之信，得盗机之巧，明相胜之理，则其于术也几乎！故曰：“君子得之固躬”，有以也。星也，寡昧于道罔闻，

⁵⁵ 《易经·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⁵⁶ 又，当是“必”字之误。

⁵⁷ 吕洞宾《黄鹤赋》：“上德以道全其形，斯纯乾之未破；下德以术延其命，乃撮坎之已成”。

⁵⁸ 见《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独以因缘遭际，得蒙圣师提挈，指以性命根宗、三元机要。一旦茅塞顿开，豁无疑滞，乃取黄、老之书，窃而读之，反覆紬绎，质以师授之言，参互考订，似有迎刃而解者，乃知庖丁之目无全牛，其肯綮者得而批导者熟也。星于暗昧之中，略具只眼，不敢自私，妄意述之篇章，垂之竹帛，破诸说之支离，作一经之断案。有志之士，得吾书而读之，性命之宗或其有悟，而吾圣师垂教万世之意，亦庶几其不孤矣乎！若夫道听而涂说之，则星之弃于德也久矣。

时隆庆元年⁵⁹岁次丁卯春三月望后二日淮海潜虚子陆西星长庚书于
安宜舟中

.....
.....
.....

⁵⁹ 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

后序

《阴符经》，世本有《三皇玉诀》⁶⁰，乃今翰林江浦石公淮所序者，首言蚩尤大鸟，荒唐无稽，妄拟于天真皇人，而石公信之。所分上篇神仙抱一之道，中篇富国安民之旨，下篇强兵战胜之术，固已支离破碎，大失经旨，而兵家者流，又窃其“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之说，以为兵机，不根甚矣。《阴符经》固古之丹经也，至有宋文公先生，以豪杰之才，天人之学，亦尝深味乎其言。而观其所述，似亦未能究其精微之蕴者。彼其盘桓武夷，与紫清仙翁特相友善，而谈不及此，岂其大道之要，虽贤达如文公，抑亦有未易闻者耶！至其感兴之诗，将欲脱屣以从神仙，而复有偷生逆理之恐，公于是乎大有不歉于其心者矣。夫天道天行，非天理耶？经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而公顾谓之逆天，以是知公之意，或有所指，而紫清之于是经，信于公未尝有一言之及也。且夫乾坤橐籥，坎离媾⁶¹精，造化以之而生物，吾人以之而作丹，其理一也。得其一，故宇宙在乎手，而万化生乎身，其言盗机逆用，非偷生逆理之谓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有获罪于天，而可以长生久视者乎？或谓：有生有死，天道之常，而神仙者流，欲以长生独存，公之感盖有以也。审若兹，则公之言天，乃气数，非理道也。且夫天地人物，凡囿于气数之中者，终有变灭而不能久。苟无道以主之，则逝者如斯，而沦淅以尽矣！《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阴阳，纲纪造化，超然于形气之外，而不为二五之所陶铸者，非与道合真故耶？经曰：“君子得之固躬”，其言得者，得于道也。得于道，天且弗之违矣。何逆之有耶？予既读是经，而观公之所注，慨然深叹，夫知言之难。意谓贤如文公，尚不能无疑贰于其说，而笃学如江浦，则又信非所信，而真赝为之不分，则是经之在万世，其将何时而明耶？星才非颖脱，光借隙窥，非敢自附于知言之列，而作者之意，或有以得其万乙，然后窃取是书僭而疏之。凡我好道之伦，与星同志者，苟能玩索而有得焉，则星也就正之意不孤，而承教有日矣！

是岁七月望后五日潜虚子序

⁶⁰ 《阴符经三皇玉诀》，三卷，收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

⁶¹ 媾，底本作“媾”，校者改正。

第二卷 坤字集

老子道德经玄览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长庚 撰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昆丘外史赵宋 撰

今《文献通考》及《百川学海书》略记《老子》注疏，河上公以下，大小百有余家。起自西汉，以迄兹今，上下数千载，或散布于人寰，或珍袭于天府，或晦迹遐方，或残缺于异代，第恨不得穷搜而遍读之，以观古人用心之所极。间得一二，则苏子由、林希逸、王道、薛蕙、朱得之辈，若是已矣，而数君子类，以儒术谈玄，殊失宗旨。子由虽自禅宗悟入，而了命一关，尚隔影响。不有深造实诣之士，逢师得诀，印可亲承，则玄室幽深，法藏閤密，吾恐不得其门而入，终亦宫墙外望而已。夫《道德》五千，的非儒术，谷神玄牝，六经无文，妙窍重玄，虞廷弗及也。乃今一以儒术窥之，何谬哉！若迺白紫清之论谷神，张紫阳之指玄牝，《参同契》之言守黑，与夫上德下德之旨、大国小国之辨，发明经义，类皆不落言筌，直求象外。准是而读《老子》，则如镜花水月，弄影虚无之中，传神色相之表，乃为得之如斯而论，敢谓诸家大儒所未喻也。天下有大难二，知德尚矣，而知言亦次之。夫言有君也，事有宗也，夫惟无知，是以莫我知，《老子》盖伤之矣。审为儒术，则折扬黄华，属而和者众矣，何为其莫我知耶？尝试论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儒术似矣。然而绝仁弃义，是阶之乱也。不敢进寸而退尺，是速之愈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益之诈而多事也。拂经绝世，吾知其不可厕于邹鲁之门决矣。信不足，有不信，无惑乎下士闻之而大笑也。故曰：言有君，事有宗，夫惟无知，是以莫我知。今夫解牛而昧于肯綮，则族庖之刀月不更未已也。况读玄圣之书，羌不得其君宗，而欲自附于知言，希不难哉！是说也，宋闻之伯兄子岩，子岩闻之长庚云云。长庚注《老子》二卷，名曰《玄览》，

二万余言，贯串一旨，要皆契悟于言语文字之外者，然非长庚之私言也。古人著述，皆前有师承，《道德》五千，本于《阴符》三百⁶²，继之则《参》、《悟》诸家，又皆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也。是作会意群经，履影先觉，发窍妙重玄之秘，明盗机逆用之巧，指阴阳相胜之术。末转数语，旨趣悠长，媲美群籍，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惜也章句腐儒，未能尽读玄圣之书，为长庚赞一辞，而以耳目睹记，似当准此梓传，海内具正法眼者，求印可云。

时万历庚辰⁶³中秋日

⁶² 张紫阳《悟真篇》：“《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詮。”

⁶³ 万历庚辰，即神宗万历八年，亦即公元1580年。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长庚 撰

盖在乙丑⁶⁴，而星居于灌河之滨，始读《老子》，辄掩卷叹曰：“嗟乎！《老子》者，圣人道德之微言，而性命之极致也。”世儒谓老氏为见小，而以阴谋捭阖之术尽出其书，奚然哉！奚然哉！大道既隐，儒者各以所见为学，是此非彼，不得于言，而不肯求之于心，老氏之不自白于天下，滋已久矣！且夫圣人治世之书，六经尚矣，必欲治世则取足于六经，老子奚贵焉？若夫溯大道之宗，穷性命之隐，完混沌之朴，复真常之道，则孰先老子！昔者虞廷精一，爰开道统，孔门一贯，杳绝名言，非以所阐者微，所操者要乎！得一之贞，老圣盖屡言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经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无欲则静也，以观其妙，则无极也；欲则感而动也，以观其微，则阴阳也。是故从无而入有，则造化生焉；推情而合性，则圣功出焉。斯之谓性，斯之谓命，斯之谓一，斯之谓道德也，无为之治也，不争之善也，居下之利也，静正之胜也，言言一旨，皆作是观，是谓妙微同玄，圣修之极耳。古之圣神，深造实诣，故能提挈阴阳，主张造化，致中和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皆得一之贞也，所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绪余以理家国天下，盖在上古为然。大道之行，尼父窃有志焉而未逮，亦时使然也。且夫道有升降，政由俗易，儒者不知变通，醉心颛蒙，直欲推其说，以成清静宁一之化，不亦难矣！夫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尧舜不能以治天下，况后世乎！经之意有攸属也，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知言之难，老圣盖伤之矣。星既读此书，窃窥立言之旨，参以丹经，质之师授，恍然似得其要领者，然后敢取其书，僭而演之，末复赘以数言，隐括其义，既三月始脱稿。或谓老圣之书，就事论事，明切若此，子郢书而燕说之，何居？星谓：老圣以将隐之身，强为关尹著书明道，而暇为此忤世绝俗之谈，其不然明矣。彼其治国用兵与取天下，言近指远，意在使人得之言语文字之外，以为就事论事而释之，何名乎道德？何贵于知言也？是疏也，虽未能尽发老圣之蕴，然于性命之微，思过半矣。

⁶⁴ 乙丑，公元1565年。

嘉靖四十五年岁在丙寅⁶⁵闰十月念又五日

《老子道德经玄览》序

淮海同志遵阳子赵杲子严 撰⁶⁶

有物混成，始乎无名，不得已而强名之曰道，鸿庞灏噩之世，其人无不知道者。自圣人治世之学出，而斯道分，而为异教者流，荒迷之徒，日用不知，尘劳汨汨，日趋于毙而后已，可哀也。吾闻道之真以治身，而其绪余以为家国，其土苴以治天下，何世之昧昧也，而徒逐末以丧真，悲夫殆哉！老圣之学，性命兼修，造化在我，《道德》一书，其肯綮⁶⁷也。道者，盗也；德者，得也。因盗机而有得焉，斯之谓“道德”也。经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作是观，斯知盗矣。吾闻诸长庚，离宫修定，观妙之宗也；水府求玄，观徼之学也。观妙则知从无以入有，观徼则能推情以合性，妙徼同玄，要归得一，是若经之要领也。读是书者，莫得其宗，逐节标著，就事论事，附以儒术，弘纲大旨，渺乎畔涣，何取于释哉！老圣曰：“知我者希”，叹知言之难也。陆君长庚，吾玄友也。潜心斯学，廿载有奇矣，究道德之根宗，得仙师之口授。暇出是编，示我精要，凡八十一章，一意贯彻，辟彼月圆⁶⁸千树而同光，风谷百岩而共声，何其畅哉！是疏也，世所希睹，如得其言，薛考功林肤斋之徒，可同语哉！

嘉靖丙寅⁶⁹闰十月望日

⁶⁵ 丙寅，公元 1566 年。

⁶⁶ 严，赵宋《序》中作“岩”。

⁶⁷ 肯綮，筋骨结合的地方；紧要的地方。綮，音 qìng。

⁶⁸ 圆，底本作“园”，校者改正。

⁶⁹ 嘉靖丙寅，即嘉靖四十五年，亦公元 1566 年。

读《老子》宗眼

是书以“道德”二言为宗旨，无名有名、无欲有欲，又《道德》一经之肯綮也。无名天地之始者，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道之谓也；有名万物之母者，太极分阴阳，阴阳生万物，德之谓也。无欲以观其妙者，上德之人，全真体道，行无为之事者也；有欲以观其微者，下德之士，返还归复，行有为之事者也。无为之道，致虚守静，知常复命，载营魄，抱一无离之谓也。有为之道，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濡弱居下，善利不争之谓也。知无为，则性源清矣；知有为，则命窍⁷⁰阖矣，是谓了性了命，圣修之极也。然无为，非顽空断灭之谓也，以无制有，无为而无不为也。有为，非徇生执有之谓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无不为而实则无所为也。故失道而德，则有为为基，复归于朴，则无为为宗。是书言有为之事，如治国用兵与取天下而为之，皆寓言也。读者不知，而直以本意释之，误矣！误矣！或谓孔子言志道据德，此书不当以道德属有无；《中庸》言“天命之谓性”⁷¹，此书不当以性命异宗旨。老氏之说，儒者无取焉。噫！不然，有无道器，本不相离，即道即德也，即性即命也。但有子母之辨，先后天之殊耳。今曲士尚未知儒，又焉能知老氏邪？是疏也，所言性则或者悟之，言命未喻也。此非予之私言也，夫予与长庚有所受之矣！

同志太华姚更生述

⁷⁰ 窍，底本作“穷”，改。

⁷¹ 陈撄宁云：“《中庸》之‘天命’，即《老子》所谓‘道’；《中庸》之‘性’，即《老子》所谓‘德’。”（摘自陈撄宁抄本《法藏总抄》）

老子道德经玄览

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长庚 疏

《老子道德经玄览》上篇

第一章⁷²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昔老圣为周柱下史，以道不果行，乃西游出关。关令尹喜，有道人，望气而知，迎谓之曰：“夫子殆将隐乎，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灵文五千，名曰《老子》。汉之景帝，遵崇其道，始名曰经。至唐玄宗，始加道德，分为上下两篇。何谓道德？道者虚而无有，德则一而不分。《庄子》云：“性修返德，德至同于初。”初，即无名之始，道之谓也。“道德”二字，世人罕知，汉兴以来，笺疏《老子》，代不乏人，略记百有余家，得其旨者，庄子《南华》之外，指不可以多屈。盖自河上之说，已属可疑，其散焉者，则狃于儒说之支离，而于所谓妙徼重玄之秘，则概乎其未有得也。星启竅寡闻，晚遭圣师诲谕，命读《阴符》、《参》、《悟》之书，沉潜反覆，溯源穷委，观其递相祖述，言近指远，迥出思议之表，乃知是经根极性命，八十一章的非即事曼衍之谈。于是尽废诸说，不敢分裂章句，同欣戚于矮人之场，僭为测疏，名曰《玄览》，贵在得其君宗，中其肯綮，读吾书者，当作别观。

疏曰：“道可道，非常道”，何也？曰：道者，先天太朴，溟滓无光，不落方体，不属指拟，何可言说？故不可道。不可道，即佛语所谓“不可

⁷² 《老子》篇章序次在文末标为“右第一章”，校者移于篇首，下同。

说、不可说”也。若其可道，则非真常之道矣。何谓真常？纯一不二曰真，恒久不已曰常。佛言“不二法门”，又云“唯此一乘法，余二则非真”，盖言此也。然又须知非真则不可常，何者？“凡有所相，皆是虚妄”，终有变灭，而不能久。故惟真常之道，主张于未始有物之先，而自古及今以阅众甫，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既有生矣，于始落入后天名相之中，而为朴散之器，故《经》曰：“始制有名”。始即道也，天地人物即名也。名为道之所生，道既不可道矣，名又何可名耶？执而有之，名相起而真常隐矣。佛告大慧，相句、非相句、所有句，非所有句，以至四相俱忘，百八皆非，意盖如此。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何谓真常之名？如执天地之形而名天地，则天地虽曰至大，会有劫坏而不可常。惟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以是而名天地，则道不变，天地亦不变，斯得名真常之天地矣；执万物之形而名万物，则万物虽曰无穷，终有生灭而不可常。惟曰“真如之性，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以是而名万物，则道不变，万物亦不变，斯得名真常之万物矣。是知名立乎有，道之委也。道妙于无，有之根也。若是乎有无之相生，而道与器之不相离也。于是乎圣人于有为名相之中，而教人以归复真常之道焉。然是名也，推之于前，则无名者为天地之始；引之于后，则有名者为万物之母。何以故？有有名，必有无名者以主之，而无名者，即不可道之道也。道为生天生地之根，故曰“无名天地之始”。《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一与二皆名也。一即太极也，二即两仪也。《悟真篇》云：“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生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故两仪再合，三体重生，万物出焉。《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故有名为万物之母。《经》曰：“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盖言此也。其在人也，若何而体之？故常自其无欲者而言之，即无极之真，道之妙于其无者也，是故可以观其妙焉；常自其有欲者言之，即阴阳二五妙合而凝，道之所以立乎其有者也，是故可以观其微焉。微之言求也，或曰窍也，有相通之义焉。盖当无欲之时，至静无感，以观其妙，则见清静之中，一物无有，释氏所谓“真空”，儒者所谓“未发”，皆不出此。但不可以有心观之，有心观者即着思虑，而非自然，又不可以无心驰之。《经》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作是观者，方为合妙。及乎时至机动，天人合发，元始真一之炁自虚无来者，吾得其机而用之，则见阴阳相求，冠婚相组，所以为万物之母者在是，所以为立命之基者在是。千圣传心，惟此二语，所谓性命双修，圣凡同证，万世之下，不得师旨，孰敢妄言，吾今略而言之，破诸说之支离，立圣修之断案。何谓观妙？曰：复归混沌潜天地。何谓观微？曰：劈破鸿蒙运坎离。如此则圣师之旨，岂复有余蕴哉！夫曰妙、曰微，虽有两者之异名，而实同出于大道之自然，同出于道，则妙者固谓之玄，而微者亦不可不谓之玄也；同谓之玄，则既不可道矣，而又可名也耶？玄者，幽深微眇不可测识之称。

夫观妙则既玄矣，而观微则又玄也，玄之又玄，则性在是，而命亦在是。顺修而生人生物也，逆修而成圣成真也，所谓圣功生焉，神明出焉，故曰“众妙之门”云。八十一章老圣之言道德，其肯綮实在于此，学者苟能得其宗旨，则其后所言治国用兵与取天下，皆属寓言，吾可以曲畅旁通而得意于文辞之外矣！

道不可道，名亦无名。知妙知微，慎密而行。

存无守有，复归于婴。

世本每章之上各加二字，盖取章内之意，而更有不可晓者，乃唐玄宗所定，至分上篇为《道》，下篇为《德》，支离甚矣，今悉去之，仍从其旧云。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大朴既散，私智日开，天下之人滞于名相之中，各以意见自为好恶，而不知清静之中本来无有夫恶好。同出于太虚，而常人每执于有我，故知其美而美之，知其善而善之者，皆识也，非性也。由此妄识，遂有妄执，迷惑自性，去道远矣，何美之有，何善之有？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与夫声音之相和，先后之相随，对待反覆，皆自识起而不知。自大道观之，何有于美，何有于恶，何有于善，何有于不善，何有何无，何易何难，何短何长，何高何下，何有于和，而抑何有于随也？夫道之无有若此，民之惑乱若彼，圣人于是镇之以常无有焉。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不知己之作之也；生焉而不有，不知己之生之也；为焉而不恃，不知己之为之也；功成而弗居，不知己之为功也。圣人之无妄执如此，盖由圣人之朴未散，故本体虚空，不留不碍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圣人虽不居其功，而功在万世，终不可去，盖以真常不变者，在我故耳。不辞、不有、不恃、不居，即吾儒毋固、毋我之意，释氏度人而不见所度之人，布施而不受所施之福，与此同旨。

顿除妄宰，空不生华。本来无有，莫竟添些。

圆通寂照，应感无差。如斯谛义，同证三家。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承上章，遂言圣人无为之事。不尚贤，不以贤尚人也。如上章“作焉而不辞”，生焉而不有，为焉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之类⁷³。大道既无所有，则亦本无可尚、可好、可欲之事。自夫妄识既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善之为善，自矜自伐，自见自贵，于是始有相形、相倾、相和、相随之事，而民之争端日益起矣。至于黷货而盗生，见欲而心乱，辗转迷惑，愈失愈远，祸乱之原，皆自识起。圣人知其如此，故常使人舍妄归真，返乎太朴，无所于尚，无所于贵，无所于见，而虚其心也；无所于争，无所于盗，无所于乱，而弱其志也。实其腹，谓饱乎道德。强其骨，谓强立不反。圣人之治有如此者，是皆无知无欲之事，所谓无为之治，不言之教也。夫常使民无知无欲，而智者不敢为，则天下无不治矣。此无知无欲，亦自首章“常无欲”上透下，盖能静能应，常应常静，圣人定性之学，有为中之无为也。

贪嗔不生，祸乱不作。虚心弱志，复归于朴。

.....
.....
.....

⁷³ 此四个“不”字，底本当漏此“无”字，据《老子》第二章补加。

第三卷 离字集

《周易参同契》测疏

序

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长庚 撰

丹经难读难解，古今同之。立言固难，知言亦不易也。言有君，事有宗，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有能得其君宗，知其径要，则庖丁之牛，恢恢乎游刃有余地矣！天下非无上智之资也，乃读此书大都掩卷中倦，或有口之成诵而问辄茫然；或有此处稍通而他方龂龂，乃至邪宗边见，迷执终身，黠识强辞，千人自废，风之斯下，当勿论矣。嗟夫！道之不行，由不明也。所以上阳子云：一字不逗，不能成丹，逗之一字，岂易言哉！吾闻之精诚不贯，则心花不明，灵扃不开，则义天不朗，思能作睿，畜以成通，事有必至，理固然也。有以粗浮之心，临玄奥之旨；守偏着之见，悟圆通之机；欲其相入，岂不难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未通，神明通之。”斯了义之要枢，会文之肯綮也。予生幼而尚玄，沉潜是书二十年许矣！晚承师旨，一旦豁然，雾廓云披，获睹天日，间尝参读诸家，真一、抱一、玉吾之书⁷⁴，分注错经，互有挂漏，而求其心领神会，以得夫立言之旨者，则惟上阳⁷⁵近之。特其学问渊深，议论闳博，初学之士，骤尔读之，未免厌多而废，苦难而止，盖自某昔者病之矣！经者，径

⁷⁴ 彭晓（？—955），号真一子，五代后蜀永康人（今重庆），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陈显微，字宗道，号抱一子，南宋时淮扬人，著有《周易参同契解》等。俞琰（1258—1314），字玉吾，号全阳子、林屋山人、石涧道人，宋末元初吴郡人（今江苏苏州），著有《周易参同契发挥》等。

⁷⁵ 陈致虚（1290—？），字观吾，号上阳子，元朝江右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县），著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悟真篇注》、《金丹大要》等。

也，径有殊条同归。适市，释经之法，如携儿入市，十步一顾，犹恐失之；若信步纡回，游涉他物，则去之远矣。如某所述作，会文释义，以义从文，剪去枝蔓，直见本根，详略相因，义由一贯。其宗旨则上阳也，其文则己也，名之《测疏》，相与《阴符》、《道德》共成一家之书，非敢传之人人，藏诸石室，运移数周，有知子云者出焉，或可免于覆瓿耳！

隆庆三年岁在己巳⁷⁶重九日

⁷⁶ 隆庆三年岁在己巳，公元 1569 年。

《周易参同契测疏》上篇

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 测疏
同志遵阳赵栻、太华姚更生 校阅

周易参同章第一

（准上阳分章，篇目间有更定。）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犹御者之执衔辔，有准绳，正规距，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天地定位，日月运行，二曜交光而万物生焉；阴阳消息，寒暑往来而万物成焉；此天地之丹法也。圣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则而象之，故亦以乾坤为鼎器，以乌兔为药材，阴阳得类，药物匀平，然后采之炼之，养之伏之，应以四时，顺之寒暑，以为作丹之火候。是以圣人之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而其身也，亦能形神俱妙，而与道为之合真。夫圣人之所以能形神俱妙者，丹之力也。丹之为字，取象日月，《契》亦有言：“推类结字，日月为易。”是知易道、丹道，通一无二。魏公洞晓阴阳，深达造化，故尝以此参合相同，乃作是书，名曰《周易参同契》。《参同契》者，言易道、丹道参之而相同如契也。首言易道以准丹道，故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何谓“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易》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间，森罗万象，洪纤高下，莫非阴阳变化之所为。圣人仰观俯察，有见乎此，故于画卦之初，只以乾坤两画，相摩相荡，而六十四卦皆由此生，众卦既生，则天地

万物之撰尽于此矣。《易》即众卦本其所自出者而言，故谓之曰“门户”，又谓之曰“父母”。然而众卦之中，坎、离二卦，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乃乾坤相交而后，继体而生。邵子⁷⁷所谓：“阴阳之精，互藏其宅”者，此间却有妙理。故夫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是谓天地设位，日月运行，循环昼夜，如匡廓之周遭，交光照曜而万象生焉。丹法亦以乾坤合体，日月交光而生造化，然其中必有机轴，以为主宰。运毂者，先正其轴⁷⁸，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此天地人之大机轴也，可不正乎！下此一句，便见意有指归，文有转合，古人构思之巧，不得轻易看过。“牝牡四卦，以为橐籥”，四卦者何？乾坤坎离是也。橐者，治人鼓气之辅囊；籥，其管也。《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诎，动而愈出。”只此四卦，以为橐籥，往来阖闢，生出不穷，真可覆冒阴阳之道，无余蕴矣。圣人知其如此，故尝奉其绳墨，以准丹法。犹之御者，执衔辔而定准绳，正规矩而随轨辙，优游处中，以制乎外。何谓处中？中者，吾人之正轴也。仙翁于此急下“中外”二字，令人着眼。故夫药自外来，丹由中养，养之法，自有度数，故曰“数在律历纪”。律历纪者，作丹之规矩。绳墨也。夫丹采时，谓之药，养时谓之火。律者，律此者也；历者，历此者也；纪者，纪此者也。天地之化，虽无无穷，然不过阴阳消息两端而已。作丹之火候则之，故其升降进退，无不与天合度。“月节有五六”者，五日为候，六候为节，而丹法之经纬奉之。何谓经纬？经者，前后长短之定位；纬者，往来运行之妙用。经纬奉日，此一年之火候也。又以六十卦兼并于一月之中，而用刚用柔，各有表里。朝屯进火，则用刚也；暮蒙退符，则用柔也。刚者为表，则柔者为里，昼夜两卦，一表一里，各依次序而用之。以至既、未昧爽，终而复始，此一月之火候也。若以日辰为期，则火之动静又分早晚，从子到巳，阳以渐长，则为春、为夏，而据内体；自午迄亥，阴以渐消，则为秋、为冬，而当外用。内体外用，亦指卦爻而言，盖内体即朝屯也，外用即暮蒙也。内体主动，外用主静，一动一静而不失其早晚之时，此一日之火候也。然一日即一月也，一月即一年也，奚以异哉！魏公详而论之，欲使学者引伸触长，以尽火候之细微。又总之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赏罚喜怒者，文武惨舒之用；春秋寒暑者，升降进退之宜。夫惟顺之四时，准之

⁷⁷ 邵雍（1011—1077），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著作有《皇极经世》、《击壤集》等。

⁷⁸ 陈撄宁《参同契讲义·周易参同章第一》：“盖车上轴头正固，方能运毂，犹人身剑峰刚健，方能御鼎。轴指下峰昆仑，不指中心主宰。”观此一语，其示彼家丹法大略明矣。必用“铸剑”之方，将“剑峰刚健”，然后“方能御鼎”，《玄微心印·铸剑第二》所谓：“欲炼金丹，非药不可。剑不通灵，安能得药？故以天地为炉，冶阴阳为水火，配以五行，制以神气，炼成宝剑，能曲能直，能刚能柔，随心适意而走圣飞灵。”

易象，毫⁷⁹发不差，然后吾身五行之气皆得其序，而还丹可成矣。否则“五纬错顺，四七乖戾”，所谓“隆冬大暑，盛夏霰雪，群异旁出”，过咎岂小小哉！魏公首章，铺叙作丹之旨，药物火候，大段分明。学者于此，诚能句句精透，字字贯串，则以后诸章，皆如破竹，数节之后，可以迎刃而解矣。

乾坤二用章第二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乾坤⁸⁰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以无制有，器用者空⁸¹，故推消息，坎离没亡。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传》之言也。魏公引此一句，又自注云：“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乾坤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何谓二用？坎离者，乾坤之交而成者也。乾交于坤，中乃虚而成离，坤以时行中，或动而成坎，虚实相承，有无相生，千变万化，皆从交易而生妙用。观夫天地设位，日月运行，昼夜交光而生万象，居可知矣。故曰：“坎离者，乾坤二用。”既谓之用，则何往非爻，何往非位，往来上下，周流六虚，何往而非坎离之匡廓乎！但其精互藏，故幽潜沦匿而不可见。《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夫阴阳之精，互藏于坎离之中者，窈冥恍惚，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抟之不可得，何潜匿也？然其中却有变化，故能包囊万物，而为道之纪纲。潜匿则无也，变化则有也，是谓以无而制有，以虚而造实，故《老子》曰：“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又曰：“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观于“器用者空”，得非以无制有之谓乎？然空非断空也，无非寂灭也，但幽潜沦匿，互藏其宅而不可见耳。不可见，故不可推。所可推者，消息之运而已。推其消息，则朝屯暮蒙，以至既未、朔旦昧爽，终而复始，又何坎离之可见哉！是谓坎离没亡，不用而用之，以通此，所以“二用无爻住，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而“上下亦无常”也。魏公此章所论，坎离二用，本不难解，但学者不得师传，意见揣度，求之身中，恐不识坎离何物，所藏何处，作用何似耳。

⁷⁹ 毫，原误作“豪”字。

⁸⁰ 乾坤，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作“阴阳”。

⁸¹ 陈撄宁《参同契讲义·乾坤二用章第二》：“以无制有，器用者空。盖谓器若实者，则不能得其用，惟中空者，乃能受物而得用。此无论清静、阴阳皆如此。清净功夫，若不能虚极静笃，则一阳不生；阴阳功夫，若离器不空，则坎宫之气，安能默运过来？”

中宫土德章第三

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征。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

魏公准《周易》而作《参同》，岂敢造言虚论，以误后人？故尝引见乎效验，校度乎神明，而又推类结字，以观象形，乃知丹道至理所寓、其所取证一理而已。且夫坎离水火，二者相当，不相涉入，却能和中宫，以成造化者，戊己之功也。坎纳戊，戊乃阳土，月之精也；离纳己，己乃阴土，日之光也。戊己二土，分纳于坎离之中，勾引调和，以成交媾。故日月为易，而变化之道行，刚柔相当，而彼此之情恋，戊己之功，于是为大矣。且土之为德也，分王四季，以罗络一岁之始终，故木得之以荣，火得之以藏，金得之以生，水得之以止，青赤白黑各居其方，而皆禀德中宫，以施神化，造化之妙有如此者，故吾所以“引验见效，校度神明”，而信至理之可征者，此而已矣！《悟真篇》云：“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只缘彼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返还。”又云：“木金间隔会无因，须仗黄婆勾引。”意盖出此。然真土、黄婆，更是何物？学者须要识得。

日月神化章第四

易者，象也。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辐辏而轮转，出入更卷舒。

此条魏公借引《易传》，以明坎离二用，无甚深旨。中间“神化”二字，要人识得。张子曰：“一故神，两故化。”又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皆坎离之妙用也。而“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能穷其神，则知晦朔合符之妙，而往来转辏，采之可以为药矣。能知其化，则知动静、早晚之期，而“出入卷舒”，运之可以为火矣。噫！非洞晓阴阳，深达造化者，不足以语此。

朔受震符章第五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来受符。

当斯之时，天地媾⁸²其精，日月相撝持。雄阳播玄施，雌阴统黄化。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

此章通论卦爻，以准造化。易有三百八十四爻，除牝牡四卦，则三百六十，其常数也。据爻摘符，则以一爻当时，一月周而三百六十尽之矣。魏公复自注曰：“符谓六十四卦”，谓卦中起爻，爻中摘符，凡一爻一时，两爻一日也。且以时日而言，晦至朔旦，则震卦初爻当来受符矣。晦至朔旦，其时则亥子也，其节气则冬至也，其值⁸³符则朝屯也。屯下起震，震之初爻，一阳始动于斯时也。鸿蒙始判，天地相遇而媾精，日月合璧，乌兔相撝而撝持，雄阳播施，雌阴统化，两者混沌交接相连，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根权舆于此，此造化之生机，邵子所谓“天根”是也；《阴符》所谓“盗机”，盗乎此者也；紫阳所谓“铅遇癸生”，生于此者也。故作丹者，急于此时经之、营之，采此动机以立命基，以养鄞鄂。鄞鄂，即命蒂也。而养之道何如？不过凝吾之神，以成其躯而已。躯非血肉之躯，乃圣体也。《丹髓歌》云：“昔日遇师亲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盖神凝则炁回，炁回则丹结，养之之久，自尔脱胎神化，身外有身，而血肉之躯始为委蜕矣。是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众夫蹈以出，蠕动莫不由。”顺之则人，逆之则丹，无二道也，但有仙凡净秽之不同耳！魏公至此，盖已直泄天机，无所顾忌。读者不得师指，直将轻易看过，其于所谓“震来之符”，不知何指，一切认为自己身中阳生，下手便欲采之以立丹基，岂不误哉！

天心建始章第六

于是仲尼赞鸿蒙（此二字，宜在乾坤之下。），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冠婚气相纽，元年乃芽滋。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初。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诎伸以应时。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此章颇有错简，今为顺之。“圣人不虚生”四句，旧本在“故易统天心”之上。）

承上文而言，“晦至朔旦，震来受符”，造化之妙有如此者，于是仲尼首赞乾坤鸿蒙洞虚之德，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乾元、坤元之德，鸿蒙洞虚尽之矣！鸿蒙者，以炁而言；洞虚者，以量而言也。盖非此鸿蒙，无以播玄施；非此洞虚，何以统黄化？《易》

⁸² 媾，底本作“构”，校者改。

⁸³ 值，底本作“直”，校者改。

首乾坤，而仲尼赞之，良有以也。载稽古之元皇，礼重关雎以立人道之始，亦以冠婚相纽，男女相求，生人生物之原萌蘖于此，故礼始于夫妇⁸⁴。芽滋于元年，元年者，履端之首，受符之初先也，肇万物之始炁，为天下之母炁。然元年即震也，即震即复也。孔子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⁸⁵，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是天心之元年也。复之为卦，下体为震，上体为坤，坤为母，震长男也，长子继父，必须因母以立兆基。魏公至此，又别就二体立义，以尽复卦之蕴，以阐造化之秘，仲尼赞《易》，亦不到此。盖丹有子炁，有母炁，母炁者，先天之始炁也；子炁者，人身中所生后天之炁也。子炁在人会有奔蹶，必得履端之始，先天母炁以伏之，然后相亲相恋，自然怀胎结婴，体化纯阳，而子继父体矣。故因母立基，老圣谓之“食母”、“守母”，此圣人作丹之第一义也⁸⁶。圣人于世岂虚生哉！盖其聪明之德，本于天赋，故能洞晓阴阳，深达造化。观天符而知进退之妙，据斗律而知气候之分，诎伸以应之，消息以合之。采取知时，火符应候，是以中和交应而丹道可成也。圣人将以此道而继天心，开万世，岂虚生哉！

.....
.....
.....

⁸⁴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⁸⁵ 《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⁸⁶ 《老子》：“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民国·海印子徐颂尧《天乐集》：“此食母、守母之学，乃玄宗所宗，道家所常，返还之要素也。食母，谓求食于母，即心息相依，做到恍惚杳冥，虚无混沌，外感先天一炁，薰蒸灌溉，养我法身与色身，使我元气日旺，真性日复，命基永固，性体圆明。此食母之大要也。得丹之后，抱元守一，静养道胎，谓之守母。守者以文火温养之谓也。守母，养胎之事；食母，采取之功也。食母而又守母，则温养采取之能事毕矣。”

第四卷 坎字集

《周易参同契》口义

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 著
同志遵阳赵栻、太华姚更生 校阅

《周易参同契》口义初稿引

《参同契》，予旧有测疏，贯串经旨，断络章句，自谓庶几不悖作者之意，然非敢说郢书陈轸奏也。先师有教小子述之，范我驰驱，畴敢諛戾，侮圣裂道，罪不容诛，予盖惧焉！黥蚀改窜，将易数稿，又后五载，新帝改历，内子抱瘠，将还造化，予乃僦地北里，俟命晨夕，容膝之下，倚木焚香，展予书而读之，则见曩者，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晰，将使后昆，一字不逗，衷怀贰疑，纵予不咎，宁无歉乎？于是伸纸濡毫，信手成句，纷解义意，补塞遗漏，不复润色辞藻，名之《口义》。方尔尘谈，起草于孟夏之望，阅月余乃就绪，存之草创，相与《测疏》之书互相参订，嗣我后者，好道之伦，苟能精思而玩索焉，庶乎诵言知味，而无开卷嚼蜡之患矣。

万历元年⁸⁷仲夏十有八日

⁸⁷ 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

《参同契》口义 上篇

淮海潜虚子 目录

周易参同章第一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轂正轴。

作《参同契》，最难下手，伯阳仙翁真有肯綮。首言“乾坤者，易之门户”，便是以乾坤为鼎器。“坎离匡廓”，便是以乌兔为药物。“运轂正轴”，便见万事、万化皆生于心。而“正”之一字，又肯綮中之最肯綮者，盖不正，则有作有为，悉归邪妄矣。

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

牝牡四卦，乾坤坎离是也。橐籥者，配合乾坤，运行离坎，其中真气往来消息，如冶人之橐籥，一开一阖，直与天地之气相为流通。然四卦者，即六十卦之纲领，四卦运，则六十卦皆在其中。而是药者，又即是火矣。“覆冒阴阳之道”者，丹道不外乎阴阳，阴阳不离于药火，药火不出乎四卦。

犹御者之执衔轡，有准绳，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

犹御者，是借上文“运轂”之义而立言。运轂者，在马则有衔轡准绳，在行则有规矩，在途则有轨辙，皆一定不易之成度，要在处中之人，六轡在手，执之有法，则自然可以制外，而动无覆败之虞。丹法亦然，故下文遂言准绳、规矩、轨辙之度。而“中外”二字，分明露出“药自外来，丹由中结”之义，读者所宜深味也。

数在律历纪，

数，成算也。言丹道，虽若玄之又玄，然其运用之法，却有成算。律历纪者，丹法之成算，犹御者之准绳规矩也。天地之化，虽无无穷，然亦不过一阴一阳，往来消息而已。圣人则之十二月以为历，积之十二年以为纪，而又取其声气之元，候之十二管以为律，皆一义也。学者苟能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则作丹之法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

“月节有五六”者，每月五日一候，六候一节，而五与六共三十日也。如立春之节，五日而鸡乳，五日而征鸟厉疾，又五日而水泽腹坚，是为雨水之中气。又五日而东风解冻，又五日而蛰虫始振，又五日而鱼陟负冰，然后交二月之节气，是月节五六，一月之定候也。“经纬奉日使”者，经者，南北长短之位，即《悟真》所谓“前行、后行”也。纬者，东西往来之用，即《参同》所谓：“龙西虎东，建纬卯酉”也。一经一纬，皆药火自然之运用。奉日使者，玄化之宰，每日必以使者值符，比之丹法则以屯值朝符，蒙值暮符，而一经一纬，无不奉之日使。奉则五候六节，皆可积日而成矣。自此以下，皆详“经纬奉日”之义。

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值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终则复更始。

此举一月之火候，以见“经纬奉日”之义。“兼并为六十”者，运火之法，一日两卦，三十日凡用六十卦也。“刚柔有表里”者，丹法六时进火，六时退符，进火是用刚也，退符是用柔也。刚者为表，则柔者自当为里。“表里”二字，亦取阴阳符合之义。用火之法，朝屯暮蒙，各依次序，卦数既终，自宜更始。既未者，既济、未济，卦数之终也。昧爽者，来月之朔旦也。朔旦，则屯又值事矣。此举一月之火候，以准一年。

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

上言丹法既以卦数受值矣，至其温燠凉寒之度，又以日辰准之。盖火候之有温燠凉寒，乃阴阳进退自然之消息。一日之中，六时进火，自子至巳，即四时之春夏也；六时退符，自午讫亥，即四时之秋冬也。进则为动，退则为静。内体，即卦之朝屯也；外用，即卦之暮蒙也。举一日之火候，则一月一年，居可知矣。

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又总结之，以明丹道之与天道、易道无不相准。盖赏罚喜怒者，火候文武参惨舒之用也。天道，春一嘘而万物以生，秋一吸而万物以肃。《易》书爻辞，喜而扶阳，怒而抑阴，莫非消息自然之理。丹法进火退符，一准是道，故昏则宜寒，为罚为怒；明则宜暑，为赏为喜。一日之中，而四时之气，莫不毕备。要皆顺其自然，而非有所矫揉造作于其间者，如是则吾身之五行，各得其序，而丹道可望其成矣。

乾坤二用章第二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乾坤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

首句是《易·大传》之辞，魏公引之，又自注云：“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设位者，列乾坤配合之位也。易谓坎离。”分明是申上章“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之义。“坎离者，乾坤二用”，何谓二用？盖坎离者，乾坤之交而成者也。邵子曰：“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深得坎离二卦之旨。盖乾交于坤，中乃虚而成离，坤以时行中，或动而成坎，乾坤立配合之体，坎离妙运行之用。观之天地设位，日月交光，而森罗万象，皆由此出。无坎离，是无日月也。天地不能无日月，丹法不能外坎离。其在吾人，则“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者，离之精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者，坎之精也。如此指示，大煞分明，要在吾人盗其机而逆用之耳。

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匿，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纪纲。

六十卦用之，则有爻位，如朝屯暮蒙，各有次序。惟此坎离二用，是药是火。往来上下，莫非二者之周流，但幽潜沦匿，隐秘而不可见。虽不可见，而其中却有变化，故顺之则人，包囊万物；逆之则丹，为道纪纲。二用之妙，有如此者，论至于是，则坎也、离也，不在爻，不在位，不在易，而在吾人矣。

以无制有，器用者空。

潜匿则无也，变化则有也，是无中生有，虚里造实。故以无制有，乃先天丹法之妙用，观于器用者空，得非以无，制有之谓乎？“器用者空”，言器之所以为器者，皆以空中而生妙用。《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盖如此。然又须知空之与器，本不相离，使离器以求空，又非空矣。故法身无相，终不离于色身之中。二用无常，亦岂外于互藏之宅。

故推消息，坎离没亡。

消息者，火候之运也。推其消息，以准火候，则朝屯暮蒙，以至既未，终而复始，莫非六十卦爻之妙用，又何坎离之可见哉！惟不可见，所以既谓之无，而又谓之空也。盖坎离是药，消息是火，药则互藏而难见，火则一定而可推也。

中宫土德章第三

言不苟造，论不虚生，引验见效，校度神明，推类结字，原理为征。

天地设位，日月交光，而生万物，此效验之实体，神明之至德也。魏公作《契》，有见于此，而又引申其类，以考古人结字之原。如叠“日月”而成“易”，合“日月”而成“丹”，皆不外此交光之义，乃知神仙丹道至理所寓，其所取证一理而已。然则，言岂苟造，而论岂虚生者哉？

坎戊月精，离己日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

.....
.....
.....

第五卷 屯字集

悟真篇诗小序⁸⁸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述

《悟真篇》者，紫阳真人所作也，三贤注⁸⁹之详矣。但篇章浩瀚，读者病焉，予会其意，作为小序，冠诸篇首，比之毛公《诗》云⁹⁰。

七言律诗一十六首

（以准二八一斤之数）

圣师难遇，大道希闻。幻化非坚，徒竞华荣。悲悯后生，警悟第一。

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
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
只贪利禄求荣显，不顾形容暗悴枯。
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

⁸⁸ 小序，毛诗有大序小序，合称毛诗序。大序为全书之序，小序在每篇诗的开头，解释主题。陆氏的小序，也是仿照毛诗的体例的。

⁸⁹ 三贤注，指《悟真篇三注》，题名“紫贤薛道光、子野陆墅、上阳子陈致虚注”。此书中所收薛道光注，据考证应为翁葆光注。

⁹⁰ 毛公，《汉书》“儒林传”言毛公是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

石中烁火，以喻流光之倏忽；水上浮泡，以比幻身之脆薄。“只贪”二句虽开说，意却相属，盖形容之所以枯悴者，由于贪利禄也。贪则心火炎炽，火燃水干，故精枯而形自槁。广成子云：“毋劳尔形，毋摇尔精，毋使尔思虑营营”，实长生之要诀也。“无常”二字，最宜警省，识得无常，必有真常者在，非道而何？纵负贤才而不知道，非丈夫也。噫！“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可胜愧哉！

蜉蝣之朝，而拟百年。大药不修，悯之愚痴。速炼第二。

人生虽有百年期，寿夭穷通莫预知。
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内已眠尸。
妻财抛下非君有，罪业将行难自欺。
大药不求争得遇，遇而不炼是愚痴。

或问：佛言性体本空，罪福何有？仙翁此诗，独以罪业为言，无乃诬乎？曰：凡人罪业不出身口心意，皆吾平日气质所为，与本性无与，但熏习渐染，反遭遮障，颠倒迷惑，以致临行未能解脱，胸挂轮纲，各随其业之所造以为果报。故天堂地狱一切，皆吾心之所为，除非了心之人，脚根廓尔，无有罣碍，乃能空诸罪性。佛经所谓：“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永嘉禅师亦云：“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夙债”。世有不信轮回罪业之说，以为死则魂归于天，魄降于地，纵有镬汤碓磨，复有何身可受，不知尔自梦中忽遇魔境，及诸笞撻痛楚苦恼，伊谁受之？如幻梦未醒，只见苦耳，莫更执迷，早求解脱。

天仙炼药，金丹为宗。推情合性，驾虎从龙。五行四象，各禀中宫。
功成道就，飞步玉京。天仙作用第三。

学仙须是学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
二物会时情性合，五行全处龙虎蟠。
本因戊己为媒聘，遂使夫妻镇合欢。
只候功成朝玉阙，九霞光里驾翔鸾。

此诗三贤所注，明白详备，无可赞一词矣⁹¹！但紫贤多“以法追摄”四字，遂起后来邪僻之宗。然则何谓“以法”？曰：“颠倒坎离，盗机逆用，是谓以法。”何谓“追摄”？曰：“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是谓追摄。”世人但知二物有相合之情，而不知药物不匀，不敢会也；言语不通，不可会也；消息不真，会无益也。噫！“会”之一字，可易言哉！

玄玄更妙，颠倒坎离。决定浮沉，迭更宾主。铅至汞留，深潭耀日。
丹法第四。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缘我独异于人。

⁹¹《悟真篇三注》（节录）：道光曰：“欲学天仙，惟金丹真一之气，非后天地生五金八石，……及自身津精气血液有中生有等物也。惟真一之气，圣人以法追摄于一时辰之内，结成一粒，号曰金丹，又曰真铅，又曰阳丹，又曰太一含真气。人得饵之，立跻圣位，此乃无上九级上品天仙之甲妙道，世人罕得而遇也。……且真一之气，生于天地之先，混于虚无之中，恍惚杳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如之何凝结而成黍米哉？圣人以实而形虚，以有而形无。实而有者，真阴真阳也，同类有情之物也；虚而无者，二八初弦之气也，有气而无质者。两者相形，一物生焉。所谓一物者，真一之气，凝而为一黍之珠者也。经曰：元始悬一宝珠，大如黍米，在空悬之中者，此其证也。圣人恐泄天之机，以真阴真阳取喻青龙白虎，以两弦之气取喻真铅真汞也。”子野曰：“天仙非金丹不能成道，且道金丹是何物？咦，分明元是我家物，寄在坤家坤是人。所言二物者，何物也？我与彼也。彼我会，则情性和而五行备。龙虎即情性而已。且道这个‘会’字如何会？有用用中无用，用功功里施功。咦，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戊己，乃中也。中者，得其正位。戊己者，意土也。彼我之意相合，则夫妻之情欢悦而得矣。苟阴之意虽欲求阳，而阳之意未欲求阴，则阴阳抗衡，不相涉入，则物不生矣。所以戊己为生物之乡，生物系乎意也。真土无位，其意无形，神哉神哉！”上阳子曰：“盖天仙除金丹之道，则余无他术矣。金丹乃阴阳之祖气，即太极之先，天地之根也。所谓二物者，一乾一坤也，一有一无也，一离一坎也，一男一女也，一龙一虎也，一铅一汞也，一玄一牝也，一戊己也，一精一气也，一彼一我也，一己一身也，一金一木也，一阴一阳也，皆云二物。……惟先天混元真一之气，乃产于二物之内。故夫一阳者，本乾也，因贪痴之后，乾之一阳乃寄于坤之中，交而成坎，故一阴者，乃坤也，因错乱之后，坤乃破乾之全体，损而成离，则离中之物，唯汞而已，坎中之物，却名曰铅。铅从白虎而生，故曰虎之弦气。汞从青龙而出，故曰龙之弦气。……戊己为媒娉者，媒者，所以通两家之消息；娉者，所以传一时之过送。然有内亦有外，在外者，即泥九翁云‘言语不通非眷属’之谓也；在内者，戊己为乾坤之门户，为阴阳之往来，为龙虎之起伏，为男女之媒娉，以其铅西汞东，间隔千里，若非戊己两相媒娉而会合之，则何由得产真一之气哉！……交媾只半个时，即得黍米之珠，是以不为万物不為人，乃逆修而成仙作佛者，此为金丹之夫妻也。虽然家家有之，而非自家所有者，盖其见之不可用也。欲若求之，大要法财，必于神州赤县者，为其用之不可见也。夫欲修此金丹，必先炼己以待阳生之时，若无炼己之功，则二物虽会，媒娉虽合，夫妻虽真，将见铅至而汞失应矣。上古仙圣师，必炼此金液大还丹，而后白日腾空，如黄帝之鼎湖，张、葛、许之飞升。”

自知颠倒由离坎，谁识浮沉定主宾。
金鼎欲留朱里汞，玉池先下水中银。
神功运火非终旦，现出深潭日一轮。

紫贤“以法追摄”⁹²，正应此章，法字、妙字，深有趣味。《石函记》云：“妙者，少女，少女象兑。”颠倒者，交泰之义。“浮沉主宾”四字，最为肯綮。盖铅体本重，须激其浮而取之。《参同》所谓：“二者以为真，其三遂不入”，是识浮沉也。“饶他为主我为宾”，是定主宾也。“欲留”、“先下”，子野得之⁹³。深潭，大渊也。日一轮，太阳也。非终旦，一时半刻也。

丹饵归腹，玄珠呈象。卦火符合，果熟胎圆。伏养第五。

虎跃龙腾风浪粗，中央正位产玄珠。
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
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枢。
须知大隐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静孤。

紫贤注内，“进水”二字⁹⁴，不若改言“退火”。盖火退一分，则水进一分，然身中之水如何进得？

⁹²《悟真篇三注》律诗第三首道光曰：“惟真一之气，圣人以法追摄于一时辰之内，结成一粒，号曰金丹，又曰真铅，又曰阳丹，又曰真一精，又曰真一水，又曰水虎，又曰太一含真气。人得饵之，立跻圣位，此乃无上九级上品天仙之甲妙道，世人罕得而遇也。”

⁹³《悟真篇三注》：子野曰：“我本离而反阴，彼本坎而反阳，上下反常，故称颠倒。彼铅而沉，沉乃降；我汞而浮，浮乃升。以汞制铅，彼为主而我为宾矣。……金鼎喻我，玉池喻彼，欲我身中之汞住，复得玉池之银制之，则不致飞走。银即铅也。火即阴阳之气，合而内行，内行则温而和，所以能融物之真，使其交姤。阴阳之气不合，即非火矣。”上阳子曰：“金鼎玉池，道光所注不出颠倒之机，而又失‘欲留先下’之义。子野以金鼎喻我，玉池喻彼，此却合紫阳翁之意。何哉？缘自己之津精气血液者，朱里汞也，不可令其走逸，故云‘欲留’。如彼之华池灵液、丹井甘泉者，水中银也，即先天一点真气，故云‘先下’。又欲留者，但令其住而不令其去，要取于人而不失于己。先下者，彼到而我待之，铅至以汞迎之，坎动而离受之，金丹之道，先要明此‘欲留先下’四字之旨。”

⁹⁴《悟真篇三注》律诗第五首道光曰：“晨昏者，昼夜之首也。子时为六阳之首，故曰晨；午时为六阴之首，故曰昏。晨则屯卦直事，进火之候；昏则蒙卦直事，进水之候。一日两卦，始于屯蒙卦，终于既济未济，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故曰翻卦象。”

长生大药，人人本具。咄矣迷徒，管窥弗广。破迷第六。

人人本有长生药，自是迷徒枉摆抛。
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生处坎离交。
井蛙应谓无龙窟，篱鷁争知有凤巢。
丹熟自然金满屋，何须寻草学烧茅。

此篇甘露、黄芽，紫贤只言丹之异名，但未详解其义。《老子》云：“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纯阳翁云：“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皆阴阳会合，和气而成。要知甘露，乃玉浆也，雪山醍醐也，自上而下曰降，降则入于中宫而丹结。黄芽者，真铅之别名。《参同》云：“将欲制之，黄芽为根。”黄者，中黄之炁；芽者，生机之萌。言黄芽生处，便当交媾坎离，非谓必待坎离交媾然后黄芽生也。若交媾已罢，则此黄芽又种于戊己之宫，而以渐滋长矣。纯阳翁云：“白雪黄芽渐长成”是也。丹熟，则点化凡质而成圣体。寻草烧茅，纵能点化金石，与己何干，况万无可成者乎？“烧茅”二字，不知何义⁹⁵。愚意若茅柴之火，不能久耳。

药自胡生⁹⁶，西南得明。金本从月，三日受符。采归土釜，配我流珠。
两弦之炁，二八相当。产药川源第七。

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土。
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
送归土釜牢封固，次入流珠厮配当。
药重一斤须二八，调停火候托阴阳。

药者，真铅之炁，先天乾金也。西南坤位，坤土能生兑金，故曰“本土”。金能生水，水一动，则金炁将泄，故当乘癸生之候，而急采此金为大药。生者，生机也。上阳子云：“癸动后而生铅，若望远，则药老而就亏矣，故不堪尝也。”

或问：药嫩何以可用？

⁹⁵ 陈撄宁《读知几子〈悟真篇集注〉随笔》：“七律第六首末句云：‘何须寻草学烧茅’。所谓寻草者，寻药草也。所谓茅者，盖指江苏省句容县之茅山。宋朝以前，茅山素以奇怪法术著名，故点金术中，有一派做手，叫做茅法。烧茅者，谓依茅山所传之法烧炼外丹也。若认为茅草之茅，则大误也。”

⁹⁶ 胡，疑为“月”字之误。

曰：造化之气，成功者退，将来者进，喻如酿酒，三日之酵，浮而致之，可变千瓮。此时气味虽薄，而生机淳然，若已熟为酒，则不复可用矣。采药取嫩，意正如此。

此篇三贤多有口诀⁹⁷，盲师皆莫之知，妄意揣度，殊可嗤笑。“须二八”三字，最宜深味，盖不均，则不和，而当不过矣。

二八相当，交感自然。阴阳得类，真汞真铅。同类为真第八。

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

阴阳得类方交感，二八相当自合亲。

潭底日红阴怪灭，山头月白药苗新。

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

此篇所论，铅汞下一“真”字，以别于凡。盖真则无质，而凡则有相也。三黄四神，金石之类，与夫众草，皆人间有形渣滓之物，非我气类，安肯合体而居？惟有阴阳得类，二八相当，乃为合妙。《参同契》云：“欲

⁹⁷《悟真篇三注》：道光曰：“药在西南，收归戊己。采及其时，下功有日。夫西南是坤方白虎之地也。又坤方亦月生之处，故曰本乡。月是金水之精也，上下两弦金水合气而生。是以金丹药物生产川源之处，实出于坤地。铅遇癸生者，时将子也；金逢望远者，月将亏也。月之圆缺，存乎口诀；时之子，妙在心传。周天息数微微数，玉漏寒声滴滴符。此真人口口相传之密旨也。奈之何旁门纷纷以圭丹为铅金，用天癸时采取，有同儿戏。”子野曰：“药出西南是坤位，欲寻坤位岂离人。分明说破君须记，只恐相逢认不真。癸者药也，迎其药之将生，则急采之，方可用，苟迟则药已生质矣。若质一生，则为后天之物，所谓见之不可用也。此时水源至清，有气无质，一日仅有一时也。……金逢望远，喻采药失时，药气过矣，如望后之月，日亏一日，谓之不堪尝。鉴本自明，因尘蒙而遂晦；铅珠独露，缘癸积而渐藏。尘去则鉴体依然，癸尽则铅华仍见。铅当急采，恐癸水渐渐而复生。金亦如之。借鉴尘昏昏而而喻，采得癸生之药，入于丹田，则当牢固封闭，毋令渗漏以走灵药。次运自己之阴汞，配合为一，结成圣胎。封闭之法，《参同契》云：‘离气纳荣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希言顺洪蒙’之谓也。”上阳子曰：“《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西南为坤同类之地，铅所由产药，在彼而生。兑乃代坤，抱阳成坎，兑之初癸是为真阳，真阳初动，乃曰癸生。天地以七日而来复，复，子也；太阴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人身以三日而看经。经，铅也。癸动而后生铅，铅之初生名曰先天真一之气，此气号曰金华。言铅言癸而不言水者，取其气也。铅生于癸后，阳产于铅中，采此真铅，借云炼丹，其功只半个时，此合大造化也。故一月止有一日，一日止有一时。夫此一时，最不易得也，以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生生化化之真机。逆而修之，超凡入圣，故仙翁以‘癸生急采’为最切，送归土釜，配以流珠，调其火候，以成圣胎。仆今泄天地之机者，欲明仙翁切切之意，上士于此有悟，则宜勤行而勿疑。其中调停细密之旨，在人尽心而力行，深究其妙。”

作服食仙，须求同类者。”又云：“同类易施功，非种难为巧。”“潭底”二句，三贤皆失本旨，只缘泥着“铅汞”二字。盖“潭底日红阴怪灭”，喻阳能炼阴也。日为太阳之精，先天真铅是也。月无光，借日以为光。山头月白，乃出庚之月，借光尚微，其体纯白，此时药苗正新，乘此时而采之，则现出深潭日一轮，而群阴将尽剥矣，皆指真铅而言。山头月白者，艮为山，坎为月，先天坎艮之方，月出之所也，以为昆仑峰顶，错⁹⁸矣。

或问：如诗所论，皆指真铅，何为真汞？

曰：仙翁直为真铅难识，故反覆歌咏以明产药之川源。交感之情性，配合之斤两，盖虽在外，而实与金石草木有形有质者迥不相同。若真汞，则凡四大一身，阳里阴精皆是也。识得真铅，则道其在是，若三家相见，俱死归土，则又皆号为真铅矣！

生我之门，中有阳精。不求同类，独修无成。穷取生身第九。

阳里阴精质不刚，独修一物转羸尪。
劳形按引皆非道，服气餐霞总是狂。
举世漫求铅汞伏，何时得见虎龙降？
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还元是药王。

⁹⁸ 按：错，原书作“凿”，误。据文义改。

此篇《三注》甚详⁹⁹。但紫贤所言，龙虎铅汞，过于分晰，反觉有可商议。盖真铅真汞者，坎离互藏之精，所谓乌兔药物也。以其狞恶而嗜人，故谓之曰虎；以其猖狂而难制，故谓之曰龙，其实喻言耳，非二物也。今以真龙真虎为二八，以真铅真汞为二弦之炁，不知“二八弦炁”四字本不可分。盖上下二弦，各去朔望八日，此时阴阳均平，故言二八，以取“相当”之义。所以相当者，炁也。二八弦炁，果可分乎？此非晰理之精者，不足以语此。

.....
.....
.....

《悟真篇》后序

切以人之生也，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境朗然，神珠廓尔，则何以使诸

⁹⁹《悟真篇三注》：道光曰：“阳里阴精，己之真精是也。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荣卫一身，莫大此。油枯灯灭，髓竭人亡，此言精气实一身之根本也。奈何此物属阴，其质不刚，其性好飞，日逐前后便溺、涕唾汗泪，易失难擒，不受制炼。若不得混元真一之丹以伏之，无由凝结以成变化。若或独修此物，转见羸厄，按引劳形，皆非正道。餐霞炼气，总是狂徒。……如钟离翁云：涕唾精津气血液，七般灵物总皆阴。若将此物为丹质，怎得飞身上玉京。一身之中，非惟真精一物属阴，五脏六腑俱属无阳。……真龙真虎，二八是也；真铅真汞，二弦之气是也。此道至简不繁，至近匪遥。胡不思仙翁直指二物所产川源之处，身从何生？命从何有？返此之本，还此之元，颠倒修之，即得真龙真虎自降，真铅真汞自伏。非药中王，其孰能与于此哉！”子野曰：“《易》云：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始我之有此身也，亦由父母精媾而生，倘有父无母，有母无父，身从何有哉！作丹之要，与生身意同，但有逆顺之不同尔。顺则生人，逆则生丹，逆顺之间，天地悬隔。”上阳子曰：“只为世人执己而修，则千条百径，无非旁门者矣。仙翁垂悯，直言‘穷取生身处’，岂不忒露天机，此正合钟离翁云：‘生我之门死我户’之义，大哉！……若执一己而修，岂能还其元而返其本？又将何而回阳换骨哉？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真铅，必从一初受气生身之处求之，方可得彼先天真一之气，以还其元而返其本也。此谓男子修仙之道如此。女人修仙则以乳房为生气之所，其法又简。是以男子修仙曰炼气，女人修仙曰炼形。故女修炼先积气于乳房，然后安鼎立炉，行太阴炼形之法，其道易成者，良有妙旨。”

相顿离，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然其明心体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则刀兵乌能伤，虎兕乌能害，巨焚大浸乌足为虞？达人心若明境，鉴而不纳，随机应物，和而不倡，故能胜物而无伤也。此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也。

原其道本无名，圣人强名；道本无言，圣人强言耳。然则名言若寂，则时流无以识其体而归其真。是以圣人设教立言，以显其道，故道因言而后显，言因道而反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钝，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黄老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故《道德》、《阴符》之教，得以盛行于世矣，盖人悦其生也。然其言隐而理奥，学者虽讽诵其文，皆莫晓其义，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诀，纵揣量百种，终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岂非学者纷如牛毛，而达者乃如兔角也！

伯端向己酉岁，于成都遇师授丹法。当年且主公倾背，自后三传与人，三遭祸患，皆不逾两句。近方忆师之所戒云：“异日有与汝解缰脱锁者，当宜授之，余不许。”尔后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药本末。既成，而求学者凑然而来，观其意勤，心不忍秘，乃择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故知大丹之法，至简至易，虽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则立超圣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许轻传于非其人也。而伯端不遵师语，屡泄天机，以其有身，故每膺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惧克责！自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镬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

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药物、火候细微之旨，无不备悉。好事者，夙有仙骨，观之则智虑自明，可以寻文解义，岂须伯端区区之口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赐，非伯端之辄传也。其如篇末歌颂，谈见性之法，即上之所谓无为妙觉之道也。然无为之道，齐物为心，虽显秘要，终无过咎。奈何凡夫，缘业有厚薄，性根有利钝，纵闻一音，纷成异见，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无非一乘，而听学者随量会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后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如其习气尚余，则归中小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时元丰改元戊午岁¹⁰⁰仲夏月戊寅日张伯端平叔再序

¹⁰⁰ 元丰改元戊午岁，公元 1078 年。

跋

上《悟真篇小序》一卷，亦方壶外史所著之一。初偶得明刻本《丛编》于名宿某公，检之较世所传本多若干种，殊可贵，什袭藏之有年矣。辛亥¹⁰¹以还，书籍多散佚，而《丛编》完然幸存，惧其久而失也，谋诸友已与之板而行矣。岁丙辰¹⁰²作广陵游，邂逅汪乐川先生，以手录是篇并《丛编》目录见示，曰：“《丛编》中原有此，曷补刻之。”始知向所藏本已阙是篇，故目录自屯字以下皆无也。乃录副本以归，第尚阙数页，忆陶式《悟真约注》¹⁰³引《小序》独详，欲据而补之，而是书又未在行篋，索诸肆亦

¹⁰¹ 辛亥，公元 1911 年。

¹⁰² 丙辰，公元 1916 年。

¹⁰³ 陶素耜，原名式玉，道号存存子，自号清静心居士、通微道人，又号霍童山人。

不可得，既置之矣。友人陶君忽觅得别一抄本，亦一汪姓所藏，亟假而校录之，阅旬日《约注》亦至，复据而勘焉，遂成全帙。夫是篇之成，前后皆由于汪、陶，何相值之巧欤？于戏，岂偶然哉？爰急付手民，庶完《丛编》之旧。惟是展转抄写，难免错落，既无他本可据，而《约注》所引，亦略有去取。倘有明哲君子，正其帝虎弥其夺漏，是固百祷以俟者也！

岁在强圉大荒落¹⁰⁴端阳日古新淦黄遽

第六卷 蒙字集

崔公《入药镜》测疏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谨测

先天炁，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

夫学道之人，大要先识药祖。所谓药祖，乃鸿蒙始判之炁，丹家谓之

少时才华益盛，后来往于霍同洞天，遇师授以修养秘法，遂焚时艺之文，作此《道言五种》，以传后世。陶氏与《参》、《悟》集注作者仇知几先生友善，常相互印证丹法。

《悟真篇约注》，陶素相引证翁葆光、陆子野、陈致虚、陆潜虚、戴同甫、李文烛、甄九映、仇知几等诸贤之注，于每章首列一正解于前，继可互相参证者分列于后，末参己意以补各注之未及。

¹⁰⁴ 强圉大荒落，丁巳，公元1917年。

先天真乙之气者是也。其产也，有川源；其生也，有时节；其采之也，有铢两，有法度，得而用之，以合己汞，然后还丹可成，而神仙之能事毕矣！盖先天药祖，原吾故物，自夫窍凿之后，日改月化，而度于后天，故阳里含阴，其质不刚，势必不能以久存。圣人知其如此，故于同类互藏之中，求其所谓先天真乙者，盗其机而逆用之。丹经所谓“取坎填离”、“流戊就己”、“推情合性”，旨意皆不出此。既合我身，则吾身之所谓后天气者，亦复与之混合和融，如君臣之庆会、夫妇之谐偶，欢忻交通，畅美和悦，不言可知，故云“似醉”。《参同契》云：“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翠虚篇》云：“精神冥合气归时，骨肉融和都不知。”非真造而实诣者，不足以语此。

日有合，月有合，穷戊己，定庚甲。

夫丹有药物，有火候。丹法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县¹⁰⁵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药火之消息，于日月各有所合。日有合者，以日之早晚为火候之进退也。《参同契》云：“日晨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是也。月有合者，以月之弦炁定药材之铢两也。《参同契》云：“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是也。然而丹象日月，其义最精，不可一端而取。《参同契》云：“坎戊月精，离己日光。”要知坎纳戊土，即真铅也，是谓兔髓；离纳己土，即真汞也，是谓乌精。丹法以乌兔为药材，非有他物，不过取坎离互藏之精，盗其机而逆用之，使之流戊就己云耳！且坎离之中，各藏真土，是以其光互借而不相铄，以至生庚生甲，递为消长。生庚，则坎戊生铅也；生甲，则离己生汞也。生庚，则震兑还乾也；生甲，则巽艮归坤也。以此观之，则所谓上弦半斤之金，下弦半斤之水，其铢两可定，而屯蒙火候之消息，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上鹊桥，下鹊桥，天应星，地应潮。

既知药火，当明采取，而采取之诀，关系天机，微妙闳密，神仙直以口口相传，不立文字。吾今隐而注之，知者自悟。鹊桥者，天河所驾，以通牛女之往来。二七之期，应时而度，取义甚微，人身上下亦复有此。金公归舍，从此桥而上之；醍醐灌顶，由此桥而下之，是皆百姓日用之中，嫖褻而不可致诘者，诘知神仙关键、济渡津梁？舍此而独修一物，则非所以语道矣。何谓“天应星，地应潮”？曰：此药符也。少阳之精，流而为星；大气之动，嘘而为潮。人身之中，亦自应之。故金精发祥，景星呈彩，汛潮将至，白气先驱，以是为符，思过半矣！然而，单符单诀，非师莫传，

¹⁰⁵ 县，恐疑作“悬”或“显”字。

意见揣摩，终难下手。¹⁰⁶

起巽风，运坤火，入黄房，成至宝。

此亦催火入鼎之诀。坤火者，先天药祖也。坤位西南，为产药之川源，故曰“坤火”。巽风者，息也。《易》广八卦，于巽为鼻。鼓巽风者，所以运坤火也。盖冶人之陶铸也，火未炽，急以橐籥鼓之。巽风者，吾人之橐籥也。迨夫真炁既动，运剑追来，疾驾河车，上昆山，下鹊桥，降重楼，过绛宫，入黄房而休焉，则大丹凝而至宝结矣。黄房，即黄庭，乃大丹凝结之处。《度人经》云：“地藏发泄，金玉露形”，岂人间凡宝之谓哉！

水怕干，火怕寒，差毫发，不成丹。

金丹大药，不出水火。水火，即铅汞也。学人临馭丹炉，匀调水火，自有铢两。《参同契》云：“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盖以药苗方茁，取其至嫩，无过二分之水，急以二分之火合之¹⁰⁷，甚为轻清，稍有毫发差殊，非太过而燥滥，则不及而干寒。学人知有度于后天之患，未免迎机而取，此时危桥倏度，虎穴方探，疑惧一生，翻成索缩，故火之所怕者寒也。若乃调鼎无功，或君骄亢，天人合发之际，否塞不通，水亦有时而干。要知金液还丹，乃

¹⁰⁶ 李涵虚《无根树词注解》：“天比上，地比下，阳生之时，眉上有点星光，昔人谓为天应星；腹中有浩浩潮气，昔人谓为地应潮，药生朕兆，原有如此，良不诬也。悟元以天之星辉、地之潮湿，比阳气初生，不大不润，亦是一解。更有以《入药镜》为言者，天应星指上鹊桥，地应潮指下鹊桥，均有妙理。然吾窃闻之，应星应潮，以应月应时言，即星悟月，即潮悟时，此正是大还丹要紧火候。余摘《参同》数语，以为印证。《参同》云：‘金计十有五，水数亦如之。临炉定铢两，五分水有余。二者以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与之俱。’此即应星应潮之正义也。金必十五两重者，金准月数，取金精壮盛之意。五千四十八日，天真之气始全，十五两金能生十五分水，上半月十五日是也。水数与金数相应，即潮数与星数相应。若金水不足，则真水不生，此谓天不应星、地不应潮，何以定铢两乎？若要应星应潮，就以上半月之十五日为定，自朔至望，以一日半为二分，两个一日半，三日出庚矣。这才是二分真水，天也应星，地也应潮。若至初五，则是三分，三分不入用；若至初八，则是五分，五分更有馀，均非应星应潮也。必以二分之水，配以二分之火，乃是真应星、真应潮，二者坎水之真信，金初生水，刚到二分时候，水源至清，有气无质，即白虎首经也。虎正吐气，龙即以二分真火迎之，炼为丹本。至于生二分水之金，又必要等至十五，金精始旺，水潮乃生，所谓二七之期，真铅始降，此是应星应潮也。”

¹⁰⁷ 李涵虚《无根树词注解》：“或者问火何以必须二分？曰：一时功夫，分三符六候，止用一符二候之火，斯龙虎平匀，相吞相啖。到达时候，必要执剑降龙，拿绛伏虎；运罡斡斗，归于中宫，日月交精，烹之炼之，则正道得矣。”

戊己和气纽结而成。若始上不降，而下不升，天不氤而地不氲，既失自然之和，或生意外之变，金丹胡自而成哉？

铅龙升，汞虎降，驱二物，勿纵放。

铅龙者，红铅火龙也；汞虎者，黑铅也。铅汞，乃药物之别名，分属两家，各以东西而称龙虎，故曰“铅龙汞虎”，与“震龙兑虎”其义相通。又有称“虎铅龙汞”者，则以互藏之精言之。铅龙升者，升而就虎也；汞虎降者，降而降龙也。二物，即“铅龙汞虎”。作丹之法，采取知时，铢两既定，驱此二物，交战于戊己之宫，更当慎密持盈，不可纵放，以取虞失。《参同契》云：“固塞其际会，务令致完坚。”《悟真篇》云：“送归土釜牢封固”。《四百字》序云：“铅汞归真土，身心寂不动”，意盖如此。若使天君纵佚，则姤女逃亡，而黄房之宝，终不可就矣！“驱二物，勿纵放”六字，最为肯綮，金丹之道，彻首彻尾，无过此诀。大要识得是谁驱之，全仗黄婆作主。

产在坤，种在乾，但至诚，合自然。

《悟真篇》云：“依他坤位生成体，种在乾家交感宫。”盖乾坤鼎器，药物所产之乡也。乾坤各有所产，而此但云“产在坤”者，盖以先天药祖，西南乃其本乡¹⁰⁸。而纯阴至静之中，忽有一阳来复，所谓“静极而动，动而生阳”。天心建始，萌于坤下，采而得之，入我中宫，是谓“家园下种”，从此温养栽培，则有十月火功。而火候之法，则“至诚自然”，实为要诀。《参同契》云：“按历法令，至诚专密。”《悟真篇》云：“漫守药炉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纯阳老师云：“丹灶河车休矻矻，鹤胎龟息自绵绵。”盖观天地之道，诚故不息，不息正所以为自然也。金丹之道，法此而已。若乃朝行而暮辍，或助而或忘，非火燥而丹伤，则火冷而丹散，又岂“至诚自然”之谓哉？然所谓自然，更有深旨，师示我云：“顺自然，非听自然也”，妙哉！妙哉！

盗天地，夺造化，攒五行，会八卦。

天地定位，日月交光，而万物之生也，终古不易，此天地之丹法也。

¹⁰⁸ 李涵虚《道窍谈·鼎器直说》：“盖自先天乾金，隐居坤位，此时阴中含阳，虽似坎中有一，而水底潜形，秘而未露。迨至水中金现，有如兑西月出，方为可用之金。而采以一符之顷，此正有气无质之时也。取于兑，犹之取于坎。产于兑，犹之产于坤。然非乾父之精光，不能产此大药也。”

圣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故以乾坤为鼎器，以乌兔为药物，而盗其机于互藏之宅，逆而修之，以仙其身。至于火功精密，则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攒归鼎内，夺三千六百之正炁，逆纳胎中，无非盗天地之机，夺造化之巧。若乃金水合处，木火为侣，浑沌一家，都归戊己，则五行攒矣。坤生震兑乾，乾生巽艮坤，则八卦会矣¹⁰⁹。丹法之妙，有如此者，故予尝谓：丹法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屈伸往来¹¹⁰，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识之？

水真水，火真火，水火交，永不老。

金丹大药，不出水火。水即坎宫之真铅也，火即离宫之真汞也，此乃造化二五之正炁，外是而言药物，则为非类非种，自不可以合体而居，故称之为“真”，以别于凡。然水性润下，火性炎上，逆而修之，则水可使升，火可使降，所谓“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生处坎离交”。自尔滋液润泽，施化流通，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是矣！

水能流，火能焰，在身中，自可验。

夫水之能流，火之能焰，皆本性之自然。即观人之身中，感合而精，感悲而泪，感愧而汗，感风而涕，周流四大，莫非神水之洋溢¹¹¹。至于五

¹⁰⁹ 李道纯《中和正脉·中和集》：“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谓长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谓长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谓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离，离再索而得女，是谓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谓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兑，兑三索而得女，是谓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谓八卦。”

¹¹⁰ 《周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¹¹¹ 曹文逸《灵源大道歌》“在体感热即为汗，在眼感悲即为泪。在肾感念即为精，在鼻感风即为涕。纵横流转润一身，到头不出于神水。神水难言识者稀，资生一切由真气。”陈撄宁注解：“神水这件宝物，它本身的道理太玄妙，颇难以言语形容。而且世间有学问的人虽多，识得神水的人却很少。须知汗泪涕唾精血等等，都是神水所生，神水又是真气所生。人身若没有真气，神水就不免要干枯。神水既然干枯，于是乎有眼不能视，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嗅，有舌不能尝，有生殖器不能生育，有四肢百节不能活动。到了这个地步，离死也不远了。”“自先天无形的真气，一变而为有形的神水。自有形的神水，再变为不仅有形而且重浊的涕唾精血汗泪等物。其中显分阶级。可知本篇所谓神水，乃先天无形真气变后天有形物质时，中间过渡之物。今世医家学所谓内分泌者或不无关系。……可知神水之根乃先天，而神水则非先天矣。……涕唾精血，是指后天。而灵泉神水，则是先天变后天时，中间过渡之物。若按返还功效而论，亦

脏之邪，郁而为火，薰灸燔灼，为毒滋深，盖即身中后天以取证验，其理明矣。若乃先天水火，则其流者可以逆转辘轳，焰者可以烹煎金液，虽其药物迥异凡品，而能流能焰之性，则固未始有异也。

是性命，非神气，水乡铅，只一味。

然是先天水火，是乃性命之根，神仙了性、了命之学。盖取诸此，必非独修之士，心息相依，神气相守者，所可同语。苟于先天水火，知其宗祖，识其妙窍，动中采之，静中炼之，以故修定于离宫，则寂照现前，常静常应，而性源为之益清矣；求玄于水府，则“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而命蒂为之益固矣，是谓性命双修，圣功之极致也。而求其作用之本，不过一味水乡之铅，更无余物。盖水乡铅者，坎中一画之阳，先天乾金也，是谓“真铅”，亦曰“真水”。得而用之，以合己汞，然后命由此立，性由此灵，宇宙在手而万化生身矣。奈何世人不识真铅何物，直于身中阳生下手，妄意采取，以冀成就，岂不误哉？

归根窍，复命关，贯尾闾，通泥丸。

如上敷陈药火，大段分明，到此方指“玄牝”，令人有所归复。盖以人身虚无之中，自有一窍，名曰玄牝，《老子》所谓“谷神”。《金丹四百字》序云：“人能知此一窍，则药物在此，火候在此，沐浴在此，结胎、脱胎无不在此，乃神气之根，虚无之谷。”故崔公谓之“归根窍”、“复命关”¹¹²。然归根，即复命也。关即窍也，非有二处。《老子》云：“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即此一窍，与任督二脉相为联络，下贯尾闾，上通泥丸，真炁往来，流衍休息。若使铅汞同炉，黄房宝结，加以火功锻炼，自尔熏蒸融液，冲关透顶。《参同》所谓：“修之不辍休，炁气云雨行，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自在河车几百遭，而玃衡无停轮矣。

真橐籥，真鼎炉，无中有，有中无。

冶人鼓铸，安炉立鼎，必用橐籥，以约火之消息。人身之中，亦复有之。无名子云：“偃月炉，阴炉也，中有玉蕊之阳炁，虎之弦炁是也；朱

可以说由后天返还到先天时，中间过渡之物。”（陈撄宁《道教与养生》）

¹¹² 宋·白玉蟾《玄关显秘论》：“归根自有归根窍，复命还寻复命关。且如这个关窍，若人知得真实处，则归根复命何难也。故曰：虚无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气，一气分阴阳，阴阳为天地，天地生万物，则是造化之根也。”

砂鼎，阳鼎也，中有水银之阴炁，龙之弦炁是也。”神仙合丹，惟此二物，又须橐籥，以调火功，故文武刚柔，准诸真息。《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盖橐籥之妙用也。然而炉鼎之中，药物互藏，恍惚窈冥，若至无也，而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丹法率以无中生有，虚里造实。《经》不云乎：“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至于九年三载，抱元守一，炼神还虚，归于无极，而后始为究竟，故曰“无中有，有中无”。盖无而能有，是谓真空不空；有而能无，然后不落色相，命归极于性，道之妙也如此。

托黄婆，媒姤女，轻轻运，默默举。

姤女者，离宫之真汞，即龙之弦炁也。媒姤女者，谓与姤女为媒，迎金公而嫁之也。黄婆者，己之真意。上阳子云：“求丹取铅，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迨夫金公归舍，疾驾河车，轻轻而运，默默而举，自然上昆山，下重楼，游绛宫，入黄房，而配将姤女结亲情矣。

一日内，十二时，意所到，皆可为。

夫药之生也，自有时日，但窈冥难测，贵在识其先符。故一日之内，十二辰中，莫非生药之时。苟能得其符信，则意之所到，皆可合丹。然而不由师指，此事难知，不可自信，吾意已到，即为阳生，而遂可以下手为也。

饮刀圭，窥天巧，辨朔望，知昏晓。

刀圭者，丹药之异名，字义二土成圭，盖以金丹乃戊己二土和合而成。又刀者，金也。金液还丹化为玉浆，流而入口，故曰“饮”焉。饮刀圭者，窥天之巧者也。天巧谓生杀，有互藏之机，天人有合发之信，于此窥测其机，盗而用之，能使无中生有，虚里造实，与造化同巧。至于朔望昏晓，亦当辨而知之，以准药火之消息。《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噫！非天下之至巧，其孰能与于此哉！

识沉浮，明主客，要聚会，莫间隔。

《悟真篇》云：“自知颠倒由离坎，谁识浮沉定主宾。”盖浮沉者，主药物而言。铅，坎体也，其性主沉；汞，离体也，其性易浮。今也采药之时，铅使在上，汞使在下，则上行下济，而既济之功成矣。主客者，以两

家而言，我乃东家，自宜为主，彼居西舍，决定为宾。今也采药之际，饶他为主，我反为宾，是不为物先，而不争之道得矣。浮沉既定，主客既明，大要使之聚会而不间隔，庶丹道有成。若也东邻西舍，媒妁不通，对面千山，终难聚会。

采药时，调火功，受炁吉，防成凶。

采药之时，休咎得失，全仗于火，而调燮火功，莫先于橐籥。粗则火炽，缓则火调，散则火冷。至于文武刚柔，自有节度，一或失宜，则隆冬大暑，盛夏霜雪，而凶咎随之。《悟真篇》云：“受炁之初容易得，抽添运火却防危”，意盖如此。“防成”二字，最为丹学之肯綮¹¹³，始之结胎，终之脱胎，率用是道。然使着意于防，恐成防病，更有为而不为之妙旨，“但安神息任天然，漫守药炉看火候”。

火候足，莫伤丹，天地灵，造化慳。

养火之法，要知止足，故兔鸡之月，定为沐浴，以防木金偏胜之伤。若乃三百功圆，疾宜止火。《悟真篇》云：“未炼还丹须急炼，炼了还须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未免一朝遭祸辱。”所以然者，盖以天地之气至灵，毫发差殊，便生休咎，而造化不肯假人，不可骄其幸成，而忘敬戒也。

初结胎，看本命，终脱胎，看四正。密密行，句句应。

丹法始终，无过结胎、脱胎，但以受炁之辰定为本命，从此运火起符，

¹¹³ 民国·海印子徐颂尧《天乐集·防危虑险》：“老圣曰：‘贵大患若身。’又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此谓，众生因身见，而起我见，生种种贪着。诚能空此幻生，忘其形骸，遗其耳目，则处处可以入道，更何患之有焉？无身，即忘形之谓也。丹家防危虑险，亦因学人不能忘形，时时执着，留恋不舍，致生种种危险耳。若炼精化炁时，学者于阳生之顷，稍一着身，即动欲念，先天真阳，顿变后天浊物，霎时有泄精之患；当炼炁化神时，若稍一著身，能使炁之既定者，转为不定，而有走丹之厄；当炼神还虚时，若稍有执情未去，即不能返于太无，而入圆通之门。是故上乘道妙，凡稍有黏滞未去，即非了当。身见尤当捐除，谭子《化书》揭三关工夫，以忘形为入手，可以参焉。《神仙鉴》载：玄帝在武当山舍身岩下飞升，更有深意存也。《阴符经》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此所谓君子、小人，即在能忘形与不能忘形之分。不能忘形，步步危险。离却此身，步步安稳。盖先天之学，凡动心起念，即乖大道，何况着身乎？昔师示我曰：‘外不着色身，内不起一念。’此二句，实为忘形舍身之要旨，防危虑险之指南也。”

便应元年冬至，直待二至二分，四正之气既周，火候数足，疾宜止火脱胎。今夫一年之中，爱养婴儿，功夫最宜缜密。“密”之一字，于义最精，又为慎密之密。盖缜密则阴阳不能逃其算，慎密则鬼神不能测其机，丹学之旨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然使学者之于道也，不求所以知，乌能密密而躬行？不知所以行，又乌知句句之皆应哉！

纯阳吕公《百字碑》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谨测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

夫学道修真之子，进步入门，先须理会“性命”二字。性有性源，命有命蒂。性源要清净，命蒂要坚固。命蒂固则元气充，气充而精自盈矣。性源清则元神定，神定而气自灵矣。何谓命蒂？真息是也¹¹⁴。何谓性源？心

¹¹⁴ 曹文逸《灵源大道歌》：“我与诸君说端的，命蒂从来在真息。”李涵虚《道窍谈·气息妙用》：“以真息为命蒂，何也？盖吾人以后天之呼吸配先天之呼吸，而先天之呼吸乃是身中真气，被息引动，悠悠来往。斯时也，是息动耶？是气动耶？息动气亦

地是也。我师教人有法，开口便说养气降心，而养气降心，自有真诀，故曰“养气忘言守”。“忘言守”，养气之真诀也¹¹⁵。五字之中，“忘”字、“守”字，要有下落。盖忘言者，非缄闭其口而使之不言也。涵固精神，沉潜内守，情境两忘，无心于言，而言自不出也。若存心缄默，固闭深藏，反成心病。守之云者，守此气也。守之者谁？神守之也。守于何处？《道德经》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者，神气归复之处，人之大中极也¹¹⁶。《参同契》云：“闭塞其兑，养固灵株。”闭兑者，即忘言之义。灵株者，即神气之根。盖能常守于此，则心息相依，子母相见，神气混融，打成一片，绵绵迤迤，久之而成大定。少焉静极生动，真火熏蒸，金精吐华，冲关透顶，灌注上下，气得其养，其妙用有如此者。《道德经》云：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要知人身中之气，即天地之冲气也。尔其升降阖辟，常与天地之气相为流通。医书谓此气周流人身，随呼吸以往来，昼夜八百一十丈。一呼一吸为一息，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而息息各归于其根。《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以踵者，心息相依¹¹⁷，归乎其根也。古仙有云：“昔日逢师传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忘言

动，两不分明。息中有气也，故曰真息氤氲；气中有息也，故曰真息橐龠。真息动而真气生，真气来而命蒂生。复命之根，养命之源，护命之宝，诚在乎真息而已。”

¹¹⁵ 五代·谭峭《化书》：“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宋·白玉蟾《玄关显秘论》“如能味此理，就于‘忘’之一字上做工夫，可以入大道之渊微，夺自然之妙用，立丹基于顷刻，运造化于一身也。”

¹¹⁶ 白玉蟾《阴阳升降论》“中者，天地玄牝之气会聚之处也。”张三丰《道言浅近说》：“大道从‘中’字入门，所谓‘中’字者，一在身中，一不在身中。功夫须两层做：第一寻身中之中，朱子云‘守中制外’。夫守中者，须要回光返照，注意规中，于脐下一寸三分处，不即不离，此寻身中之中也；第二求不在身中之中，《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此未发时，不闻不见，戒慎幽独，自然性定神清，神清气慧，到此方见本来面目，此求不在身中之中也。以在身中之中，求不在身中之中，然后人欲易净，天理复明，千古圣贤仙佛，皆以此为第一步功夫。”张紫阳《青华秘文》：“先就有形之中，寻无形之中，乃因命而见性也；就无形之中，寻有形之中，乃因性而见命也。先性故难，先命则有下手之处。”

¹¹⁷ 民国·海印子徐颂尧《天乐集·心息相依》：“玄宗修证之法，即将我之心息，放到外面虚空中去归并。虚空，乃大天地，先天乾坤之象也。心息，乃小天地，后天坎离之象也。将心息安放在虚空之中，而使相依，乃合‘二重天地，四个阴阳’，所谓‘天人合发’是也。吕祖云：‘两重天地谁能配，四个阴阳我会排。’《参同契》云：‘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阴阳之道’，即是此段工夫。由相依而渐渐渐化，卒乎返空。老氏谓之‘归根复命，致虚守静’。《庄子》谓之‘学混沌’，又曰‘心斋’。圣圣相承，莫不以此为要着也。此‘心息相依’之法，古称‘日月交并法’。……心息相依，乃玄宗不二法门，由此以达到身心一如，寤寐一如之境焉。以神放在外面，随息自在，我只用观照，微微照着，即是玄宗之观自在。以神放在外面，随息出入，一往一来，自然合体，即是玄宗之如来藏。依久，心息二忘，翛然入定，定久湛寂，即是玄宗之寂灭海。摄耳谛闻自息之出入，旋闻合息，旋息归无，乃是玄宗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之工夫。……心息相依，是一卷无字真经，一个极妙话头。心息相依，是水月道场，

守中，非凝神入气穴而何？此之谓归根，此之谓复命，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夫养气之诀，既已直露于前，故此下复说降心之诀。盖降心者，降伏妄心，非真心也。夫人之一心，本来无二，但以迷觉而分真妄。《金刚经》云：“云何降伏其心？”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则情随境转，真以妄迷，纷然而起欲作之心。故《道德经》云：“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今夫众人皆欲为，而我独镇之以不为，则妄念息而此心将自降矣。妄本无体，皆因真心迷惑而然，今而不为则必有以真见。夫一切有为之法，皆如梦幻泡影，虚妄不常，是以忘机绝虑，将此希求贪着之心，裂教粉碎。是谓“以真销妄”，妄尽真存，正觉现前，方名见性。如此则言不期忘而自忘，守不期固而自固，是知了命之宗关于性地。我师十字之中，千古内炼之丹诀，无出于此。直至采药行火、抱元守一，彻始彻终，无过此诀，妙哉！妙哉！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上言养气降心，静守内炼，乃无为之道。复恐世人不知此外复有有作之基，乃高真上仙以术延命之事，故吃紧提出“动静”二字，要人知宗认祖。盖金丹之道，无为为体，有为为用，动中采，静中炼，二者不可偏废。故知动而不知静，则基址不立，而无积精累气之功；知静而不知动，则天机不合，而失临炉采药之旨。要之，动其宗也，静其祖也。祖者性祖，静则得之；宗者命宗，非动不立也。知性祖，故修定于离宫；知命宗，故求玄于水府。如是双修，方为究竟。然方其无事之时，忘言默守，屏事息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泰然大定，斯已矣。更俟寻谁？何以学道之人，寻铅觅地，结侣求财，种种外求，席不暇暖，此中正好参详，方见良工心苦。我师说到此地，已将肝胆照人，分明指出修行门径。奈何世人不能领悟，直将容易读过，良可惜哉！

真常要应物，应物要不迷。

何谓真常？性祖是也。何以明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会有变灭而不能久。故佛经云：万法无性。惟此一真法界，方为实相，故曰真常。然所谓真常者，非与物即，非与物离，要在能静能应、常应常静，而常不

是偶谐三昧，是幻住解脱。心息相依，是一座无缝塔，一所空王殿，一株无根树。心息相依，是玄宗的拄杖子，是玄宗的金刚王宝剑。……予昔以因缘，得遇汪师（汪东亭），指示此心息相依法门，方知玄宗确有真传。今此玄谈，直揭相传口诀，公开四千年来不传之秘，盖不忍斯道之湮没无闻，愿与好道之士，同修同证，得身心安乐之益，延年盖寿之效焉！”

迷。能不迷则应物无迹，而真性见矣。是谓炼己纯熟，而有所为之道，始可行也。二“要”字，上不要断灭，下不要着相，皆吃紧醒人之辞。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对境忘情，方云大定，故曰“不迷性自住”。性住，则己汞住矣。己汞既住，方可求铅，故曰“性住气自回”。回者，来归之义。《契》云：“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曰“归”、曰“还”，“回”之义备矣。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气自外回，丹从中结。壶中者，大丹凝结之处也¹¹⁸。坎离者，阴阳互藏之卦象，铅汞、水火之异名。丹法以乌兔为药材，必须取坎填离，以铅投汞。二者匀平配合，混入中宫，然后龙吟虎啸，而产玄珠于正位。其言自住、自回、自结者，要皆自然之妙用，所谓有为中之无为。一有安排布置，则涉于邪伪之私，而去道远矣。

阴阳生反覆，普化一声雷。

此十字者，妙不可言。盖阴阳反覆，乃作丹之大旨；普化雷声，乃作丹之秘诀。所谓天机闕密，正在于此。夫神仙丹法，皆以阴阳反覆而成。故以药材而言，则阴中用阳，阳中用阴，此阴阳之反覆一也；以交媾而言，则女居日位，男配蟾宫，此阴阳之反覆二也；以合丹而言，则举水以灭火，以金而伐木，此阴阳之反覆三也。如此颠倒异常，大类可见。至其天机玄妙，则在“普化”句中。邵子之诗有云：“忽然夜半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识得无中含有意，许君亲见伏羲来。”盖地中有雷，于卦为复。一阳来复，所谓爻动之时，身中冬至，正好寻铅，得诀修之，则大地山河皆成七宝，故云“普化”。言一声者，重始炁也。此中别有单符单诀，贵在师传，学人更当洁己虚心，以期际遇可也。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此十字，言气回之征验。盖先天之炁，生于爻动之期，此时运剑追来，度鹊桥，贯尾闾，循督脉，而上通于泥丸。但觉油然潏然，如白云之朝于

¹¹⁸ 《道元一炁·玉液还丹次第秘诀·壶中交姤章》：“夫壶中交姤者，身内阴阳交也。即交感之精，积满而溢，不淫于外，自然逆流，炼精化气之机也。”

顶上者，顷之化为玉浆，味如甘露，洒于须弥，降于重楼，入于中宫，所谓“气回丹结”，其象如此。须弥，山名。佛语须弥，此云妙高，即顶上之义。《紫庭经》云：“采之服之未片饷，一道白脉冲泥丸。化为玉浆流入口，香甜清爽遍舌端。”意盖本此。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气化为水，甘美莫加，故玉液琼浆，随宜立号。《悟真篇》云：“长男乍饮西方酒”，此长生酒也；“雪山一味好醍醐”，此长生酒也；“壶内旋斟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浆”，此长生酒也。是皆己所独得，无人共，故曰“自饮”。逍遥，快乐自得之义。夫此酒既不能与人共，此乐又能与人知耶？

静听无弦曲，潜通造化机。

《太上日用经》云：“无弦之曲，不言而自声，不鼓而自鸣。”盖丹在身中，太和充溢，是以目有神光，耳有灵响，口有甘津，鼻有异香，理所必至，无足异者。吾师意在简文，聊举其一，即其余可推也。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吾师百字灵文，乃千圣登真之梯筏，学人谁不知诵，求其融会贯通，以得夫立言之意者，盖亦鲜矣。星谪劣不文，蒙师提挈有年，金丹大道，尝窃与闻。考之此篇，若合符节，乃敢僭为测疏，作济度之津梁，开时人之眼目。极知狂诞，无所逃罪，然使好道之伦，玩索而有得焉，庶几不负吾师之教乎！

时隆庆辛未¹¹⁹五月十有一日

¹¹⁹ 前隆庆辛未，公元 1571 年。

第七卷 既字集

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测疏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谨测

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
铅汞归真土，身心寂不动。

夫金丹之道，无过铅、汞、土三者而已。铅即金水也，汞即木火也。丹法五行皆以逆克而成妙用，故以土擒铅，以铅制汞，相吞相啖，死归厚

土，而后金丹始成。真土者，己土也。上阳子曰：“用己土克水以求铅”是也。盖真铅之气，隐于二八之门，吾乘其爻动而采之。若无己土，则感应相与之意乖，而药终不可得矣。大修行人，必须辨取真心，于此真心出一真意，旋曲而使之，审密以求之，濡弱以下之，乃其肯綮，则《参同契》所谓“管括微密，阖舒布宝”，实求铅之要诀也。然谓之真者，取无二无杂之意。盖铅既真铅，而土非真土，则不能以真摄真，而邪秽非道矣。及乎得药归鼎，则吾一身之阴汞，自然制伏，拘铃而不飞不走。何者？火为水灭，木受金伐，自然之道，无足异者。《参同契》云：“水盛火消灭，俱死归厚土。”盖五行之妙，水得土则掩，火得土则藏，万物非土不生，故丹法以归土为究竟。长养圣胎，圆就丹药，无出乎此。然归土，则身与心皆寂然不动矣。身与心，上下两弦炁也。《序》云：“以身心分上下两弦。”金丹之道，以动为用，以静为体，寂然不动则静矣，故此以下遂言归静之妙。

**虚无生白雪，寂静发黄芽。
玉炉火温温，鼎上飞紫霞。**

虚无寂静，不动之极也。白雪黄芽，皆丹药之异名。盖白雪者，阴之精；黄芽，则铅之萌蘖也。《参同契》云：“阴火白，黄芽铅。”盖当身心不动之际，丹在中宫，但见和气春融，生机活泼，穰穰焉如白雪之飞于虚空，茁茁焉如黄芽之萌于土壤。此时用火工夫，不宜太燥，但当养之以温温，存之以绵绵。如我圣师所言：“丹灶河车休矻矻，鹤胎龟息自绵绵”者。至于鼎上霞飞，则阳光冲顶，喻以外丹炉火，取其易晓耳。

**华池莲花开，神水金波净。
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轮镜。**

华池神水，说者非一。古歌云：“命基只在金华池”。今以《悟真》之语参之，“华池莲花开”，即“少女初开北地花”也。神水者，己之真汞也。波净水澄，静定之极也。“夜深月正明”者，“夜半蟾光北海明”也。夜深者，亥子之交，冬至之候也。天地一轮镜，明莹之极也。盖药必气足而后生，静定而后采。当其金精壮盛，月华莹净之时，金莲半绽，药苗正新。于此采之要，惟守之以恬淡，先之以不争，是谓水澄波净，然后可以鉴映万象，而骊龙之珠可得。不然则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凶害悔吝，由之以生，而药终不可得矣。

朱砂炼阳气，水银烹金精。

金精与阳气，朱砂而水银。

朱砂、水银，皆丹之别名。言朱砂者，乃所炼之阳气也。水银者，乃所烹之金精也。盖丹凭火化，故二六时中，以阳火炼之，则成阳气。而朱砂者，即阳气之所结也，以阴符养之，则成阴精。而水银者，即阴精之所成也。然金精阳气一而已矣。故总括之云：“金精与阳气，朱砂而水银。”是知一物两体，必非判然可分为二者，但随火符而变耳。《序》云：“以阳火炼之，则成阳气；以阴符养之，则成阴精。”意盖如此。

**日魂玉兔脂，月魄金乌髓。
掇来归鼎内，化作一泓水。**

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故日之魂，太阳之精也，为玉兔之脂，即坎之中爻，真铅是也。月之魄，太阴之质也，为金乌之髓，即离之中爻，真汞是也。是曰乌兔药物，二者掇归鼎内，则解化为水，而成金液。《参同契》云：“解化为水，马齿阑干”是也。盖药之始生，无过一气，升于甑山，则化而为水，先液后凝，还丹乃就。诸书所谓玉浆甘露、灌顶醍醐，皆不出此。

**药物生玄窍，火候发阳炉。
龙虎交会时，宝鼎产玄珠。
此窍非凡物¹²⁰，乾坤共合成。
名为神气穴，内有坎离精。**

如上指陈药物火候，既已详明。仙翁恐人不知交结之处，故复示此一窍。其意旨则见《序》中。《序》云：“身中一窍，名曰玄牝，非心非肾，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谷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窍，则冬至在此矣，药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亦在此矣，结胎亦在此矣，脱体亦在此矣。夫此一窍，亦无边傍，亦无内外，乃神气之根，虚无之谷，则在身中求之，不可求于他也。”如此指示，可谓言约而意尽矣。

或问：何谓药物？

曰：药者，坎中真乙之炁，真铅是也；物者，离中久积之精，真汞是也。《道德经》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物之谓也。“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药之谓也。夫药物生于窈冥恍惚之中，

¹²⁰ 《金丹四百字》“物”作“窍”。

而曰生于玄窍何也？曰：阴阳之宅，真精互藏。此时龙虎未交，玄牝未立，故尚属之两家。既归一处，则神气自然归乎其根，而虚无之中，成此一窍，名曰玄牝。于中药物，日滋月长，直至三百功圆脱胎神化，皆不外此，故曰“结胎在此，脱体在此”。

问：火候冬至何以在此？

曰：火候者，周天卦数也，周遭环匝，皆在此处。冬至在此者，晦至朔旦，震来受符，阳炉发火，皆在于此。然非他家之冬至也，故曰“则在身中求之，不可求之于他”。仙翁立言，深有意味，言则在教人始认取身中，言不可求之于他见、他处，亦有求之之时。

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

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

木汞者，己之灵汞也，无有铢两，故言一点。上阳子云：“就近便处，运一点真汞以迎之”是也。金铅者，坎中真乙之水，水中产金，故曰金铅。言三斤者，四十八两，每两真铅三铢，共计一百四十四铢，乃坤之策数也。盖金铅全体未破，铢两完足，乃有此数。丹砂者，金液还丹之别名。紫者，红黑相合之色。《参同契》云：“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耿耿者，即赫然之意。夫金丹乃无质之质，非可以色相求者。仙翁因方辨色，假象示人，要在得之言意之表。若必求所谓“耿耿紫金”者，而后谓之丹，则痴人说梦，失之远矣。

家园景物丽，风雨正春深。

犁锄不费力，大地皆黄金。

家园者，以自己身中而言。景物丽，言药物全也。风雨春深，火候足也。夫得药归鼎，抱一守中，要皆和以无为之油，镇以无名之璞，故虽有犁锄，无劳费力。至于功成药化，则大地变为黄金。大地者，亦指吾身而言。如血化白膏，骨如琼玉，阴尽阳纯，改形易质，丈六金身，万劫不坏，岂虚语哉！

一本作“不废力”，言不怠其功也。然以“用之不勤”，与“难以愁劳”之义参之，则作“不费”者为优。

真铅生于坎，其用在离宫。

以黑而变红，一鼎云气浓。

真汞生于离，用之却在坎。

姹女过南园，手持玉橄榄。

此指药物所产之乡，与夫所用之处。真铅生于坎者，水中产金，用在离宫，用以伏汞也。丹法以黑投红，此时真气薰蒸，上下融液，若山泽之蒸云者。然《序》中所谓“初时云满千山”，意盖指此。真汞生于离者，火生南方，用之在坎，用以求铅也。姤女者，汞也，南园乃其本乡。过南园者，过自南园也。过自南园，往彼西邻，则相掎相持，而玄珠呈象矣。玉橄榄者，玄珠之别名。橄榄回味而甘，取而喻之，甚明切矣。

**震兑非东西，坎离不南北。
斗柄运周天，要人会攒簇。**

震兑坎离者，四象之卦也；东西南北者，四象之位也。作丹之时，攒簇五行，和合四象，而归于中宫，则东西南北混合为一矣。故金不在西，木不在东，火不居南，水不居北，既无卦爻，亦无方位，忘形罔象，不可致诘，而名之曰丹。然其要在于以斗柄而运周天，火候数足，然后混合之功可成。盖天以北斗斟酌元气，周天运转，夫是以五气顺布而成岁功，人亦有之。苟或不能“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求吾人之所谓辰极者，执而运之，焉能攒簇混合而成真乙之丹乎！

**火候不用时，冬至不在子。
及其沐浴法，卯酉亦虚比。**

金丹火候，自子以后六时为阳，自午以后六时为阴。至于亥子之交，一阳来复，名为冬至。卯酉之月，木金气旺，法当沐浴。此盖阴阳之定理，造化之成数，有不可以毫发差殊者。然法虽死定，理实圆活，运移之妙，存乎一心，故入药起火自有进退，不用子午也。震来受符，自有真信，不在子月也。沐浴金丹，自有时节，不在卯酉也。《入药镜》云：“一日内，十二时，意所到，皆可为。”又云：“初结胎，看本命，终脱胎，看四正。”此足以相发明矣。

**乌肝与兔髓，擒来归一处。
一粒复一粒，从微而至著。**

乌肝兔髓，坎离之精也，是必擒归一处而后金丹始成。及乎火运周天，功圆三百，是谓日复一粒，从微至著，婴儿显相，而脱胎神化矣。

混沌包虚空，虚空括三界。

及寻其根源，一粒如黍大。

三界者，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三者皆括于虚空之中，而混沌包之。混沌者，先天无极也。丹法神气归根，虚无生窍，能以无质之中而生灵质，是“虚空括三界”也。脱胎之后，莫不以返于虚无，归于混沌，而后谓之了当，是“混沌包虚空”也。然而求其立命之根源，则亦不过一黍玄珠，从微至著者耳。盖黍米之珠，乃无中之有，脱胎神化，复归于无，则圣不可知，而与道为之合真矣。

**天地交真液，日月合真精。
会得坎离基，三界归一身。**

天地者，阴阳配合之体也；日月者，阴阳互藏之精也。天地交则日月之精合矣，真精合则天地之液行矣。坎离，即日月也。人能会此以立丹基，则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而三界归于一身矣。三界即上意¹²¹，皆人身所自有者。以精用者，则成欲界；以气用者，则成色界；以神用者，则成无色界。

**龙从东海来，虎向西山起。
两兽战一场，化作天地髓。**

药物既属坎离，龙虎复为何物？丹书异名，殊字融通，实出一原。盖坎铅难得，而易于啞人¹²²，故象之以虎；离汞好飞，而难于控御，故象之以龙。龙从东海来，来而就虎也；虎向西山起，起而从龙也。丹法驱龙就虎，驾虎从龙，故此两兽相吞相啖，交战于戊己之宫，则混合和融，化为天地之髓，而还丹可成矣。其实天地之髓，即坎离之精也，岂有二哉！

**金华开汞叶，玉蒂长铅枝。
坎离不曾闲，乾坤今几时。**

草木花含叶中，蒂生枝上，是皆阴阳互根，相纽相结之妙。比之丹法，则金华开于汞叶，阴中含阳，坎铅之象也。玉蒂者，己之命蒂，鄞鄂是也。命基不能自立，必得真铅合以己汞，然后神气交结而生圣胎，故玉蒂长于

¹²¹ 意，底本如此。校者认为，“意”字当是“药”字的误刻。

¹²² 《易经》履卦：“履虎尾，不啞人，亨。《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

铅枝。惟此阴阳构精，相纽相结，要皆造化之自然。圣人名之坎离，以泄其互藏之精，象之日月，以取其交光之妙。然后丹法大明，即观天地设位，日月运行，昼夜循环，无有一息之闲暇，而乾坤不毁。万古一日者，实由于此。故万古此乾坤，则万古此日月；万古此日月，则万古此丹法。使日月有时而停机，则万物不生，而乾坤或几乎息矣，丹体何由而常灵常存哉？“今几时”，言万古一日也。或以《序》中“一刻之工夫，可夺天地一年之数”为解者，于义差远。

**沐浴防危险，抽添自谨持。
都来三万刻，差失恐毫厘。**

夫月当卯酉，刑德临门，法宜沐浴。沐浴者，正所以防危险也。盖沐浴之说，兼有二义：一者卯酉之月，木金气旺，加之以火，则有飞走之虞；二者卯酉之月，阴阳气平，加之以火，则有偏重之患。故沐浴停火，以防危险。抽者抽铅，添者添汞。自谨持者，进退升降，务合天度。一念少差，则悔吝为贼，而三万刻之功亏矣。三万刻，乃十月也。“抽添”二字，学者多不能晓，予已著之《玄肤论》中。

**夫妇交会时，洞房云雨作。
一载生个儿，个个会骑鹤。**

金丹之道，顺则成人，逆则成丹¹²³。故仙翁篇末，以洞房夫妇之事明之，要在使人易晓，然非世法之所谓洞房夫妇也。圣人洞晓阴阳，故于互藏之宅，盗其机而逆用之。故怀胎则十月无殊，脱胎则万变莫测。要之乘龙控鹤，皆阳精之所显化。神无不为，神无不通，又乌可以寻常识见思议之哉！

¹²³《张三丰全集·玄要篇·青羊宫留题道情四首》：“学仙的听吾言，切莫要盲修瞎炼。须晓得内外阴阳，同类的是何物件。必须要依阴阳修出阴阳，依世法修出世间。顺成人，逆成仙，一句儿超了千千万。再休题清静无为也，不得还丹总是枉然。访道须要访先天，先天是神仙亲口传神仙，神仙只在花里眠。”

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谨测

警悟

委骸回视积如山，别泪翻为四海澜。
世界到头犹会坏，人生捻指有何欢？
成男作女应千变，戴角披毛历万端。
不向此生生里悟，此生尽处作么看。

夫自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人物之生之死不可算数，虽使积委蜕如山岳，翻别泪为波澜，未足为喻。愚者直谓此身可以不朽，爱恋世缘，作为

千年万年之计，不知浮世光阴捻指易过，不可常恃为欢。而有形有质之躯，既从幻生，终归幻灭，即如阎浮世界，劫数既终，亦有毁灭。所以然者，以其落于有形之中，故虽天地亦不能以自固。虽然形之形者毁矣，而形形者未尝毁，惟道炁可以长存。故曰：“天地之大，大于道”。而有形有质，千变万化，莫不由于斯道之中，而任其自生自灭，灭后再苏，轮回六道¹²⁴，各随业力之所驱，反覆相仍，无有穷已，故成男成女犹人类也，戴角披毛则异类矣。要知六道，乃人间善恶之果报，如影响形声，必非幻妄。阳明胜者，日进于高明，则天道、人道也；阴浊胜者，日流于污下，则修罗、畜生、地狱、饿鬼也。乃有拘儒局士，拗执不信，不知既有天人畜生此三道矣，彼三道者何独无之？既无高明之见，又灭修证之途，深可悼痛。且人身难得，中土难逢，正法难闻，盛年难再，不于此生省悟，下手速修，直待此生尽后，沦落鬼趣，更欲修行，作么理会？唐相裴休¹²⁵云：生灵之所以往来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愁之苦，鸟兽怀獠（熏去鸟惊飞貌）獠（萱入兽惊走貌）之悲，修罗方嗔（魔道好战），诸天正乐，可以整心虑趣。菩提者，惟人道为能耳。人而不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至哉言乎！

原本

溟滓无光太极先，风轮激动产真铅。
都因静极还生动，便自无涯作有边。
一气本从虚里兆，两仪须信定中旋。
生生化化无穷尽，幻作壶中一洞天。

前诗警悟后人，此则教以原始返本，使知身从何来，命从何立。盖神仙金液大丹，乃高真上圣以术延命之事，大要识取真铅。真铅者，乃先天真乙之炁，太极动而所生之阳，隐于先天，则溟滓无光，为天地之始炁，寓于后天，则生化无穷，为万物之母炁，得而修之，则造化在我，而长生久视之道，不外是矣！盖观太极之先，溟溟滓滓，当体全静，静极而动，

¹²⁴ 六道，佛教术语。六道，又名六趣、六凡或六道轮回，是众生轮回之道途。《法华经》：“六道众生生死所趣。”十界中由下而上的六道分别是指：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佛经《观佛三昧经》：“轮回六趣，如旋火轮。”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即已在六道中轮回不息。若造善业终得乐报，如天、人二道；若造恶业终得苦报，如地狱、饿鬼、畜生。六道可分为三恶道和三善道。三恶道为地狱、饿鬼、畜生；三善道为天、人、阿修罗。但阿修罗虽为善道，因德不及天，故曰非天；以其苦道，尚甚于人，故有时被列入三恶道中，合称为四恶道。

¹²⁵ 裴休，唐朝一代名相。裴休，字公美，河内（河南济源）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笃信佛教，与禅宗有深厚因缘。

阳乃生焉。阳动则天心建始，兆乃滋张，万有之初先实开于此，故从无入有，乃造化之妙机也¹²⁶。神仙盗机逆用，盗此而已，然是机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靡不由此。吾人得之，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具太极之全体。自夫窍凿浑沌之后，而失之于动者多矣。圣人知其如此，故于互藏之宅而取其始判之炁以补之。而始判之炁，即先天真铅也。尔其动而未形，有无之间，造化闳密之机，正在于此。邵子之诗有云：“忽然夜半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识得无中含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缘督子云：“先天一炁，自虚无中来”。故曰：“一炁本从虚里兆”。神仙盗此真机，动中采之，静中炼之，故旋转坤乾，运行日月，皆自定中。“定”之一字，最为肯綮，丹学成始成终，皆不外是，故始焉不定，则情境不忘，而无以善夫临炉采药之用；终焉不定，则火候不调，而无以收夫脱胎神化之功，故云“两仪须信定中旋”也¹²⁷。从此药就丹成，则生生化化，无有穷尽，而宇宙可以在手，万化可以生身，故曰“幻出壶中一洞天”。壶者，海外方壶，以喻己身。洞天，乃真人之灵境，喻身中灵境洞焕，神通自在也。

乾坤

混元未判是先天，清浊分来二象全。
坤女乾男偏一气，木龙金虎间千年。
都将孤寡为修道，岂信刚柔可造玄。
日用不明颠倒理，若能达此是真仙。

太极既判，两仪遂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一阴阳也；阴阳，一男女也。《易·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各分气赋形，随仪化质，然非判然二物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邵子云：“阴阳之精，互藏其宅”。神仙识此互藏之精，逆而用之，故偏者可以使之全，间者可以使之会。何谓“木龙金虎间千年”？木龙金虎，乃阴阳互藏二八之弦炁，分属两偏，故云“间隔”。得法修之，混合归一，则虎吸龙精，木受金伐，相吞相啖，而成大丹。愚者执言身内阴阳，往往但以清静独修为道，而不知破体之后，先天不存，欲炼还丹，须求同类。《参同契》云：“欲作服食仙，须求同类者。”岂知配合刚柔，颠倒交泰，乃上圣登真之梯筏，所

¹²⁶ 参阅李涵虚《圆峤内篇·道窍谈·产药层次》。

¹²⁷ 宋·张紫阳《青华秘文·交会图论》：“盖恍惚杳冥，乃定之象也。惟定可以炼丹，不定而阳不生。阳生之后，不定而丹不结。”清·汪东亭《体真山人丹诀语录》：“学仙之法，不过一定字耳。能定得一分，即去一分呼吸；去一分呼吸，即去一分阴；去一分阴，即添一分阳；添一分阳，即元神得一分明，是明性，愈定神愈旺，神全自然脱胎矣。”

谓“顺则成人，逆则成丹”。无足异者，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达者则信，而众人则疑耳。

鼎器¹²⁸

炼丹全藉鼎和炉，炉鼎乾坤要正模。
圆¹²⁹绕五三围径一，唇周四八腹脐敷。
鼎铅欲审须中定，阳火将奔在下铺。
不遇至人亲指授，教君何处决玄枢。

夫神仙炼药，必资炉鼎，乃天元法象。人元之学，借而言之，则以乾为鼎，以坤为炉，故有偃月、朱砂之号。《悟真篇》云：“偃月炉中玉蕊生，朱砂鼎内水银平。”且鼎身通直，炉有口唇，鼎在炉中，炉包鼎外，以此取譬，可以得之言意之表矣！又错而言之，亦可谓之坤鼎。故择鼎之法，须要正模。《鼎器歌》云：“圆三五，径一分，口四八，两寸唇。”此天元外鼎之正模也。观此则人元鼎器，必须端正匀停，方为美好。仙翁举以见例，欲使择鼎之人，知有正模，不可造次苟且。又鼎中药物，其气甚微，伊欲审之，必须一尔心志，澄尔思虑，六根大定，情境两忘，而后采取之余，保无虞失。及其阳火来奔，吾则下铺以迎之。此必真师真诀，方可临炉，若徒意见揣摩，则动有乖舛，而灵胎终不可结矣。

.....
.....
.....

炼丹行

¹²⁸ 吕祖《鼎器歌》曰：“鼎器本是男女身，大药原来精气神。若会攒来归一处，须用同心三个人。三个人，无他说，只要真师真口诀。指破阴阳三品丹，方可存心待明月。……斩三尸，见铸剑，炼己通灵知应验。刚柔变化任施为，万里驱妖如掣电。……不容情，常清静，心中皎洁如明镜。镜心寂灭苦空虚，始得临炉无弊病。无弊病，可安炉，调和鼎器莫心粗。言语不通非眷属，龙兴虎旺始堪图。始堪图，观复作，凿开混沌鸿蒙窍。静观虎啸与龙吟，自然华池神水到。神水到，辨浮沉，莫教时过枉劳心。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亲。不堪亲，休乱取，地裂山崩难作主。不知止足必倾危，盛夏严霜冬大暑。冬大暑，不遭逢，三宝牢关密守中。太极自然生造化，趁时搬取入黄宫。入黄宫，须爱护，十月浇淋休失误。子行阳火虎龙交，午退阴符自保固。自保固，暂相离，端坐忘言更待时。辐辏循环终则始，三百六十莫违期。”

¹²⁹ 圆，底本作“围”，据《道藏》本龙眉子《金液还丹印证图》校正。

坎男与离女（是言互藏之精。），此是黄芽主。

天地之根苗，五行之宗祖。

等分共一斤（取二八弦炁。），八月从头数。

数至月圆朝（取金精壮盛，然后生水。），一阳当夜午（亥子之交，冬至之候。）。

太极气氤氲，诱之凭圣母（母者，意土。）。

坐镇魁罡雄，坛登三尺土。

腾倒虎并龙，法象周天数¹³⁰。丹鼎忽融光，玄珠悬一黍。

急急采将来，平吞不用咀。灵丹才入腹，雾散若风雨。

四海波浪腾，乾坤精魄住。阳火与阴符，斡运无差误。

沐浴谨防危，抽添宜审护。九鼎炼将周，河车无碍阻。

金液降琼浆，婴儿脱胎去。十月足辛勤，形神生翊羽。

道人不是求，惟向旁门取。旁门法误伊，要当详审取。

详取《破迷歌》，与予之言语。

旨意分明，无劳笺解。

星按：龙眉子乃白紫清仙师之嫡传¹³¹，紫清得之陈泥丸，陈泥丸得之石杏林，为紫阳真人之正传。其诗原始要终，工夫次第，简明直截，使人豁目洞心。《悟真》之后，鲜有如其作者。旧本有图有解¹³²，皆不得其旨趣，予故厘而正之，别为测疏，智者合而观之，则得失见矣。

¹³⁰ 清·李涵虚《道窍谈·后天次序》“先把真阴、真阳同类有情之物各重八两立为炉鼎。假此炉鼎之真气，设为法象，运动周星，诱彼先天出来，即刻擒之。不越半刻时辰，结成一粒，附在鼎中，是为铅母，号曰外丹。”

¹³¹ 龙眉子，南宋嘉定年间人。翁葆光之再传弟子。著《金液还丹印证图》一卷，收入《道藏》洞真部。此处称龙眉子系白紫清（白玉蟾）之嫡传，不确。其师承为张紫阳—广益子刘永年—无名子翁葆光—若一子—龙眉子。

¹³² 《金液还丹印证图》，《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道藏》第三册。《诸真玄奥集》本《金液还丹印证图》（《四库存目丛书》）、《道书全集》本《金液还丹印证图》。以上诸本皆有图像，可资参考。

邱长春真人《青天歌》

淮海参学弟子陆西星 谨测

青天莫起浮云障，云起青天遮万象。
万象森罗镇百邪，光明不显邪魔旺。
我初开廓天地清，万户千门歌太平。
有时一片黑云起，九窍百骸俱不宁。
是以长教慧风烈，三界十方飘荡彻。
云散虚空体自真，自然现出家家月。

夫青天湛湛，万象森罗，忽起浮云，重重遮障，阳衰阴盛，魔鬼逼人，喻彼性体真空，岂容私意？瞥然念起，翳彼太虚，则五官失职而光明不显，

六贼来侵而邪魔转盛。是以学道初关，先须炼己。炼己者，克己也¹³³。克去己私，私欲净尽，本体湛然，乃见真性。“我初开廓”，用功之始，能使天君泰然，清宁自若，百体从令，共乐太平。功夫少间，私意复萌，九窍之邪投间煽乱，是以常秉慧剑，扫荡诸邪，务使一念不生，万缘顿息，孤轮独拥，朗照千门，则如风卷残云，云消月出，家家户户普照圆光也。然家家有月，皆一月之所摄，正如人身窍窍光明，总归真性，念起则壅蔽，聪明欲净，则神光透露。

月下方堪把笛吹，一声响亮振华夷。
惊起东方玉童子，倒骑白鹿如星驰。

如上炼性纯熟，方许临炉，故有“月下吹笛”之说。笛，无孔笛也。华夷者，以喻内外。一声响亮，循文似指笛声，寓意实言雷动。当此雷动之时，内宾外主，一时交会，故振动华夷。《参同》所谓：“人民惊骇”是也。东方玉童，以喻己汞。倒骑白鹿，以喻虎铅。白鹿，即白虎之义，又鹿五百岁始变白，亦精炁之全者。倒骑者，逆转而上之称。如星驰，言速也。玉童骑鹿，厥义安指？盖虎铅既至，必须己汞迎之，然后宾迎主入，西过东家，一时半刻之间，星驰电走，径上昆山，降入中宫，而还丹始就¹³⁴。故此以下，遂言温养自然之功。

逡巡别转一般乐，也非笙兮也非角。
三尺云璈十二徽，历劫年中混元斲。
玉韵琅琅绝郑音，轻清遍贯达人心。
我从一得鬼神辅，入地上天超古今。

¹³³ 张三丰《大道论》：“还丹容易，炼己最难。”李涵虚《道窍谈·养己炼己》：“己者，己汞真火。必先炼此真火，降此真龙，从我驱用，使无奔蹶，然后可以制伏白虎，而得至宝之真金。是炼己原有功夫也。”“炼己者虽在情境，而情从内淡，境从外空。淡然自得者，己必有所乐。空然无累者，己必有所持。炼己之道，又须动静兼修也。吾为炼己者分出两件：内炼一件，外炼一件。外炼者，和光混俗也；内炼者，烹汞成砂也。”《金丹真传·炼己第四》张崇烈注：“炼己者，炼身中之己汞，使变而成砂也。鼎炉琴剑，与前得药、后还丹之鼎炉琴剑不同。无差者，在欲无欲，居尘出尘也。弦前弦后者，金花发生之候也。炼己之火，亦用既、未两卦，分子午而辨老嫩，凭伴侣以定刻漏也。九六者，阴阳卦爻之谓也。周天度数者，炼己之火候也。龙头虎尾者，进铅火之门户也。擒拏者，令其住而不令其去，取于人而不失于己也。将身中的活汞，炼成一块乾水银，故曰成砂也。功夫到此，方许还丹。”

¹³⁴ 陈致虚《金丹大要·采取妙用》：“合丹之妙，急以己汞合铅。于斯时也，调和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关逆流至天谷穴，而吞入黄金室也。”

夫采药归来，虎龙战罢，乾坤宁谧，罢功守城，偃武修文，搬运符火，一味养以中和。故别转所用之乐，非笙非角，而取云璈。云璈者，古琴名，圣人用之以养中和之德者也¹³⁵。盖笛音激噪，武炼者象之；琴韵中和，文修者尚之，用各不同，故云“别转”。三尺，以象三田。十二徽，以准年月。历以年劫，贵久道也；斲以混元，无窍凿也；音绝郑卫，无淫邪也。且“玉韵琅琅”，使人奏之而神气爽清，闻之而心耳俱畅。是乐也，岂实有哉？不过以喻吾身中和之妙而已。从此以后，则鬼神钦仰，辅翼成功，入地升天，超今绝古矣。

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
闲唱壶中白雪歌，静调世外阳春曲。

大丹圆就，药化神升，自在纵横，从心所欲。歌白雪，鼓阳春，乐且清哉，仙家之日月也。阳春白雪，乃师旷所拟钧天之乐，今世亦有传者。但此言壶中白雪，世外阳春，似亦身中造化，以为歌曲，殆寓言耳！

我家此曲皆自然，管无孔兮琴无弦。
得来惊觉浮生梦，昼夜清音满洞天。

歌中所言琴笛歌曲，皆是寓言。仙翁恐人取相而求，故复终篇道破，言我家此曲，乃罔象之象，希声之声。谓“管无孔”，谓“琴无弦”，所谓无情作用，无情听受者，迥与世俗之乐，仙凡不同。且阎浮之世，浊梦昏沉，洞天之中，清音遍满，故尘梦非此乐而不醒，此乐非梦醒而不得，岂不寤寐遐思，令人忻恋哉？

星按：《群仙要语》，清和尹真人云：“长春师父言，觑那几个师家，福慧相貌，皆胜自己，遂发心，下三年志，要炼心如寒灰。下了十年志，心上越整理不下。自知福小，再加志，着一对麻鞋，系了却解，解了又系，每夜走至十七八遭，不教昏了性子，后习至五十日不动心，真性常明，便似个水晶塔子。或一日却倒了，更起念。师父啼哭，自知福浅，不能了道，经天魔及五帝大魔，飞石打折三根肋肢，亦不动心。后至圣贤提契，闻空中言：‘你二月十五日得道’，则至十一日早，便通天彻地，观见天地山河，如同手掌。”真人此歌要，亦自家履历公案。篇首数句，模写殆尽，其言“一

¹³⁵ 王重阳《重阳立教十五论·第九论炼性》：“理性如调琴，弦紧便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琴可调矣。则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性者，体此二法，则自妙也。”

得鬼神辅”，乃圣贤提挈也。真人云：“修行全在志，若无志，圣贤如何提挈？只勿令念起，乃志也”¹³⁶。至哉言乎！敬录于后，以自策励云！

隆庆辛未¹³⁷五月十有二日

第八卷 未字集

玄肤论

新梓《方壶外史玄肤论》序

陆君潜虚，早岁事举子业，艺称业举子者之最。瑰玮士林，去天尺五，于心非不当也。俄而，若或启之，厌举子业，弃去弗积。日孳孳惟金火寻求，竟究玄理。噫！异哉君，异哉君！彼所谓鼓舞风霆绝伦恒度者耶？夫大道有传，始自黄帝《阴符》，继老子五千《道德》，继伯阳《参同》、平叔《悟真》。是四书者，陆君业已疏之，顾谓学求简约则趋适易从，言有君宗则标准可立，乃复融会群书，证之师说，著《玄肤论》，盖二十篇，

¹³⁶ 元·陈冲夷《规中指南·止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惟在此已。此法无多子，教子炼念头，一毫如未尽，何处觅踪由。夫无念者，非同土石草木，块然无情也。盖无念之念，谓之正念，正念现前，回光返照，使神御气，使炁归神，神凝气结，乃成汞铅。牢擒意马锁心猿，慢著工夫炼汞铅。大道教人先止念，念头不住亦徒然。”

¹³⁷ 隆庆辛未，公元1571年。

首三元，统言三才丹法之全，次内外药，以下论十九则，专以人元言之。凡夫性命根原，阴阳窍妙，凝神依息之方，炼己待时之要，出庚生癸之符，归铅制汞之术，皆推关启键，直露真詮，俾古仙得一毕万之旨。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之中天，为有目者之所共睹不蔽也。呜呼！批竅全牛，代斲大匠，陆君盖慄慄乎临词者，其苦心真可谅矣。或曰：先天道朴，溟滓无光，不落名相，何可指拟？而叨叨而晓晓，是谓道支非道哉！独不见北走恒山，南走赤水，迷途不指则蹊径不开，诘曲不谳则前期安所措足。故曰：太上忘言，其次立言。立言非得已，势也。慨自圣师辽邈，真诀日湮，为服食冲举之说者，道扮子类先口之然，学人殊言，言人异见。知求外药者，既溷同类于闺丹；近取身中者，又认独修为交媾。瞽听盲引，妄信坚持，其所谓道若霄坏青黄畔，不相及此而不言。以厘之则，惑滋似是，道裂多歧，天下将贸焉，鞠为右袒也已。昔平叔闻道，作《悟真》以结丹友，《玄肤》之著，意固平叔之遗。盖望夫世有知言，同声相应，一跃迷津，共还正觉。斯则陆君酬昔愿也。君注疏甚富，寥于学道不能自梓。梓其书者，上大夫方字赵公。余续就事，遍观海内大法眼先生来就正云。

时万历丙子¹³⁸六月望日雒皋晝怀逸史王郢书于水月庵

《玄肤论》序

淮海潜虚陆西星长庚 撰

《玄肤论》者，陆生所述也。陆生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豁然有契于其衷，乃述所传，为论二十篇，总七千余言，名曰《玄肤》。

玄肤者，言玄理肤浅，非精诣也。去圣愈远，大道失传，狂瞽之师，各售所见。类皆窃近似以文神奸，故有口禅之衲，兢斗机锋，垄断之夫，纵谈黄白，人元则以闺丹首乱¹³⁹，服食则以金石戕生，学术不明，流祸无极，仁者悯焉！始生以文儒究心二氏，垂二十年，错足无虞之林，置身不

¹³⁸ 万历丙子，即神宗万历四年，亦即公元1576年。

¹³⁹ 清·柳华阳《金仙证论·小周天鼎器直论第五》：“女鼎闺丹之邪术，尽是用女人为炉鼎，信者必丧性命，堕于异类，万劫而不可复者矣。”刘一明《道书十二种·通关文·闺丹关》：“老祖曰：万恶淫为首。《悟真》云：‘房中空闭尾闾穴，误杀阎浮多少人。’古经云：‘若说三峰采战，直教九祖沉沦。’此皆言御女闺丹，不但无益于性命，而且大损于阴德也。”

理之口，屡蹶屡奋，独以初诚不退，获兹遭遇也。夫性由自悟，命假师传。兹二语者，尚有遗论。何则？自性自度者，虽上根利器，亦须领悟于言下，藉非密旨亲承，徒师心以自用。犹之瞽不任杖，伥伥何之乎？道之不得闻者，其故有三，朵颐世味，以妄为常，虞有耽空，害有之侮者，名曰不信之心；少知向慕，冒挂俗网，不即解脱，姑置而少持者，名曰不了之心；具曰予圣，不售善言，高谈雄论，千人自废者，名曰不虚之心。三者有一焉，圣师不顾也，良友不亲也。因循积习，没齿无闻，毙而后已，殊可哀也！生为此惧，早夜遑遑，不敢自弃。是以摒去妄心，沉潜至道也。静养之暇，仰思圣师诲谕之旨，聊复述之篇章，冒犯忌讳，所不敢辞。要在开示真宗，流通正脉，使人知乡道而已。或谓古人著书，多道成之后，子急于有言，无乃躁乎？吾闻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言之不可以已也。吾为其次者，夫道则进于德矣。进于德，不言可也。夫德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隆庆元年¹⁴⁰岁在丁卯重九日。

玄肤论

淮海潜虚陆西星长庚 著

三元论

愚闻之师曰：“丹有三元，皆可了命。”三元者，天元、地元、人元之谓也。天元谓之神丹。神丹者，上水下火，炼于神室之中，无质生质，九转数足，而成白雪。三年加炼，化为神符。得而饵之，飘然轻举。乃药化功灵，圣神之奇事也。其道则轩辕之《龙虎》，旌阳之《石函》，言之备矣。地元谓之灵丹。灵丹者，点化金石，而成至宝。其丹乃银铅砂汞有形之物，但可济世，而不可以轻身。九转数足，用其药之至灵妙者，铸这神室，而以上接乎天元，乃修道之舟航，学人之资斧也。古今上圣高真，名为圣事，其法至易至简，不过采先天之铅，伏后天之汞，识浮沉、知老嫩

¹⁴⁰ 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

而已。今之盲师，率多昧此，故千举万败，迄以无成。不知地元之道，与人元不殊。必洞晓阴阳，深达造化者，而后可以语此。人元者，谓之大丹。大丹者，创鼎于外，炼药于内，取坎填离，盗机逆用之谓也。古者高仙上圣，莫不由之。故了命之学，其切近而精实者，莫要于人元。故丹有三元，系于天地鬼神而不可以必得者，天元也；法度修明，福慧双美，举之而如取如携者，地元也；宇宙在手，万化生身，鬼神不能测其机，阴阳不能逃其算者，人元也。然则亦有大小乎？曰：“愚闻之师，天包乎地，地载乎人，大小见矣，是三元之品也。”

内外药论

夫人元之学，创鼎于外，而炼药于内，于是始有内药外药之分。而世之言外药者，率多不得其旨，以盲引盲，殊可悼痛！夫道在我身，内炼诚是矣，而何以创鼎于外？创鼎者，圣人不得已焉而为之之事也。老圣比之用兵。其言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且夫上药三品，神与气、精，凡吾所具于先天者，浑沦未凿，何假修炼？故童初之子，皆圣胎也。自夫情窦一开，而浑沦之体破矣！浑沦之体既破，则凡吾身之所有者，日改月化，动皆落于后天。后天之物，皆属于阴，其法不能以久存，不得不假夫同类之先天者以补之。而同类之先天则太阳乾金也。以阳炼阴，形乃长存。《契》有之曰：“欲作服食仙，须求同类者。篱破竹补，覆鸡用卵。”如斯而喻，甚明切也。然又须知彼我之气，同一太极之所分。其中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有不可以独修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契》曰：“冠婚气相纽，元年乃芽滋。”造化之理，顺则成人，逆则成丹。神妙自然，不可诬也。炼药于内，而创鼎于外，岂直补吾身之缺而已哉？

阴阳互藏论

何谓阴阳之精，互藏其宅？

《契》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谓离坎。《悟其》之诗曰：“先把乾坤为鼎器，次抟乌兔药来烹。”乾坤，则阴阳之象也；乌兔，则阴阳之精也。离为日，日秉阳精，而离之中画却是阴，是阴藏于阳之宅也；坎为月，月秉阴精，而坎之中画却是阳，是阳藏于阴之宅也。《契》曰：“坎男为日，离女为月。”盖言此也。是知乾坤者，阴阳之纯也；坎离者，阴阳之交也。其在人也，情窦未凿之先，一乾坤纯阴纯阳之象也；既凿之后，阴阳之体交，而互藏之精用矣。少阴之数八，男子得之，故二八而精通；少阳之数七，女子得之，故二七而天癸至。岂非阳得阴数，阴得

阳数，而互藏之义，斯以见乎？

或曰：“男子二八而精通，彼之破体，夫固有所感也。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何所感耶？”

曰：“未论有感无感，但其气既至，则浑沦之体，斯已破矣¹⁴¹。且夫地势重阴之下，而忽有一阳来复，乃十有一月之卦也。斯时也，天地之心果何所见？而夫子叹之，无亦以造化交感之气虽未氤氲，而其机斯已动乎？方其不动而动，动而不动之时，是谓先天真乙之气，所以为造化之根底，品汇之枢纽者，实在于是。迨夫联兆已彰，形色已见，斯则落于滓质，而属之后天。故吾所谓破者，乃自气机之动者而言之，非谓必待于交感氤氲而后谓之破也。且男子之精始通也，其始未必先有滓质，必待其气先至，既乃化而为水，又既乃化而为精。所谓先至之气，即先天也；气化为水，即天一所生之水也。先天之体既破，后天之用遂行；后天之用既行，先天之真愈隐矣。造化之妙，发泄至此，谁曰不然，请问之师焉。”

先天后天论

“何以后天之用行，而先天之真愈隐？”

曰：“先天之真不可见。凡可见者，皆后天也¹⁴²。今之言涕、唾、津、精、气、血、液者，皆有形滓质之物，俱属后天而不可用，则又以精气神当之。不知后天之用既行，则精、气与神又皆随用显发，而落于后天。何者？已凿之后，说着用着皆落后天，而先天之真，沉潜沦匿，孱弱微细，日就萧索，而不足以为一身之主，至于老病死苦者，后天之用竭，而先天

¹⁴¹ 民国·魏尧《一贯天机直讲》：“交感之精既生，童体自然而破，不必待男与女媾，女与男交，而后为破体也。盖破体乃天地之自然造化，当“五千四百生黄道”之日，即为纯阳、纯阴完成之时。过此一日，则体自破，男子生交感之精，女子生天癸之水，一白、一红，正是一坎一离，外漏之象。”（第三讲）又曰：“经曰：‘五千四百生黄道’何也？人自下生之日起，至五千四百八十日之一日，乾金气足，满身生阳，是为纯阳之体。上德童真，若从此一日而修，可以不必用返还之功，高拱无为可耳。盖因破方须修，不缺奚用补！值此气至足之时，奚用积阳之法！径用炼气化神功夫足矣。女子则为五千零四十八日，比男子差一岁余，是为纯阴之体。上德女真，若在此至足之时而修，其容易与男子无异也。陆子野曰：‘男子二八而精通，女子二七而癸至。’即《悟真篇》所谓‘白虎首经至宝’也。当将通未通，将至未至之日，即为乾、坤纯体；过此一日，即为破体矣。男乾体也，破而为离；女坤体也，破而为坎。男子坤交，乾阳爻入阴卦中，坤化而为坎，真气由脑后落下，经夹脊入两肾中间之一穴，阴阳交而精生；女子乾交，坤阴爻入阳卦中，乾化而为离，子宫真气上行，冲动两乳中间之一穴，阴阳交而癸至；皆因神气至足而化生第三物之白精与赤癸也。若从此流而不返，则顺而生人，而人事日繁矣。”

¹⁴² 张紫阳《悟真篇》：“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恍惚里相逢，杳冥中有变。”

不存也。然则欲吾形之永固者，舍先天奚以哉？”¹⁴³

铅汞论

或问：“先天之气为真铅，其旨安在？”

曰：“真者，对凡而言。真则无形，而凡则有象也。必欲竟其说，请言其本。夫自乾坤交而离坎之体成矣。乾坤交，则浑沦之体已破。故后天卦位，退乾坤于至尊无用之地，而以离坎代之。盖南北者，天地之两极也。先天卦位，本乾坤所居。今退而不用，以离坎代之，则后天之用行矣。离为日，照耀于南；坎为月，照临于北，日月交光，而万物生焉。虽曰后天之用，其实则先天之体为之。故坎之真气，化而为铅，即天一所生之水也；离之真精，化而为汞，即地二所生之火也。铅汞水火，皆人间有名有相之物，谓之真铅真汞，则不可名不可相也。故不得已而假有名有相之物以拟之，而加之曰真，实则阴精阳气而已。《易》曰：‘精气为物，精与气合。’而人始生，皆先天之用也。以其互藏也，故男得其精，而用精者化；女得其气，而用气者昌。用精者化，故顺而成人；用气者昌，故逆而成丹。先天之气为真铅，厥有旨也。以先天未扰之真铅，制后天久积之真汞，则其相爱相恋，如夫妇子母之不忍离，是皆自然而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自非洞晓阴阳，深达造化，乌足以语此哉！”¹⁴⁴

元精元气元神论

“元气为铅，元精为汞，元神果何物乎？”

曰：“元神为性，精气之主也。以其两在而不测，灵通而无方，故命之曰神。故神住则精凝，精凝则气归，气归则丹结。皆先天之用也。所谓元精，非交感之精之谓也。精藏于离，心中之真液也。所谓元气，非口鼻呼吸之谓也。气藏于坎，虚无中之真气也。所谓元神，非思虑之神之谓也。神通于无极，父母未生以前之灵真也。夫人，一太极也，精气即太极之阴阳也，神即太极之无极也，是谓元精、元气、元神。善乎，翠虚之吟¹⁴⁵曰：

¹⁴³ 养先天，必以后天为基，李涵虚《圆峤内篇·道窍谈·后天次序》：“初基以后天为妙用，然有可用之后天，即有不可用之后天。夫不可用之后天，并不得以后天名之。以其至阴至浊，不足道也。今悉从可用者依次言之：第一曰后天，第二曰后天中之先天，第三曰先天，第四曰先天中之先天。”

¹⁴⁴ 陈撄宁《玄肤论》批注曰：“此论尚不透彻。盖此方有形之精，与彼方有形之卵相合，则生人；此方无形之精，与彼方无形之气相结，则成丹。先天未扰之真铅，乃彼家静极而动之气；后天久积之真汞，即我家未变浊精之神水。”

¹⁴⁵ 翠虚之吟，指《罗浮翠虚吟》，见《翠虚篇》，宋·陈楠撰著。陈楠（？—1213），

‘此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玉皇，心君也。口中涎，心中之灵液也。‘此气不是呼吸气，乃知却是太素烟。’太素烟，先天真乙之气也。‘此神不是思虑神，可与元皇相比肩。’元皇，即元始也。是谓无极之真，通天地，贯宇宙，巍然而独尊，超然而独运者也。”

神统论

“何以知神之统精气乎？”

“即举一身之后天者言之。神太惊，即精散而怔忡；神太淫，则气脱而痿缩。故神藏于精，则谓之曰精神；神藏于气，则谓之曰神气。精气之得神而王，犹臣之得君而尊也。故修真之士，莫要于养神。神，即性也。性定，则神自安；神安，则精自住；精住，则气自生。何以故？性定，则心火不至上炎；火不炎，则水不干，故身中之精亦住。凡身中五脏六腑之精，皆水也。身中之精既住，则肾中之精可知。肾为精府，精盛于肾者，积水生潮，滃然上腾，如云雾然，熏蒸四大，灌注上下。吾以元神斡运乎其间，则升降进止，如运诸掌，是谓水火交而成既济也，是谓后天之气而得之似醉也。然此特自吾身之后天者言之耳。若夫先天之用，其采取交媾，脱胎神化，无一而非神之所为。故修真之士，莫要于炼神。炼神者，玉液炼己之谓也。大道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金液玉液论

“丹法有金液炼形、玉液炼己之说，其旨安在？”

曰：“夫道者，性命兼修，形神俱妙者也。金液炼形者，了命之谓也。玉液炼己者，了性之谓也。何谓玉液？玉者，温润贞纯之喻。金者，坚刚不坏之称。夫炼性者，损之又损，克去己私，务使温润贞纯，与玉比德，则己之内炼熟矣。内炼既熟，然后可以临炉采药，而行一时半刻之功。及夫时至机动，则取坎填离，采铅伏汞。而坎中一画之阳，乃先天乾金也，谓之金液。以之炼形，则体化纯阳，而形骸为之永固，一如金之坚刚而不坏矣。故曰金炼玉炼，性命兼修，而形神俱妙者也。玉炼，则无为之道也；金炼，则有为之术也¹⁴⁶。自无为而有为，有为之后，而复返于无为，则性

道教南宗第四代传人，为南五祖之一。字南木，号翠虚。颍川（河南禹县）人。常以符水撮土为丸，为人治病，服之即愈，故世号陈泥丸。

¹⁴⁶ 陈撄宁《玄肤论》批注曰：“此处所谓玉液炼己，指清静工夫而言。但世间所传丹法，则凡用后天鼎者，名为玉液炼己；用先天鼎者，名为金液炼形，皆指阴阳工夫而言。此中派别甚多，下手之法不尽相同，惟在用之得宜，适合于自己之环境，斯可矣。”

命之理得，而圣修之能事毕矣¹⁴⁷”。

性命论

“何谓性？何谓命？”

曰：“性者，万物之源；命者，己所自立。性非命弗彰，命非性弗灵。性，命所主也；命，性所乘也。今之论者，类以性命分宗，而不知道器相乘，有无相因，虚实相生，有不可歧而二者。故性则神也，命则精与气也。性，则无极也；命，则太极也。可相离乎？或言释氏了性，道家了命。非通论也。夫佛“无我相”，破贪着之见也；道言“守母”，贵无名之始也。不知性，安知命耶？既知命矣，性可遗耶？故论性而不沦于空，命在其中矣；守母而复归于朴，性在其中矣。是谓了命关于性地，是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

或问：“子之论性命则既明且尽矣。敢问性之在人，果何物也？可得而见乎？”

曰：“性不可见，所以见则性也，于不可见而欲求其所以见，则性愈远矣。何耶？性之为物也，可以无心见，而不可以有心求。昔者老圣称太朴以无名，黄帝索玄珠于罔象，古人之喻厥有深旨。请言人之所以生也，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谓性，即无极也；所谓命，即二五之精也。二者妙合，而人始生焉。方其未生之前，则所谓无极者，混沌鸿蒙，何相何名？何音何绪？何臭何声？及乎二五既凝，得一以灵，何思何为？何虑何营？是性之本体也，夫自情识开而本体凿矣。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所谓情识，即气质之性也。所捐本体，即天地之性也。《老子》曰：‘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即善反也。故修道之要，莫先于炼性。性定而气质者不足以累之，则本体见矣。吾师之诗曰：‘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是后天得先天而妙其用也。是之谓了命关于性也。”

质性论

“夫性一而已。何以有本性质性之异？”

¹⁴⁷ 张三丰《道言浅近说》：“夫道者，其层次须知三候三关。大抵不外四言：‘无为之后，继以有为，有为之后，复返无为’而已。”张三丰《大道论》：“最上一乘之道，以有为入无为，以外药修内药。以己而求彼，以阴而配阳，以铅而投汞，以炁而合神。无为者，非防危守城之方。温养沐浴之事，乃得丹之后，脱胎神化之功也；有为者，非采战提吸之术、九一动摇之法，乃安静虚无之道，守雌不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即未得丹之前，炼己筑基之事也。有为无为，体用之始终已见于此。”

曰：“本性者，自先天而言之，清静圆明，混成具足，圣不加丰，愚不少啬者也。质性者，自后天而言之，生于形气之私，于是始有清浊厚薄之异。且夫二五变合，生人物之万殊，其间揉杂不齐，本于胎元受气之始。何者？吾自无始以来至于今日，皆以情欲而正命本，逐境起念，遇物生情，熏习久矣。中间得气有纯驳，故嗜欲有浅深，莫不各借本然之性，以行其有我之私。盖质性在人，非能自用。所以用者，皆借灵于本性。如豪奴孽子，借主人以号令也。故常喻之。性则水也，落于气质，犹水之入于泥淖中也。决而行之，但见泥淖而不见其水。泥淖岂能自行？水行之也。但水混于泥淖而不见耳。澄之之久，则清者在上，浊者在下。决而行之，无非水矣。此澄湛之功，善反之力也。”

神室论

“元性、元神，有以异乎？”

曰：“元性即元神，无以异也。以其灵通而莫测，妙应而无方，故名之曰神。谓之元者，所以别于后天之思虑也。”

“神之在人，亦有宅乎？”

曰：“吾闻之紫清仙师，人有三谷，乃元神之室，灵性之所存也。其空如谷，又名谷神。神存则生，神去则死。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神不能安其居也。《灵枢内经》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人身之中，上曰天谷，泥丸是也；中曰应谷，绛宫是也；下曰灵谷，关元是也。此三谷者，神皆居之，谓之三田。尝为之论，泥丸者，栖神之本宫也；绛宫者，布政之明堂也；灵谷者，藏修之密室也。故夫元神居于绛宫，则耳有闻，目有见，五官效职而百体为之从令矣；元神居于灵谷，则视者返，听者收，神气相守，而营魄为之抱一矣。杨子有言：‘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渊者，深昧不测之所，灵谷是也。是神所藏也。”

河车论

神既藏矣，是谓归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将见神气相守，抱一无离。迨夫静极而动，则是神也。复乘气机而上升于泥丸，于是河车之路始通。要知河车之路，乃吾身前后任督二脉也。夫气之始升也，油然潏然，郁蒸于两肾之间，浩浩如潮生，溶溶如水泮，泛滥于五膈之上者，乃水经滥行，不由沟洫也。吾急以神斡归尾闾，使之循尾闾而上，至于夹脊双关，上风府而直至于泥丸。神与气交会于此，则其舒畅融液，不言可知。少焉，降为新美之津，则自重楼而下游绛宫，入紫庭，复归其所藏之处而休焉。如此循环灌注，久久纯熟，气满三田，上下交泰，所谓：“常使气冲关节

透，自然精满谷神存”也。造化至此，内炼之征见矣。然非深造而实诣，又乌知予言之有味哉！

澄神论

“吾子所言藏神之宅，则吾既得闻命矣。敢问藏神之旨。”

曰：“藏神者，凝神也。凝神之要，莫先于澄神；澄神之要，莫先于遣欲。《清静经》云：‘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易》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谓洗心，即澄神之谓也。周子曰：‘无欲故静。’所谓无欲，即遣欲之尽也。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所谓心者有二焉。扰神之心，乃妄心也；好静之心，乃真心也。既有妄心，即惊其神，其神可得清乎？既惊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心可得而静乎？故澄神之要，莫先于遣欲。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知三心之不可得也。“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知四相之俱忘也。“三者既悟，惟见于空”，则人空矣。“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则法空矣。如是则根尘永静，六欲不生，而心静矣。心静则神自清，如水之无波，而万顷澄澈也。虚靖天师《大道歌》云：‘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灵台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精损筋骨。’遣欲澄神之说，百世以后¹⁴⁸圣人，不易吾言矣！”

养神论

“神既澄矣，又何以加焉？”

曰：“养之。养之者，所以韬神之光使勿露也。神之为物也，愈澄则愈清，愈清则愈明。盖定能生慧，故灵光焕发，旁烛洞达，莫可盖藏。《庄子》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若用之不已，则太露而反伤于本性。《庄子》云：‘古之治道者，以智养恬。’智生而以智为也，谓之以恬养知。《坐忘枢翼论》云：‘慧而不用，实智若愚；益资定慧，双美无极。’《道德经》云：‘敦兮其若朴，浑兮其若浊。’又曰：‘众人昭昭，我独若愚。俗人察察，我独若闷。’皆养神之要义也。”

凝神论

“神既养矣，安所事凝耶？”

¹⁴⁸ 后，底本作“俟”，当是繁体“後”字之误刻。

曰：“凝神云者，无用用中之用，了命之学也。《参同契》曰：‘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且夫离宫修定，禅之宗也；水府求玄，丹之旨也。澄神要矣，凝神急焉。《翠虚篇》云：‘昔日逢师传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所谓气穴，乃吾人之鄞鄂也。予前所著《神室论》中，则既明且尽矣。虑夫学者徒知澄神，而不知凝神之处，则漫无归宿，而无以会夫归根复命之原，徒知养神而不知凝神之方，则茫无下手，而不能识夫造化消息之妙，故述所闻，复著此论。盖凝神者，入玄之要旨，丹家之第一义也。所谓凝者，非块然不动之谓也，乃以神入于气穴之中，与之相守而不离也。《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夫气穴者，乃吾人胎元受气之初，所禀父母精气而成者，即吾人各具之太极也。其名不一，曰气海，曰关元，曰灵谷，曰下田，曰天根，曰命蒂，曰归根窍、复命关，即一处也。方其处胎之时，呼吸之气，与母相通。及夫子母分胎，剪落脐蒂，则自安炉鼎，别立乾坤，而一呼一吸，常归于本穴之中。盖呼吸者，吾人立命之本也。一息之间，呼吸不至，则气绝而死矣。呼则气辟，阳之舒也；吸则气阖，阴之敛也。一呼一吸，名曰一息。诊家以之候气，良有旨也。《庄子》曰：‘众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以踵者，谓深入于穴也。众人之息，非不以踵也，但神有不存，纵其出入焉，而不自觉，若以喉耳。真人则神依于息，而深入于本穴之中，绵绵若存，无少间断，故得专气致柔，抱一无离，虚极静笃，而能观其复也。所谓依者，又非逐于息而依之也，有勿忘勿助之义焉。故神依于息则凝，神凝则气亦凝；神依于息则和，神和则气亦和，相须之道也。凝神之法，自调息始。调息者，依息之谓也。¹⁴⁹”

真息论

所谓息者，有二焉，曰凡息，曰真息。凡息者，口鼻出入之气也；真息者，胎息也，上下乎本穴之中。晦翁先生所谓：“翕然而嘘，如春沼鱼”者是也。凡息既停，则真息自动。而凡息之所以停者，非有心以屏之也。虚极静笃，故心愈细，而气愈微耳。今之论者，但知调息，而忽不自知其落于以心逐气之病。盖以凡夫躁竞之心，未闲调习，一旦使之依息，心岂肯自依？未免着意。着意则气未平，而心先动矣。岂非复以气而役神乎？

¹⁴⁹ 李涵虚《道窍谈·心神直说》：“陆潜虚曰：‘调息之法，自调心始。凝神之法，自调息始。’此圣贤仙佛之梯航，吾人入德之路也。下手学道者，必须摄念归静，行、住、坐、卧，皆在腔子里，则守静始能笃也。盖有念为妄心，无念为真心，人能收念于平日，而还其所止之地，乃能专心于临时，而坚其入定之基。圣人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是也。心之静者，息亦易调。心愈细，而息愈微也。息调则神归，于是而再安其神，凝于气穴之中。”

予故曰：“调息者，自然依息之谓，非逐于息之谓也。¹⁵⁰”调息又自调心始。调心者，摄念归静，行住坐卧，常在腔子。久久纯熟，积习生常，自然冰雪柔挺，与息相和也。和则相依，依而勿逐。凡息自停，真息自动。橐籥一鼓，炼精化气，熏而上腾，灌注三宫。是谓真橐籥、真鼎炉、真火候也。

151

¹⁵⁰ 陈撷宁《玄肤论》批注曰：“今之从事于静功者常云：‘不调息便罢，愈调息则愈觉得气急’，都犯了‘以心逐气’之病。”张三丰《道言浅近》：“调息须以后天呼吸，寻真人呼吸之处。古云：‘后天呼吸起微风，引起真人呼吸功。’然调后天呼吸，须任他自调，方能调起先天呼吸，我惟致虚守静而已。照此进功，筑基可翘足而至，不必百日也。”李涵虚《道窍谈·心神直说》：“凝神之际，务要与息相依，毋以神逐息，毋以神运息。逐息则神散，运息则神摇。只要息息动荡，任其天然，随其自然，斯其神愈觉凝然。迨至静极而动，是神之得乎气机。是气初破鸿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修道之士，乃如是有为也哉。”《道窍谈·神息妙用》：“神者，火也。息者，风也。欲识风火玄机，须将神息安顿。神贵含光默默，息凭真气绵绵。但安其神，不逐于息。有如炉中聚火，箱管抽风，风自扇而火愈红，火愈红而金自化。可见是风来助火，并不是火去追风矣。但其中尚有机窍，欲令风箱之气专笃而吹，必使风管逼炉，使它从消息中度去，乃能煽起炉焰，火色重青。学人凝神聚气，即是火熔金，息向坎中吹，又即是引管逼炉，助风追火之势也。”体真人汪东亭：“丹书说来说去，不出一个心息相依。起初须知微息之出入，在外面虚空中悠扬宛转如游龙。片刻之后，即可放下（心念），顺其自然。若有杂念来，再心息相依，之后再吧心放下，自然心静而得冲和之效。不知放下（心念），便往往做成以心逐息，则坏矣。”（《体真人丹诀语录》）

¹⁵¹ 张三丰《玄机直讲·炼丹火候说》：“初功在寂灭情缘，扫除杂念。除杂念是第一着筑基炼己之功也。人心既除，则天心来复；人欲既净，则天理常存。每日先静一时，待身心都安定了，气息都和平了，始将双目微闭，垂帘观照心下肾上一寸三分之间，不即不离，勿忘勿助，万念俱泯。一灵独存。谓之正念。斯时也，于此念中，活活泼泼，于彼气中，悠悠扬扬，呼之至上，上不冲心；吸之至下，下不冲肾，一阖一辟，一来一往，行之一七、二七，自然渐渐两肾火蒸，丹田气暖，息不用调而自调，气不用炼而自炼。气息既和，自然于上中下不出不入，无来无去，是为胎息，是为神息，是为真橐籥、真鼎炉，是为归根复命，是为玄牝之门、天地之根。气到此时，如花方蕊，如胎方胞，自然真气薰蒸营卫，由尾闾，穿夹脊，升上泥丸。下鹊桥，过重楼，至绛宫，而落于中丹田，是为河车初动，但气至而神未全，非真动也，不可理他。我只微微凝照，守于中宫，自有无穷生机，所谓养鄞鄂者此也。行之一月、二月，我神益静。静久则气益生，此为神生气、气生神之功也。或百日，或百余日，精神益长，真气渐充，温温火候，血水有馀，自然坎离交媾，乾坤会合，神融气畅，一霎时间，真气混合。自有一阵回风上冲百脉，是为河车真动。中间若有一点灵光觉在丹田，是为水底玄珠，土内黄芽。尔时一阳来复，恍如红日初升，照于沧海之内。如雾如烟。若隐若见，则铅火生焉。方其乾坤坎离未交，虚无寂灭，神凝于中，功无间断，打成一团，是为五行配合。至若水火相交，二候采取，河车逆转，四候得药。神居于内，丹光不离，谓之大周天，谓之行九转大还也。此时一点至阳之精，凝结于中，隐藏于欲净情寂之时，而有象有形。到此地位，息住于胎，内外温养，顷刻无差，又谓之十月功夫也。”

火符论

“以真息为火，其亦有说乎？”

曰：“有之。‘谩守药炉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丹灶河车休矻矻，鹤胎龟息自绵绵。’古仙之言，不一而足。然非以息为火也。火，神火也。息，则火之橐籥也。今夫神气相守之时，神则无为，而气机则不能以不动，故一阖一辟，与经脉上下相为流通。所以觉其动者，谁也？神也。一气流通，元神独觉，神与气融，宽急相得，是火力调匀，然后丹成而药就也。予尝以橐籥喻真息，盖亦有理。今夫冶人之铸金也，必先鼓之以橐籥，然后火发而金始熔。若徒以浩荡之风吹之，则火气散漫，而金终不可化矣。何者？浩荡之风，往来不常，即众人以喉之息也；橐籥之风，绵绵不绝，即真人以踵之息也。神依息而互融，即火之得乎风也；气得神而自化，即金之化于火也。如斯而喻，昭乎明矣！”

或问：“火符进退，朝屯暮蒙，其旨同异？”

曰：“予昔未得师指，窃以火候难明。亦尝按之周天，准之卦气，分更分漏，徒费讲求。而后乃今，豁然大悟，乃知丹经万卷，火记六百，皆可言下而废。所谓‘真火无候，大药无斤’，诚哉是言，不我欺也。夫炼药有内外，故火候有烦简。所谓内炼，一言以蔽之曰：绵绵若存而已矣。外药者，非前所论之外药也，盖指天元地元而言。符者，谓与天道相符合也。丹法以月之庚甲，象药材之老嫩；日之子午，为火候之消息。所谓朝屯暮蒙，不过言其进退之则，有如是耳。得其意，忘象可也。《悟真篇》云：‘内药还同外药，内通外亦须通。丹头和合类相同，温养两般作用。内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常红。外炉加减要勤功，绝妙无过真种。’真种者，人元也。是火符之断案也。”

药火论

“药与火同乎？异乎？”

曰：“药与火，可分也，亦可合也。分则可异，合则可同。何者？分而言之：则药者，先天之气也；火者，先天之神也。合而言之：则药即火也，火即药也¹⁵²。知合而不知分，则采取不明；知分而不知合，则温养无法。何者？采取之时，药在外，火在内，以火而致药，故药火可分；温养

¹⁵² 李涵虚《道窍谈·神息妙用》：“学人凝神聚气，即是火熔金，息向坎中吹，又即是引管逼炉，助风追火之势也。炉中火发，阳光腾腾。此时神即是气，气即是药。犹之火炼铁红，红铁亦火。琼琯翁所谓‘火即药、药即火’者，此也。火药交融，金丹立就。”

之日，药在外，归于内，得药而行火，故药火可合。要之，火其主也，故火急则丹伤，火冷则丹散。凡言火而不言药者，十月之事也；言药而不言火者，一时半刻之功也。至于紫清仙师之言曰：‘以火炼药而成丹，即以神驭气而成道也’，更明切矣。”

抽添论

或问：“抽铅添汞之旨，可得闻欤？”

曰：“予闻之立阳先生，得药归鼎之后，养以天然真火，绵绵若存。其中抽添变化，皆出自然。有不容以丝毫智力与乎其间。盖道则无为，而神气自然有所为，乃造化之妙也。所谓如米炊饭，厥有深旨，非止特喻其易易而已。夫铅之投汞，譬则水之投于米中也。水不可以过多，米不可以过少，犹之二八相当也。火力调匀，其水渐干而米渐长，斯成饭矣。水渐干则抽铅之谓也，米渐长则添汞之谓也。抽非内减也，神入气中，如天之气行于地，而潜机不露也；添非外益也，气包神外，如地之气承乎天，而渐以滋长也。由是而胎圆神化，身外有身。造化之妙，一至于此。要皆自然而然，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于此而欲求其所以抽、所以添，则涉于有心而非自然矣。所谓自然，亦有深旨。师语我曰：‘顺其自然，非听自然也。’旨哉言乎！”

遗言论

或问：“诸丹经所言红铅、黑汞、青龙、白虎、白雪、黄芽、木公、金母、婴姁、黄婆，异名殊字，数更仆未易尽也。今子所著，一切置而不言，意者将有遗论乎？”

曰：“否。子静听，吾试语之。昔者吾以章句儒生，学窥玄圃，素无前识之资。偶以因缘遭际，得授真宗，颇知径约。凡前所举名义，昔皆熟读而详味之。但识此遗彼，适资扞格，而后乃今知大道之不烦，可一言而尽也。夫道不外乎一阴一阳而已。阴则为精，阳则为气，而神则统乎二者，故神与气精，乃上药之三品也。凡言龙虎、铅汞，种种异名，皆依此立。古仙垂语，不欲轻泄，故乱辞孔窍，纷尔多门，使志学之士，因文以见义，出博以之约。迨夫真积力久，豁然贯通，则刊落言筌，直见根本矣。”

或问：“《玄肤》所著，多言外药。至于采取交媾，略而不言，学人何述焉？”

曰：“采取交媾，乃太上闕密之玄机，千圣传心之要旨。吾非不欲指而言之，但师命甚严，是以临书而惴惴其栗也。然吾于前所论中，似已诀破，但混于微言而不觉耳。《契》有之曰：‘千周灿灿兮，万遍将可睹。’

志学之士，苟能千周万遍，则研精而妙义见矣。然非有求而未得之愤，则孰知斯道之难闻？非有相悦以解之妙，则孰知予言之有味哉？已乎已乎，吾兹将结舌矣。”

《玄肤论》后序

今世所称养生者流，其说皆莽荡无当，类皆取讥当时，貽累后学，予窃厌之。乃有贤人达士，或心悦之，有尽弃其学而学焉者，予往而问之。曰：此理也，以其深不可测者而言，故谓之曰玄，其实百姓皆可以与知、与能，而不能使之知、使之能者，玄故也。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即今诸家之谈性命者，言人人殊，要皆仁智之见，举其一不知其一者也。其下则莽荡无当，谓之不知也亦宜。且夫造化二五，陶铸百物，象形虽殊，体本无二，莫不定阴阳之位，搆真乙之精，顺施化之理，立性命之基，故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如斯而论，可谓本末兼该、上下俱尽者矣。故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体是道者，亦可使之不变，而长生久视之道端在于此。予三复其言，旨乎其味而不能释也。于是日，

就斯人而与之，乃得其所著录而藏之。既以自好窃欲同之人人，乃捐薄俸，绣诸梓，使知道之正脉，或在斯人，而彼莽荡无当者之果不足信也。斯人者，予之同学，幼有奇赋，累举弗售，爰以夙因神授，遂绝意进去，沉潜道德。二氏之书，多所赞述。今所刻者，特其径约云耳。

隆庆丁卯¹⁵³春王正月方宇赵宋撰

跋

夫《玄肤论》，丹髓也。曰肤，长庚自道耳。其文也，约而赅，精而畅，深入肤理，动中肯綮，剪去诸家枝叶之繁，发明圣师诲谕之旨，语意联络，功夫凑泊，自非长庚深造实诣不能作也。

予尝谓丹经万帙，尽约玄肤数语，所谓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者。上大夫方宇赵公爱而梓之，以广其传，其心盛矣。斯人何幸哉，斯人何幸哉。

同志关中太华山人姚更生谨跋

¹⁵³ 隆庆丁卯。公元 1567 年。

金丹就正篇

淮海潜虚陆西星长庚 著

序

予观丹经万卷，其言长生大药，必得先天真乙之气而成。问气所从来，必曰彼处。求之夫吾人一身，独无是气，而顾于彼处求之哉？信之者未一二，而疑之者已千百矣。星自早岁即雅志斯道，顾以根钝质愚，未能洞其旨趣。间取《参同》、《悟真》，开卷读之。荆榛载涂，缩涩莫前。始为注师俞琰，指以清静无为之道。凡言身外之修，一切斥为旁门；金鼎火符，

悉皆认为炉火。固守先入，坚不可破。噫！果清静，不知下士何以大笑，而谤毁何以易生也。予读书至此，不能无疑。嘉靖丁未，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赐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载希觐。既以上乘之道，勉进我人，首言阴阳合而成道。时则谬举三峰之说，以质于师。师乃斥之。¹⁵⁴间尝授以结胎之歌¹⁵⁵，入室之旨。微言奥论，动盈卷帙，笔而藏之。顾旨其言，而未能畅也。因循廿载，几负师恩。甲子嘉平，予乃遁于荒野，览镜悲生，二毛侵鬓，慨勋业之无成，知时日之不待。复感恩师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追忆囊囊所授语，十得八九。参以契论经歌，反复紬绎，寐寐之间，性灵豁畅，恍若有得，乃作是篇。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今予所温者故也，而所知则新也。虽一时臆度之言，未敢就正有道，然亦庶几不背吾师之旨乎！

是岁甲子¹⁵⁶嘉平月下弦日潜虚子序。

上篇

或有问于潜虚子曰：“丹经之言先天一气，必于同类求之。为说者何？”

曰：“予闻之师，金丹之道，必资阴阳相合而成。阴阳者，一男一女也，一离一坎也，一铅一汞也，此大丹之药物也。夫坎之真气谓之铅，离之真精谓之汞。先天之精积于我，先天之气取于彼。何以故？彼，坎也，外阴而内阳，于象为水为月，其于人也为女；我，离也，外阳而内阴，于象为火为日，其于人也为男。故夫男女阴阳之道，顺之而生人，逆之而成丹，其理一焉者也。”

曰：“坎为中男，离为中女，《易》固言之矣。而此谓我反为离又何也？”

曰：“此先天图位之说也。邵子曰：‘阴阳之精，互藏其宅。’且夫太极

¹⁵⁴ 陆西星《三藏真诠》：“有为三峰术者，可令先除墓地。（问三峰术。）”

¹⁵⁵ 陆西星《三藏真诠》：“入头境，在我心，心不虚兮景不明。有一药，悬太空，取来磨之空又空。照怪物，非定形，炼钢打剑飘青风。富我屋，润我身，邪魔不扰兮月大明。面山坐，养真人，真人出兮万象形耀，武火沸涌时，战野龙鸣。初发声，济文火，听蝉鸣，蝉不鸣时放大红。不可过，过则伤，莫不足，不足则嫩。嫩则返兮汞又腾，要知来时景，须观此日中，要知止时信，须知惺又惺，此是结胎法，子等慎而行。”

¹⁵⁶ 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公元1564年。

分而两仪，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则离属之乾，而坎属之坤矣。离坎者，乾坤之交而成卦者也。男女者，阴阳之交而成质者也。故乾坤交，则乾不得不虚而成离，坤不得不实而成坎矣；男女交则阴不得不含夫阳，而阳不得不根夫阴矣。此坎离彼我之别也。”

曰：“然则离之中为阴精，坎之中为阳气，吾之一身，岂无精气而顾取之于彼乎？”

曰：“诚有之，未竟其说也。吾尝没溺于玉吾老叟之论，而今始悟。子请静听，吾试言之。闻之师曰：阴阳二五，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始也，太朴未雕，浑然太极之全体。《老子》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媾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嗷不嘎，和之至也。’是阴阳之纯也。斯时也，先天之体浑沦完固，何假于取，何事于填？得而修之，则无为之上德，又何加焉？及夫情窦一开，阴阳交感，则先天之气，乃奔蹶而逸于坤中。故三画纯乾乃破其体而为离。离为日，日昃之离，大耋之嗟矣，能久视乎？故丹法取坎。取坎者，补其既破之乾也，填其既虚之画也，复其纯阳之体也。此神仙还丹之说也。”

曰：“我之为离也，乃自奔蹶之后而得之。彼未奔蹶则固坤也，其以为坎，又何也？”

曰：“善哉问！浑沦之初，彼固坤体。二七之期，有阳动焉。纯坤之中，忽有阳动，非坎乎？故坎者，阴中之阳，乃太极之静极而动，自然而然，谓之先天。天一生水，真乙之气，藏于坎中。母隐子胎，水中有金。欲造金丹，法当取坎。此产药之川源，而登真之梯筏也。且夫阴中之阳，以动为主，故取坎之期，惟俟其动；阳中之阴，以静为主，故填离之后，致养于静。知动知静而不失其时者，其惟圣人乎？圣人者，观天之道，而执天之行者也。是故，月盈亏象药材之老嫩，日早晚为火候之消息，药火相得而丹成。丹成，斯脱胎而神化也。”

或又曰：“子之所论，皆后天也。其在先天，抑有可言者乎？”

曰：“吾尝因是而求之《易》矣。《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阴中之阳，其名曰气；阳中之阴，其名曰精。二者相须，而物生焉。尝观顺行之道矣，精先至而气后随，则阴包乎阳而成女；气先倡而精后随，则阳包乎阴而为男。然则离男坎女之辩，又不待于成质之后，而已预定于受气之初矣。且夫金丹之道，阴阳相合而成者也。人道顺施，仙道逆取，取药于坎，而造丹于离也。又何疑乎？”

中篇

或问：“吾人四大一身，皆属阴也。有时而动，将不属之阳乎？”

曰：“离，为火，为日，动虽属阳，而实根于阴也，故曰‘火阳根阴’。

观夫灵光闪烁，莫可控制，吾身之阳，亦复如是。是以常有奔蹶之患。圣人知其如此，故取坎中真乙之水，以克制之。故夫情炽于中，精逸于外，犹火炎于下，而水沸于釜也。取彼先天真乙之气，伏我奔蹶易逸之精，犹之酌泉于瓮，而救沸于釜也，靡不济矣。”

“然则取坎之法，亦有可言者乎？”

曰：“天机至闕，非得师旨，孰敢妄言？请启其端，俟吾子悟焉。在《易》，雷在地中，于卦为复。夫地势重阴之中，而忽有阳动，此造化之根柢，而品汇之枢纽也。孔子玩《易》至此，不觉叹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契》亦有之，‘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初。’又曰：‘发号顺节令，勿失爻动时。’盖言此也。故夫知雷在地中而成复，则知阳生于阴而真乙之气之藏于彼也。可不言而喻矣！”

或又曰：“药之生也，丹经每以‘三日出庚’为喻，可得闻乎？”

曰：“坎为月，月为太阴，受日之光以生明。三日出庚，阳始萌也，亦如复卦。八日上弦，遍临二阳，东方盛满，三阳开泰。下弦，则阳之衰也；月晦，则阳之尽也。剥复相寻，终则有始。故三日而复苏。彼之造化，亦复如是。丹法象此，以俟药材之老嫩。师示我曰：‘月夕炉中药。’又曰：‘雪映冰潭了净，梅梢新月，始可药生。’天机玄妙，尽泄于此。吾昔旨其言而不能畅也。今则恍然以悟，乃知师恩深重，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赐之视也。”

曰：“药材老嫩，其用之也奈何？”

曰：“金丹造化，乃先天真乙之气而成。先天之气，轻清未形，乃阳中之阳也。其端甚微，而其妙莫测。故急采于癸生之初，而用之以一符之顷。稍迟则生滓而度于后天，是又阳而反变为阴矣。《悟真》之诗曰：‘见之不可用’，盖言老也；‘一霎火烟飞，真人自出现’，盖言速也。噫！造化之妙，非圣人孰能知之哉？！亦非圣人孰能用之哉？！”

下篇

或问：“造化之妙，自非圣人莫能用。吾辈非圣人也，伊欲用之，其要安在？”

曰：“师不云乎：‘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真土者何？己土是也。采药之士，不炼己土，则灵汞易失，而所作无功，反遭困辱矣。《经》曰：‘筑基炼己’，盖言此也。己之为物，于人为意，亦曰己性。以其周游于四象之中而无定位，故名之曰土。金丹始终，皆藉于此。故炼药求铅，以己迎之；收火入鼎，以己送之；烹炼沐浴，以己守之；温养脱胎，以己成之。正心诚意，则身修国治而天下平矣。此炼丹之枢要也。《契》曰：‘运毂正轴。’又曰：‘辰极处正。’古仙垂语，叮咛告诫，不一而足。”

“且夫父母以情欲而生我，故气质之性每遇物而生情焉。苟炼己无功，六根未定，入室之顷，大用现前，性动情炽，姪女逃亡，又安能以一符之顷而夺骊龙之珠于颌下哉？《传》有之曰：‘探虎穴，捋虎须，几不免虎口哉？’危乎！危乎！非大智慧不足以破此，非大力量不足以得此。师示我曰：‘入头镜，在汝心，心不虚兮境不真。’噫嘻！虚心之旨，其炼己之要乎？《清静经》云：‘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惟见于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此虚心之谓。炼己之大解脱、大休歇也。故下文继之曰：‘常静常应。’呜呼！常静者，其炼己之验；而常应者，其求铅之用乎！师示我云：‘月夕炉中药。’命对之，予茫然未有以应也。复自对云：‘风花座上灰。’夫留连光景者，每以‘风花雪月’为四胜。对境生情，应接不暇。而师一切拟之为座上之灰，非忘己忘物而忘忘者乎？采药之符，炼己之要，师示我者至矣。予昔旨其言而今畅之也。”

或闻之跃然起曰：“微子之言，吾终不闻大道之要，请塞子兑，吾退而炼己。”

后序

金丹之道，炼己为先。己炼则神定，神定则气住，气住则精凝，民安国富，一战而天下定矣。昔师示我曰：“人能清修百日，皆可以作胎仙。”夫百日而清修，片晌而得药。十月而行火，脱胎神化，改形而仙，顾不易易哉！而世卒难其人，此何说也？根浅者，闻道而不信；学疏者，证道而不真。盲师妄引，指东作西，不辨越燕，焉分苍素？间或质以《参同》、《悟真》，未即条析，辄云：陈言易得，口诀难逢，别有开关展窍之秘，离形交气之旨。初学之士，一聆其言，意在速成，心希侥幸，焚香誓天，赍金固请，片言入耳，肺腑深藏，而《参同》、《悟真》束之高阁矣！且夫阴阳同类感应相与之道，顺之则人，逆之则仙，是皆自然而然，非有巧伪。岂不闻《悟真》之诗云：“休施巧伪为心力。”《参同契》云：“自然之

所为兮，非有邪伪道。”古仙垂语示人，曷尝隐秘？然皆绝口不言开关展窍、离形交气之说。而今乃有之，是知蛇足不添，则骏骨无价。大道之厄，斯人为之也。¹⁵⁷磋乎？鱼目为珠，燕石为宝。世人好小术，不审道浅深，独奈何哉？昔师示我云：“《参同》、《悟真》，乃入道之阶梯。”顾言微旨远，未易剖析，沉潜廿载，始觉豁然。且夫仆非能心领神悟也，赖玩索之功深，而师言之可证耳。予既微有所见，不敢自私，辄成是篇，以就正于有道。虽然此其大略云耳，若夫入室细微之旨，内外火候之详，自有二书者在，予则安敢赘哉！予则安敢赘哉！

潜虚生再述

金丹大旨图

淮海参学弟子潜虚陆西星 述

序

古仙丹法，载之丹经，无下千帙。读之则愈烦愈难，悟之则惟简惟易。大要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则二者其尽之矣。一阴一阳，配合以两者，天之道也；日月运行，昼夜交光者，天之行也。《契》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谓离坎是也。圣人知其如此，故尝准之以作丹法。是故以乾坤为鼎器，以乌兔为药材，而其中消息盈虚之数，则又准之以为火候阴符。《经》云：“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又总

¹⁵⁷ 李涵虚《道窍谈·开关问答》：有友数人焉，问于团阳子曰：“足下谈元，可谓清真浅显，开入门之孔窍者也。但不识孙陶一派有云，开关展窍，当在筑基之前者，而潜虚翁则以为古仙垂语，绝口不言，而今乃有之。又云，蛇足不添，骏骨无价，大道之厄，斯人为之。若以开关展窍为可鄙者，君与同师，乞道其故也。”团阳子曰：“吁！潜虚所言者，非鄙之也。盖叹斯人不幸，而失其先天清静，致令添此小术也。夫下德无为，不以察求。童子先天未破，可清养而得胎仙，不假还返，奚用通关？故以此为大道之厄，即太上所谓‘大道废，有仁义’之喟叹也。然吾侪以度人为功，其所流传者，安得尽属童真？则展窍开关，所以启玄门而辟径路，还元返本，所以资同类而补真身也。”

而言之，则曰盗机逆用尽之矣。是道也，言之不能尽，悟之不可得。若也逢师得诀，针芥相投，则可言下而领。大患人无慧性，不能洞晓深达，以故求之愈远。又或摇以似是之非，主以先入之说，则毒药熏心，黥墨入骨，吾未如之何也已。予生幸以空空鄙夫，遭际圣师，提挈年久，赖寸天不障，忽睹堂室，乃知今世之遇，千古希觐也。四方闻道之士，谓某可教，各以师授参互考订，比予所闻，率多枘凿。匪道有异同，户牖自别故也。《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金丹之道，至易至简，有所安排布置，则涉邪伪而非自然。故某所图述，根极化原，直指命术，举纲说约，大义昭然。要在不背于师旨，别为破论，以辟邪宗。若乃好道之伦，玩索而有得焉，或可尽性命而不惑于多歧之谬乎！

岁在庚午嘉平月¹⁵⁸，下浣潜虚子书于南沙之西禅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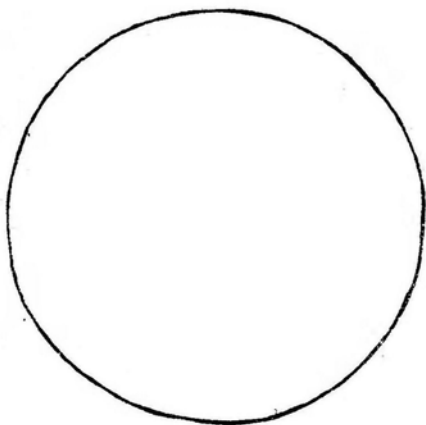
金丹大旨图

先天无极之图

¹⁵⁸ 庚午嘉平月，公元1570年十二月。

先天無極之圖

金丹大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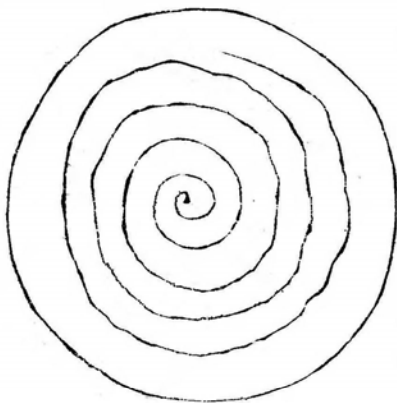


五行不到
父母未生
真空本體
清淨圓明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又曰：“无名，天地之始。”又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盖先天混元真乙之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根方。其未有动机，故溟滓无光，声臭俱泯，谓之无极。在人则至静无感，寂然不动者当之。而佛氏所谓“真空”，儒者所谓“未发”，亦不外是。《老子》云：“常无欲以观其妙”。《易·系辞》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圆觉经》云：“惟取极静由静力。”故永断烦恼，竟究成就，不起于坐，便入涅槃。三教圣人，同一宗旨，但作用不同，故有三者之别耳。

太极未分之图

大 極 未 分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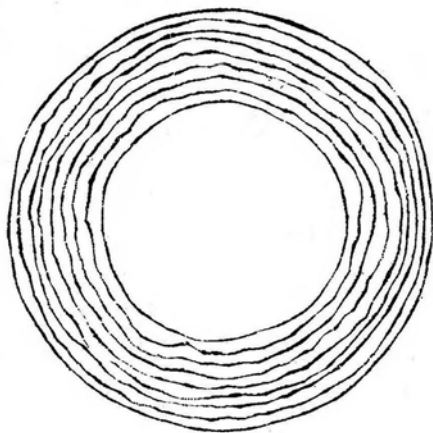
虛無生一。
混沌玄黃。
體具未分。
中有陰陽。

《悟真篇》云：“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太极者，阴阳体具未分之象也。《老子》云：“道生一。”一，即太极也。其在吾人，是谓玄牝。盖玄牝者，乃真精妙合自然而成。所谓“无中生有，虚里造实”，乃神气之根，而性命之窍也。《老子》云：“常¹⁵⁹有欲以观其微。”观微之学，遂为千古圣真立命之基，而圣功于是乎生，神明于是乎出矣。

太极分阴阳之图

¹⁵⁹ 常，底本作“尝”，据《老子》校正。

太極分陰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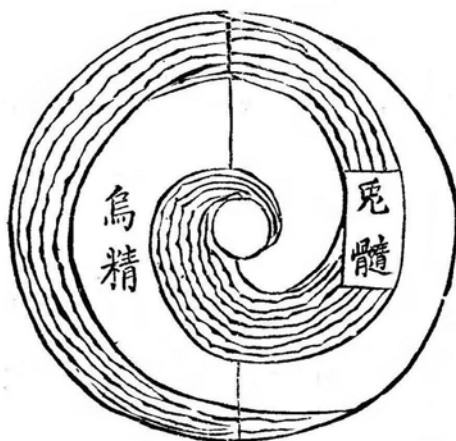


一炁既判
兩儀始分
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

《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是太極分兩儀也。兩儀分，則天包地外，地處天中，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妙寓于其中矣。何者？自虛無而生一氣，是靜極而動，陰中之陽也；兩儀分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是動以涵靜，陽中之陰也。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丹法陰中用陽，陽中用陰，而嘗以靜為主焉。《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蓋能靜，是謂“抱元守一”，而可以復歸于無極矣。

陰陽互藏之圖

陰陽互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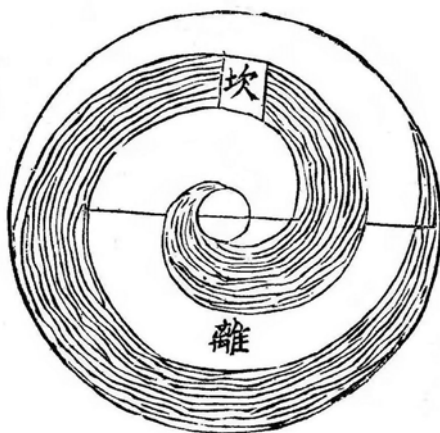


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西鄰東舍
精炁互藏

天地既判，日月运行，照耀交光，而造化生焉。日月者，天地阴阳之精也。于卦则为离坎。离中之阴，是谓乌精；坎中之阳，是谓兔髓。丹法以乌兔为药物，故阴中用阳，阳中用阴。所谓东入西邻、西归东舍，不过识互藏之精，盗其机而逆用之耳。

坎离交媾之图

坎 離 交 媾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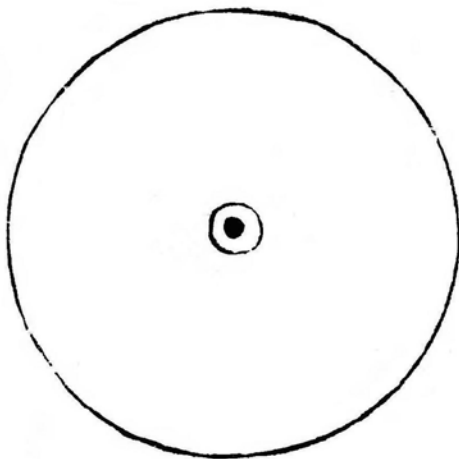


陰在上
陽下奔
他爲主
我爲賓

古仙造丹，莫要于采药。而药物有铢两，采取有时节，颠倒有法度。其要在于月出初庚，铅生癸后，而子南午北，互为纲纪，别有口诀，不著于文。

成丹之图

成 丹 之 圖



一點落黃庭

乾坤交媾能

《悟真篇》云：“虎跃龙腾风浪粗，中央正位产玄珠。”又云：“药逢气类方呈象，道在希夷合自然。”要知此中一点，不谓之铅，不谓之汞，而谓之丹者，乃日月交光，阴阳和气，自然而成。故丹之为字，象日象月。

《心印经》云：“丹在身中，非白非青。”盖以为青龙白虎，则尚属之两家，既归身中，则混合为一矣。故云“非白非青”也。

或问：“何谓金液还丹？”

曰：“以其既失而复得，谓之曰还。以其采取水中之金，合以己汞而成，故曰金液。”

周天符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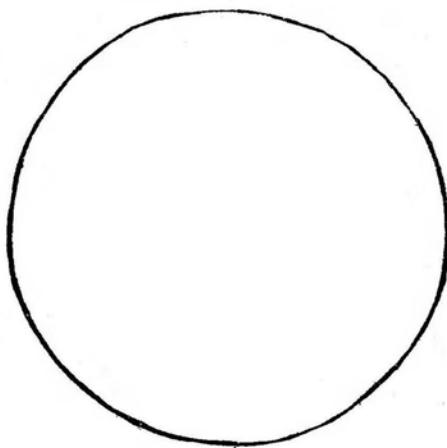


此中得意須忘象，若究群爻漫役情。

還元圖

還元圖

功夫到此一句說不得一字用不着



三年九載
面壁功深
返於無極
與道合真

功夫到此，一句說不得，一字用不着。

七破论

淮海潜虚子 述

破非论

陆子既闻性命之学于圣师，四方之士，有就陆子而参道者。坐而与之言，不契，往复与之辩。

或有非之者，曰：“老圣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今吾子之与人论道也，口喋喋焉不能置，无乃费于辞而伤于德乎？”

曰：“某有罪。请为子解之。昔者杨、墨充塞仁义，孟子辞而辟之。公孙丑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且夫大道之世，人无异言，士无异学，故圣人者，与天下相忘于无言。天下未必能尽如圣人之意，则圣人有忧之，故不得已而立之言。若乃《阴符》、《道德》、《参同》、《悟真》，皆圣人证道之左券。所以仁天下万世于无穷者也。乃有狂师瞽人，不能祖述圣经，理会文字，师心任臆，而以其说蛊惑于天下，则其败坏人心，淆乱正道，为祸孰甚焉？譬则大明不照之地，山魃野狐牵人于山谷之中，苟有见焉，必将狂呼尽力而逐之，恐人之迷惑以死而莫之觉也，又焉能隐情惜己缄结而不言乎？若乃以自见自是好胜好辩而罪予，则予之不自白于人也久矣！”

破伪论¹⁶⁰

世人好小术，不审道浅深，是以狂夫伪人，得以行其无所忌惮之术。盖以玄理幽深，不能洞究，心无所主，是以轻信而易惑。即以世之伪术，略举其概。或炮孕妇之胎以辟谷，或服砒硫之药以御寒，或用铅剑以开关，或养灵龟而展缩，或摇肩脊而淅沥有声，或击头颅而铿訇相应，或垒坐如石，或鼓腹如雷，或倒挂如猿，或曲睡如龙，或轻旋如风，而屏气不息，或疾行如猱而健步莫追。如此之类，难以枚举，求诸至道，了不相关。类皆逞其顽技以文神奸，正司马真人所谓：“巧蕴机心，以干时利。”而外丹炉火，为伪尤甚。盖银精附体，亦可变易金石，而追摄之法，世多有之。学人不知，信为点化，误矣！误矣！其次则丁打腾挪，对面为盗，呼鹿作

¹⁶⁰ 陈撄宁批曰：“伪者，各种无用之假法也。”

马而主不知，以羊易牛而人不觉。又其次者，盲烧瞎炼，耗火亡财，玩日愒时，罔有成效。匪道误人，人不审道故也。呜呼！不审道之浅深而称好道，不识师之真伪而称遇师，遂使狂夫伪人，抗颜居先，挺身纳拜，为愧孰甚焉？予故著为此论，凡我同志好道之伦，珍重珍重，早息妄心，早求真谛，吾鞭不可得也。

破执论¹⁶¹

夫物之瓜果，与食之醯酒之类，凡破其体启其罅者，皆变坏而不能久。破体之人，亦犹是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求其所谓先天真乙者以补之。而今之论先天者，不过自吾已破之身，关键而固密之，攒簇而和合之，以求真乙之生，以为长生久视之道。不知真体既破，则吾身中所有精、气与神，皆日改月化而入于后天。真乙之气，其能全乎？是犹藏已坏之瓜果，罅已启之酒醯，求其无坏，岂不难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罕譬而喻者也。还丹之道，载诸丹经，学者不能熟读而详味之，独以一言半句，出口入耳，自谓真传实诣，至于终身执迷，独修一物而莫之悟，可哀甚也！予悯此徒，故著是论。古仙有云：“形以道全，命以术延。”今论道者比比，术在何处？请试思之。

破邪论¹⁶²

今之论同类者，其说不一，予皆举之。九一之术，邪勿论矣。其有先天梅子之说，影响形似。或有可听，然皆有形渣滓之物，实与世之红铅异名而同事。以之为道，恐或未然。至于离形交气之说，颠倒两窍之说，开关铸剑之说，上进下进之说，或反经而为蟠桃，或含枣而饮甘露，或碎磁酿铁而为酒浆，或取男女淫液而和曲蘖，或配秋石而称人元。如是之为，种种不一，类皆邪师曲学，以盲引盲，穷年皓首，迄无成功，以至败德祸身，为世嗤笑，大可怜也！且夫先天之气，来自虚无，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上揣摩钩致，多方索取，则去之愈远矣！所谓浮沉铢两，今复何在？以予所闻，真若薰莸异味，不可同器而藏。《老子》云：“夫惟无知，是以莫我知。”使天下有知言之人，则吾道不孤矣。

破疑论¹⁶³

¹⁶¹ 陈撄宁批曰：“执者，偏执一端而不知贯通也。”

¹⁶² 陈撄宁批曰：“邪者，皆注意在有形渣滓之物，而不识先天一气也。”

¹⁶³ 陈撄宁批曰：“疑者，疑学道不必多读书也。”

或疑：“占语有云：‘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丹经千万篇？’言陈言之不足贵也。而夫子教人多读丹经，使之洞晓阴阳，深达造化，得无玩日愒时，而以闻见自障其心乎？吾得师旨，则一言半句，可以循之而入，奚以多读为哉？”

曰：“子之言诚是矣。不知道有邪正，师有真伪。吾子素非法眼，将何自而辨之？譬之欲试金者，必以石。丹经者，时师之试石也。不能精思熟读，而徒以一言半句，师人以求道，其不入于邪宗而惑于异说者无几矣！昔人有欲之京师者，问道于途，途之人口口不一也。其人惧不敢往。一日之坊间见途籍焉，于是执籍以往，所言栖泊之处，鬻贩之所，关津栈闸之次第，毫发不差。然后知书记之与口传，何啻天壤！丹经者，入道之途籍也。今也废阁丹经，而求语句于时师，是犹废途籍而问路人，欲之京师能无谬乎？且夫一言半句，诀在真师。汝欲觅师，师在何处？”

破愚论¹⁶⁴

今之好道者，类皆延致方士，烧炼炉火，以冀点化，以求服食，谓之外丹。不知此等之事起于妄心。既有妄心，即招妄侣。以故巧伪之徒，投间抵隙，以马易牛，对面为贼，曾莫之悟。即欲举之，更仆未易数也。予昔未得师旨，几惑此辈。赖天之灵，不致败缺，故著此论，以遗后人。凡炉火之事，勿谓无有，乃金丹之印证也。《参同契》云：“炉火之事，真有所据。”在人洞晓阴阳，深达造化，然后妙用可见。盖炉火炼气，比之炼己。配合一道，采取一机，温养脱胎，无不皆同。大要识其浮沉，知其老嫩，则丹道其庶几矣。今之论炉火者，不知铅汞何物，铢两何在，真土何归，动以凡砂水银，妄意配合，匱以八石，煮以众草。或取铅华而为水金，或取砂魂而为黄硫，或脱砂壳而为天硫，或取天癸而抱砂汞；又或采铅取矿，玩日愒时，自谓真铅真汞真土，举世罕知，千绪万端，无过此法。师心用智，各私其宝，深藏巧售，世人不知。误而听之，则亡耗之祸，大不可言矣。且夫金丹之道，上天所宝。求得外护，法财两济，斯亦可矣。举而售人，以征礼谢，此复何说？不识其诈而信其人，不究其理而用其术，非愚而何？误之于前，而复踵之于后，非愚而何？不务修德，而求非望之福，非愚而何？所谓竭殫财产，妻子饥贫。迄不谐遇，希能有成，不幸而中仙翁之料者，十人而九。呜呼！殆哉！外丹之道，为之在人，成之在天；知之在慧，凝之在福；诀之在师，明之在眼，有不可丝厘毫忽假借于人者。苟能潜修德行，密结同心，德动天地，诚感鬼神，自尔临炉之时，保无虞

¹⁶⁴ 陈撄宁批曰：“愚者，谓炼外丹受方士之欺骗也。”

失。否则学术虽正，心眼虽明，如魔试何？余盖亲试历验，今则不敢自隐。恐人不知，妄意轻举，迄以无成，反生懈怠。非道负人，人不知道故也。若也能知之而能不为，能为之而能不用，能用之而能不私，则更善矣！

破痴论¹⁶⁵

金丹之道，知之贵真，修之贵早。所以纯阳老师有云：“下手速修犹太迟。”世人不知，执着太上一百二十皆可还之说，当其强富之年，沉溺爱河，冒挂尘纲，不即解脱，日作夜为，亡耗几尽。迨至日暮途穷，方始就道，以为归老之计。不知时日不待，卦数既满，药材亏少，承藉无基，纵使遇师知药，而时节因缘忽已蹉过，皓首无成，反起虚无之叹而已！可胜惜哉！所以紫阳先生《悟真》首篇喻光阴于石火，等身世于浮泡，警悟之意，盖亦深且切矣。

或问：“《黄庭》一百二十之说？”

曰：“上古之世，民淳事简，婚配甚迟。譬之良田，其力未乏，是以晚植而犹获。今则硗瘠既甚，树艺复晚，则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无怪其然。且古今人之不相及，风气使然也。又乌得以今之人，而论古之世哉？”

¹⁶⁵ 陈撄宁批曰：“痴者，谓壮年不肯修炼，老年悔已晚矣。”

第九卷 續編

方壺公修真墨蹟

上卷

三藏真詮

十六世孫元沼裱訂

山
里
點
留

隆慶元年十二月廿六日入夕
法祖親降手書

三藏真詮¹⁶⁶

方壶公修真墨迹

方壶公修真墨迹《三藏真詮》上卷

十六世孙元沼 装订

《三藏真詮》序¹⁶⁷

清虚洞天侍者潜虚子陆西星 谨制

玄元大道，陶铸万物。天地日星、山河动植，皆象形之糟粕，其精粹纯和、灵明洞豁、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者，钟为帝圣真仙，于以旋斡阴阳，主宰造化，三清之境、弥罗之天、蓬瀛阆风之上，若人居之，可望而不可攀，岂乎邈哉！斯造化之实理也，达者则信，众人疑焉。昔者汉武雄材〔才〕好仙，卒为方士所惑，白首无验，慨尔叹曰：“天下〔2〕岂有神仙！”伤哉志乎！天下未尝无仙，顾帝弗识耳！帝左右执戟为郎者谁也？3 神仙之道，以玩世为适、度人为功，故尝不远于人。阎浮之间，奚鲜奇著〔者〕，大都诚精者格，缘熟者遇，道合者亲，行满者度，师之得徒，方诸徒之得师，同一庆快〔快慰〕，古今而〔皆〕然，焉〔不〕可诬也！

星谄劣，于道罔闻，爰自丁未之秋¹⁶⁸，偶以因缘遭际，得与四溟姚君¹⁶⁹同被师眷，谆谆诲教，多历年所，援毫纪事，要领则书，积有岁时，溢乎简帙。其后遵阳赵君¹⁷⁰又以姚君遭际，〔3〕同侍师门，参差岁月，各纪所授，会而观之，条分干共，厥旨不殊，三生之遇，诚希觐哉！星恐世变时移、教湮莫振，爰合二家纪载之书，裒而集之，析为三卷，一曰《法藏》¹⁷¹、二曰《华藏》、三曰《论藏》。法言道、华言词、论言论也。各以手翰辑录，藏之其家，比于〔之〕“大训”、“河图”焉！守是书者，其知秘之，《法藏》则师命甚严，永不可示，有盟于天，其盟曰：“宁售已〔乞〕盗，无示法藏，天鉴在兹，永矢勿忘”。〔4〕

¹⁶⁶ 陈樱宁批：“三藏”之名与佛教相混，宜改用他名为妥。

¹⁶⁷ 陈樱宁批：此序为潜虚子所作。潜虚子，明嘉靖、万历年间人，号长庚，名西星。本篇作于嘉靖丙寅，距今岁丙戌（1946年）三百八十一年。樱宁识

¹⁶⁸ 丁未，即明嘉靖廿六年（1547年）。

¹⁶⁹ 姚名更生，别号太华山人。

¹⁷⁰ 赵名栻，字子严，别号遵阳子。

¹⁷¹ 本编始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年），终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前后共计二十六年。

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寅闰十月念又一日¹⁷²

《三藏真诠》卷之一

法 藏¹⁷³

清虚洞天侍者潜虚子陆西星编

法祖纯阳老师〈谕〉：

“青春容”，盍喻上乘术？尔徒播弄文术，穷疲精神，不为天壤山水笑者无几矣！（弟子辈数以文读师，师固发此〈谕〉。）

非也，子等清修百日，皆可以作胎仙。（弟子言仙乃天福，非凡骨可期，师故答此。）

《参同》、《悟真》，乃入道之楷梯。（问：当读何书？）

阴阳合而成道。（弟子问道。）

有为三峰术者，可令先除墓地。（问三峰术。）〔6〕

依有力备法财，妙、妙、妙！不用财而用财，此所以为妙也。（丁未年。）

下手工夫，先以静思为本，危坐绝想，举目不见杂物。用信香一炷以观火候，然不泥于迹，非今之观火候。（以下八条，在戊申春正月，授道始此。）

儿儿儿、孙孙孙，父生子兮子生孙，孙子元同一团气，气散之时子孙去，只落老父在虚无，长生不灭由他做。（论先天气。）

虚无中有，至实至有。或曰：无中生有，虚里造实，则有实根芽何处？不为窃冥，不着实做，恶能参如来以成仙佛？予应之曰：子以是疑之，殆不喻耳！一身所以生、所以生生，其生也，非父精母血；其所以生生也，亦非父精母血，乃离精血之〔7〕真精血，故生子生孙则至有至实，见矣。（解上歌意。）

于尔心上做起，于尔心上收功。（问下手工夫。）

¹⁷² 此序与《老子玄览》同时所作。

¹⁷³ 校注：陈撄宁抄本题名为《法藏总抄》，有注：“汪本分人元、地元汇抄，多所遗漏，兹照夏本补抄于此。”又注：“此处双行小字，是原钞本上所有，不是我加。撄宁识。”

先足真铅，后伏真汞。铅是阴中之阳，以心作，起落用敬，以取真铅之气¹⁷⁴。所以用敬，盖因人一身所有者，皆是浊气，则皆是阴也；〈若〉能敬，则思虑不起，清气自如。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夫复者，复其本然之心，则天地在是；夫本然之心，正是那〈个〉不思、不杂、不肆、不贰、不伪之〈真〉心也。故孟子所谓“清明之气”。子能敬，则固〔是〕阴中之阳，斯有真铅¹⁷⁵。以敬作采取斧头，无敬则无真铅。铅铅铅，又何以容吾之采〔8〕取？所谓敬，与儒者作圣之敬不同，只是在这上头惺惺〈的〉做去。夫孔子，圣人也。欲行周公之道，是圣心也。故梦见之，是圣梦也。然则孔子何尝因夜间浊气而胜〔汨〕其圣心〈乎〉？子患敬不立，立则铅气生，生则恶可已。（弟子因虑夜梦昏浊，师故答此。按，师因星辈初学，故止论及此，然实玉液炼己之功，不可诬也。）¹⁷⁶恍惚中，清清楚楚，升上来，降下去，几在虚无，说到此处，子不能形容、子不能领悟。

银海池，银海池，乘鹤登之君莫疑。（师自书。）

遇而不遇是真遇，有处觅师却废师。（9）

.....
.....

¹⁷⁴ 《三藏真诠》眉批：吾师以清气为阴中之阳，乃身中内炼之诀，初授正合此语。

¹⁷⁵ 校记：樱宁抄本此处有原注：“吾师以清气为阴中之阳，乃身中内炼之诀，初授正合语此。”为底本所无，系自由出版社影印时删除。

¹⁷⁶ 樱宁抄本顶批：此前共十一行，当是嘉靖廿六年丁未所记。根据后来潜虚子于己巳年满五十岁推算，本年当是廿八岁。校记：顶批原作“此后共十一行”，盖指由“法祖纯阳”段至此，但樱宁抄本在此处删节很多，已超“十一行”之数。

第十一卷 楞严经说约

《楞严说约》引语

淮海参佛弟子蕴空居士陆西星长庚 述

幽谷朽生，素无前识，因师觉悟，学读药编。晚讨竺坟，刳心健相¹⁷⁷，质成鲁诰¹⁷⁸，自信同源。窃以虞传“精一”，孔绝“四毋”¹⁷⁹，子思指实相于“未发”，曾子以“定虑”易“止观”，与彼轲书“知性知天，万物备我”之说¹⁸⁰，儒门宗旨，何异西来？乃缁衣之流，专为密藏，始自左于吾儒，互有诤论。岂其然乎？谈性术者多矣，未提正印，俱落下驂。或有羊亡于塞读¹⁸¹，踵垂于葛藤¹⁸²，戏论相持，卑当勿论。君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得其宗，一言而终，奚俟喋聒哉？夫庖丁解牛，未尝肯綮，騄然委土，善刀而藏之，斯了义之三昧也。是目也，剪去枝叶，直露本根，会笔受之旨趣，独取衷于环师¹⁸³。间尝载之毫楮，以醒健忘。而一二同志，谓宜方便初机，请公剖劘。夫芹羹背曝，野人之恒服，斯之用享，亦澹乎其无味哉！然人人各足，肯自承当，则取之无禁，至约在我，而言说可以

¹⁷⁷ 健相：梵语“首楞严”的汉译之一，在此指《楞严经》。

¹⁷⁸ 鲁诰：鲁，指《论语》。诰，指《尚书》。

¹⁷⁹ 毋：原本误作“母”，据《论语》改。《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¹⁸⁰ 轲书：即《孟子》。《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¹⁸¹ 羊亡于塞读：语出《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南华真经副墨》卷三《外篇·骈拇第八》注曰：“读书，博塞，事之美恶不同，而亡羊则均。”

¹⁸² 踵垂于葛藤：《庄子·天地》：“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适不得矣。”《南华真经副墨》卷三《外篇·天地第十二》注曰：“垂踵，谓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葛藤：指语言文字支离曼衍，如葛藤之纠结交错，比喻修行者陷于语言文字之障，反而不得事理之真。

¹⁸³ 环师：即宋代温陵禅师戒环，著有《楞严经要解》二十卷。

尽捐。如来有所说法，不予欲无言，知者不言也。此无说之说，约中之至约者。三教圣人，曾二语哉？

万历丙申¹⁸⁴ 献岁元日

¹⁸⁴ 万历丙申，公元 1596 年。

刻《楞严述旨》、《楞伽句义通说》二经题辞

往不佞释褐时，筮仕扬之兴化。则闻兴邑有畸士曰陆长庚氏者，谭性命之学，而归极于仙禅，于道若有闻者。已而绝意进取，入山著书，写其所得，始为《南华副墨》，则会合三家，而各极其趣。好事者业已付之剞劂，海内多歆艳之。家世儒术，或劝之卒業公车，而竟弗卒業也。长庚质敏而好学，或蚤夜以思，歆然有会于心，则起而授简。其所领悟，有人不及知而彼独知之者，然非于世售奇也。感遇师资，身面言说，所见异故，所得当自别耳。夫大道无岐，殊途合辙，分为仙释，始与吾儒圣人之教间有异同。不知出世用世之法，未始不相成也。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震旦之旨，不异西来。苟有见于同，即释即儒，亦佛亦仙。但混滥则茫无适从，分别则疲劳神识，深造而实诣之，则触处洞然，随其所入。故长庚于二氏之旨，少以儒术文之，更觉圆融洞彻。方便初机，接引来学，非小补也。夫人之生也，莫不各正性命，兼善而并修之，则玄之又玄，众妙出焉。故溟滓无光之先，宇宙可以在手；二五妙合之后，万化可以生身。长庚盖屡言之，然非长庚氏之私言也，不佞盖深味乎其旨。所谓三家之学，一体共伦，非推附而组合之也。长庚作《方壶外史》千万余言，于彼契、论、经、歌，藏之尽矣。是刻为《楞严述旨》、《楞伽句义通说》，则迦译也。《述旨》以宗古德，《通说》以为童蒙，皆如禅之要典。既又各于篇端分章说约，以提挈纲维¹⁸⁵，开示蕴奥，用心亦良苦哉！庚子杪冬，远会京邸，以质新得。不佞分淮准、扬二守，刻之郡斋，以公同志。盖长庚迟莫之年¹⁸⁶，已耄期矣，莫逆之交，睽限南北，又得亲见其利益之及人，亦一大快也。

万历辛丑¹⁸⁷二月朔旦贞明道人中州对泉李戴仁夫题于端揆公署

¹⁸⁵ 纲（綱）：原本作“網”，据义改。

¹⁸⁶ 莫：通“暮”。

¹⁸⁷ 万历辛丑，公元1601年。

《楞严经述旨》题辞

《楞严述旨》，述觉皇之旨，重宣其义而说之也。既有说矣，复重宣之，得无赘乎？曰：觉皇邈矣，其说吾不得而闻。当其祇园结集之时，记于阿难，则阿难之《楞严》也；译之天竺，则般刺密谛之《楞严》也；再译之乌苌，则弥伽释迦之《楞严》也；传之震旦，笔受于平章房公，则平章房公之《楞严》也。皆述也，番梵之语诘以曲，震旦之文明以简。今其言，则如《尚书》所谓“王若曰”云尔已矣，“若曰”亦述也，述则何俟于重宣？曰：将以自便也。说是经者众矣，类以己见，离经而说之，辞愈烦而意愈晦。夫客浮于主，则傅不胜咻，况郢书而燕说之乎？经者，径也，循其文而径人之得旨，斯已。不佞尝谓：释经之法，如携儿入市，十步一顾，犹恐失之，若荒度海览，儿去远矣。且夫多言晦道，多闻溺心，以十证一，不如罕譬之喻也。子曰：“予欲无言”，“辞达而已矣”¹⁸⁸，“易则易知，简则易了”，“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¹⁸⁹。觉皇之意，诎不然哉？大禹之行水也，行所无事而已矣，梓人之树木也亦然。故剪其烦则枝干条达，疏其壅则脉络川流。又不观庖丁之解牛乎？寻其肯綮，则游刃自利。吾宣《楞严》之义而重说之，用以自便。而海内达尊，及以同志，谓当公之人人，以请印正，勉就剗削。或谓：某章句腐儒，素无前识，妄倚门墙，窥我室家之好，不亦浅乎？夫夫也，是大我慢彼，自以知识为善耶？不知吾无所知识之不为不善也。若乃骋雄辩，竞机锋，多其讯言，适滋语病，师心自用，转益无明，安则为之？不复与语。

万历二十九年岁次辛丑¹⁹⁰夏五月八十二翁淮海陆西星长庚书于潞河舟中

¹⁸⁸ 语出《论语·阳货篇》：“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辞达而已矣。’”

¹⁸⁹ 语出《易·系辞传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¹⁹⁰ 万历二十九年岁次辛丑，公元1601年。

楞严经说约品目

淮海参佛弟子蕴空居士陆西星长庚 述
广陵后学黄养正贞吉 校

第一卷 净字集

征心品第一

阿难初以见相爱乐之缘心，为舍身学道之原念，因地已不真矣。宜其魔境现前，不自解脱。斯皆缘念之妄，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使汝迷惑，心目为咎。佛为提奖阿难，使之直穷心目。阿难反覆思惟，终认识神为自己性。佛与重重推破，谓此觉了能知之心，皆属虚妄，皆非真心。此经起教之端，征心第一。

辨见品第二

阿难因前七征番番不得，恳请求诣真际。佛为决择真妄，言：汝今者执攀缘心以为自性，如前见我胜相，便生爱乐，不知此是识精元明，揽于目，发于心，能缘诸物，缘物而迷，反遗真性。因举掌飞光，问：汝何见？阿难答言：我用眼见，是以能见在眼，能推为心。而不知皆是前尘缘影，虚妄想像，惑汝真心，幻起幻灭。故佛既咄其非真，且以八还破之。言：此见精缘物，物过即还，譬如旅寓宿亭，终非久住。须知见有见性，非眼能见。见前尘者，尘灭亦灭，俱属幻妄。了此缘尘，不受摇惑，自无轮转。然且未指真心，权与辨见。

第二卷 极字集

真性常住第三

阿难自知无始以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影，但以现前生灭，新新不住，云何得如常住真心不受变灭？佛因波斯匿王之间，权以河水之见，牖其所明。若谓童髦异年，见河如昨，此见不变，则不灭可知。阿难因言：此之见精，必我真性，即尔常住，云何谓我遗失？佛言：汝见颠倒，故遗失也。因以垂臂为喻，言：臂体本一，因上下而改观，则汝无同异中，炽然成异者，非汝颠倒之见致然乎？不知生佛法身，本原不二，缘妄迷真，号称颠倒。晦昧为空，结暗为色，结想成身，内摇外逸，昏扰扰相，局于色身之内者，今将认为自心。岂知妙明真心，圆裹十虚，如彼澄清百千大海，独认一沤以为全海，独非迷邪？知是，则心与缘心，真妄自判。其如阿难，见以缘心听法，复请决疑。佛言：汝以缘心听法，认为真心，必须离我声尘，别有闻性，乃为真心。今因声而有，离声而无，终非旅亭长住不还之主人。正如天无二月，捏目成者，捏止则无，必非真月。是知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¹⁹¹？汝若不还，自然常住。

分别外道品第四

阿难承上佛言“觉遍十方，真性常住”问：此何异外道所说之真我？我佛与大慧言：彼外道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今观觉性自然，非生非灭，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佛言：所谓自然者，言有自而然也。有自而然，则所谓自者，必有体性。唯此妙明真心，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本无方所，亦非倚着于物而后能者。既无方所，其将以明为自乎？以空为自乎？既无倚着，其将因物而有乎？其将缘物而住乎？是故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也，故不非；无是也，故非是。离一切相，而不容于断灭；即一切法，而不容于执着。性体如是，本非外道言说之所揣摩。而世间人谓，我于明暗空塞，皆能有见，性在是矣，不知皆属缘尘，终非见体，必须离尘见见。亦复当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盖见见之见，乃离物之见，而非着物之见也。夫真见之体，尚自难见，又岂因缘、自然、和合等诸言说之所能及哉？故下品遂言见妄。

见妄品第五

觉缘诸物，而起分别，是谓见妄。如人目有眚病，而见灯光圆影，五色重叠。然目虽有眚，而能见其有眚病者，则我本觉明心，本来无病，不

¹⁹¹ 谁：原作“谁”；原注：“谁”疑“谁”。据原注及经文改。

受眚病者也。眚病若除，真觉自复，然则汝见世间山河大地国土众生，种种虚妄，亦可谓无始见病之所成。何以故？同无实故。又以三种别业，同分妄见，进退合明。一人目眚，灯影圆生；一国瘴恶，灾变同起。见影见灾，同归无实。例彼大千世界国土众生，同自觉明无漏妙心，依真起妄，同归见病，无能除者。若能远离一切诸和合缘，及不和合法，则能除灭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而本觉为之常住矣。

觉非和合品第六

阿难先悟本觉妙明，非因缘，非自然矣。而犹未明如是觉元非和合生，非不和合。此为觉心余尘，故复与辨。觉元者，自本觉而出，乃证道之始觉也，离于根尘，故云妙净见精。谓之和者，如水和土，无分别也。谓之合者，如盖合函，无乖离也。一有和合，皆属妄尘，即非妙净。然而根境相对，非和则戾，非合则乖，一不和合，则见精虽净，而不得谓之妙矣。不即不离，方为妙净，故下显示藏性。

.....
.....
.....

第十一卷 楞严经述旨

劝持叙¹⁹²

师子林沙门惟则¹⁹³ 撰

首楞严王，具足万行。总持三昧，熏修奢摩他路；开示众生，妙在一门超出。由庆喜恨多闻而未全道力，故迦文因妄见而直指人心。七处之征，宝镜磨尘，而本明自现；八还之辨，金铍刮膜，而幻影随消。斥攀缘则心不是心，示真觉则见犹离见。既显真而破妄¹⁹⁴，仍即妄以谈真。穷阴、入、处、界而列为四科，因缘自然，二俱排摈；会地、水、火、风而通名七大，真俗中道，三谛圆融。本如来藏而含吐十虚，随众生心而发挥诸相。乃至一多相即，小大互容，现宝刹于毫端，转法轮于尘里。得无挂碍者，倒想销于亿劫；不随分别者，狂心歇即菩提。圆顿机已解密因，中下器须陈妙行。于是开远客还家之路，指天王赐屋之门。诂诸圣之本因，依证悟，说最初方便；顺此方之教体，选音闻，为第一圆通。次为摄心，乃重施戒，依先世尊举扬¹⁹⁵；清净明诲，现化身佛，宣演秘密伽陀。三学圆具，而所证非偏；诸妄销亡，而不真何待。况复精研七趣，随业受生，痛喻六交，因习招报。示五十种禅那之境，深防爱见魔邪；具八万种解脱之机，对治尘劳烦恼。保持覆护，嘱劝弘宣。在始在终，无非修证了义；或破或立，不离常住真心。琴瑟箜篌，既逢妙指，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令诸阐提，隳弥戾车，从三摩地，得无生忍。或自分真而安立圣位¹⁹⁶，或从互用而超至后心。坐大道场，登无上觉，一切事究竟坚固；广开菩萨，多方便门，

¹⁹² 此《劝持叙》实系采自元代天如惟则禅师所撰《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以下简称《会解》）

¹⁹³ 惟则：原本误作“惟识”。据《会解》改。

¹⁹⁴ 既：原本作“即”。据《会解》改。

¹⁹⁵ 扬：原本作“指”。据《会解》改。

¹⁹⁶ 立：原本作“直”；原注：直，疑“置”。据《会解》改。

十方界任运纵横。同入如来，妙庄严海。其教至矣，厥功懋哉！愧余之谬而妄拟会通，乐法之深而重加赞劝。幸诸方之学者，试一披而览焉。

《叙》终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

—

唐天竺沙门般刺密帝 译

乌菴国沙门弥伽释迦 译语

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 笔受

明淮海参佛弟子蕴空居士陆西星 述旨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李戴 印可

明中宪大夫直隶淮安府知府刘大文

明中宪大夫直隶扬州府知府杨洵 校阅

淮南后学陈南金 校定

△通释经题¹⁹⁷

夫如来果体，其体本然，何假密因？菩萨道用，其用无作，孰资万行？无因无作，无修无证，无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严究竟坚固者也。特以众生如来隐于藏心，非密因不显；众生菩萨沦于七趣，非万行不修。觉皇于是示之以大法，使不迷于小道，而默得乎无外之体；喻之以佛顶，使不滞于相见，而妙极乎无上之致。指如来密因，使明本妙之心；知三世诸佛，皆依此为初因。明修证了义，使悟究竟之法；知一切圣人，皆依此而证果。乃至具足菩萨清净万行，一切事法无不究竟，至于实相坚固不坏。故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始于征心辩见，终于破阴褫魔，无非健相分别事也。

天如曰：“梵语‘首楞严’，乃大定之总名也，此翻一切事究竟坚固。古师云：‘未修此定，一切事法，宛尔差殊，为法所缚。得此定时，山河

¹⁹⁷ 此篇自“夫如来果体”至“无非健相分别事也”一段实系节引自宋代温陵禅师戒环《楞严经要解》（以下简称《要解》）卷首之《通释经题》。

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当处寂灭¹⁹⁸。’即是常住心性，故云究竟坚固。”

△判说经先后¹⁹⁹ 删定旧文

夫法王说法，有条不紊。初说一乘顿教以立本，即《华严》也。次说三乘渐教以逗机，即《阿含》、《方等》、《般若》也。后说一乘圆教以显实，即《法华》也。《楞严》即《般若》《法华》之中，实大乘终极之教。故如来密因，菩萨万行修证之法，一切毕竟，自此以往，无复进修，直透一乘圆妙之道。故法华会上，更无地位之说，纯谈妙法，随根印可，授记作佛而已。《法华》之后，便说《涅槃》，扶律谈常而终焉²⁰⁰。扶律者，所以嘱后事。谈常者，所以示真寂。此独临灭遗付之事，非有加于《法华》也。说者不本扶律之意，辄判《楞严》于《法华》之后，亦称扶律谈常。若然，则是扶律之后而又扶律，进修之后而又进修。前则加于《法华》，后则赘于《涅槃》，倒置骈枝，紊于法王之法矣。以经证之，矜溺之子既领宝藏，复何所求？化城之人既到宝所，复何前进？灯明说《法华》以后，中夜涅槃，释迦说《法华》已，便于四众唱灭，复何枝蔓于《楞严》哉？如必以《楞严》居后，则阿难既于《法华》诸漏已尽，而复于《楞严》未尽诸漏，既于《法华》堪授佛记，而复于《楞严》未全道力。既先领悟妙法，而复不知真际。既已安住佛道，而复溺于淫舍。是皆倒置，理自不然。故判《楞严》在《般若》之后者，盖以《般若》之后，慧学方盛，定力未全，人或溺于多闻，失于正受，于是示首楞之大定，资般若之大慧，使定慧均等，学行两全，而究竟趋于一乘实相，此《楞严》所以说也。论三经大致，无非为一大事因缘，而必先《般若》以发明，次《楞严》而修证，终《法华》而印可，然后尽诸佛之能事，此其序固如是也。然导达禅乘，决择正见，无尚《楞严》矣。

△正宗五分²⁰¹

¹⁹⁸ “得此定时，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当处寂灭”一段，原本作“既得此定时，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当处寂灭”，据天如惟则禅师《会解》改。

¹⁹⁹ 此篇亦系据《要解》卷首之《通叙科判》删定而成。旁注所谓“删定旧文”即指此。

²⁰⁰ 谈常：原本作“常谈”；原注：“常”、“谈”疑倒。据《要解》改。

²⁰¹ 此篇亦系据《要解》卷首之《通叙科判》删定而成。惟原本中双行夹注所标“五分”之起始卷次有脱漏，今均据《要解》补正。

此经正宗文五：一见道分。初由七征，以显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即第一卷。}。次由八还，以辩妙净见精，显如来藏^{即第二第三卷}。复即山河万象，宣胜义中真胜义性^{四卷初至中。}。皆使行人明心见性，为修证密因，故名见道分。二修道分，首示初二决定义，令审因因果觉，又审烦恼根本，为修行真基^{四中至末。}，决示六根，舒结伦次，令解结心，而得妙圆通，为修行真要^{五至六中。}，此利根进修之一终也。故阿难至此明了菩提所归道路，自谓已悟成佛法门，而愿度末世，复请安立道场，摄心轨则，遂闻三无漏学，四种律仪，及大神咒^{六中至七末}。总为修行方便，故名修道分。三证果分，始从凡夫，终大涅槃，历示增进五十五位，至尽妙觉成无上道，故名证果分^{七末八中。}。四结经分，列示五门，结显大旨^{八中。}。五助道分，初明天狱七趣一惟心造，次明奢摩他中微细魔事，恐诸行人洗心非正，失错堕落，故名助道^{八中至末。}。夫见道然后修道，修道然后证果。修证事毕，于是结经，《楞严》止此而已。而世尊大慈，复欲持戒众生谨洁无犯，真修行者不遭枝歧²⁰²，故说助道之法，最后垂范，遂入流通而终会焉。此乃一经纶贯，连环不断，其大略如此。

²⁰² 枝歧：原本作“岐枝”，据《要解》改。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 正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至）文殊师利而为上首

通叙祇园结集之会。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拘絺罗博学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优波尼了悟色空第一。

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至）及摩登伽归来佛所²⁰³

通叙阿难误堕淫室之由。波斯匿，舍卫国王也。刹地利，王族也。旃陀罗，屠脍淫酒之家。

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²⁰⁴。于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俱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从佛剃落。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²⁰⁵。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²⁰⁶？阿难白佛言：世尊，

²⁰³ 原解：阿闍黎，轨范师。应器，钵也。○女是摩登伽之女，欲招阿难为女婿。其母以咒摄入，强之成婚，以故展转未就。此处正好体认时分。

²⁰⁴ 原解：最初方便，即后“拣择圆通，一门超入”者。

²⁰⁵ 原解：此数句乃一经之肯綮。

²⁰⁶ 原解：谁何之问，正指心目。○校者注：何，原作“可”，据上下文义改。

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²⁰⁷，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佛告阿难：如汝所说²⁰⁸，真所爱乐，因于心目²⁰⁹，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

△征心品第一

阿难被摩登伽女以先天梵咒摄入淫室，将毁戒体。将者，且然未必之辞。阿难道力，少见于此，但未全耳。佛为宣咒提归。深悔道力未全，启请如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妙奢摩他，止也。三摩，观也。禅那，静虑也。于是世尊为之决择真妄，以为密因。先问阿难言：汝何所见，割爱出家？阿难言：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是以渴仰，从佛剃落。是知阿难见相，乃缘尘分别之见，其所发心，即妄想攀缘之心。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欲研无上菩提，正当辩其真妄。而起妄之源，由于心目。如来首问阿难得其见相爱乐之源，问：汝心目，今何所在？以下七征、八辨，皆显妄心妄见，本无定体，由攀缘起，是谓无始生死根本。须令破断，然后可入止观正定。

△一征 答言识心在内。

阿难白佛言世尊（至）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阿难言：识心在内，眼根居外。佛言：汝身坐讲堂，先见如来，后瞩园林。若使心在身中，自合先见脏腑。今不能然，是谓不见如来，见堂外也。觉了能知之心，云住身内者，无有是处。

△二征 又疑识心在外。

阿难稽首而白佛言（至）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²⁰⁷ “由目”二字原阙，据经文补。

²⁰⁸ 说：原本作“证（證）”，据经文改。

²⁰⁹ 原解：将此心目生下许多征辨，正要知心目所在，好去征讨此个妄贼。

阿难又言：悟知我心，实居身外。譬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佛言：心若居外，则身与心自不相知，如彼之食，不能得此之饱。今眼见我手，心即分别，是眼根心识，又似相知，云何在外？是故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三征 又疑识心
潜伏根中。

阿难白佛言世尊（至）如琉璃合者无有是处

阿难又悟：如佛所言，心不见内，则心不在内明矣。身心相知，则心不在外明矣。如我思惟，了知此心，潜伏根里。譬如琉璃笼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彼眼随见²¹⁰。是知觉了能知之心，不能见内，为在根故。分明瞩外，为潜根故。佛言：汝谓心潜根内如琉璃合者，方其笼眼之时，见琉璃不？阿难答言：实见琉璃。佛言：心潜根内，既能外见琉璃，何以不能见眼？若能见眼，眼则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则汝言潜伏根内者，无有是处。

△四征 又计见暗
名在身内。

阿难白佛言世尊（至）名见内者无有是处

阿难又作如是思惟：众生脏腑居中，窍穴居外。有藏故暗，有窍则明。又计我心在内，故开眼见明，闭眼见暗。佛言：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不与眼对？若与眼对者²¹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不对者，云何成见？若合眼见暗，名在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能见面，则此了知之心，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则如我见尔面，见尔面者，岂尔身乎？汝必执言，身眼两觉，则是一人应有二知，而汝一身当成两佛矣。是故汝言，见暗名在内者，无有是处。

△五征 又计随所合
处，心则随有。

阿难言我尝闻佛开示四众（至）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²¹⁰ 眼：通行本经文一作“根”。

²¹¹ 若：原本误作“名”，据经文改。

阿难又自思惟：我今如是思惟，岂随境思惟者，即我心体耶？故随所合处，心则随有，不在内外，不在中间。夫以思惟为体者，特浮想耳，非实体也。佛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是汝谓心无体也。心若无体，云何能合？若为有体，云何随合？若无体而能合者，则如波旬所说‘十九界因七尘合’，是义不然，明矣。十九界、七尘、五谛、六蕴，乃魔说之以惑首罗长者，见《涅槃经》。十九界、七尘，界在何处，尘在何处？可以无体而能合乎？故曰是义不然。若为有体，则汝试自捏其身，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当见身中；若从外入²¹²，何不见面？既不见汝身中，又不能见汝面，心体何在？阿难言：见身见面，自是眼见，以心知为见，非其义矣。佛言：眼若能见，则诸已死之人，尚有眼在，应当见物。若能见物，云何名死？汝谓见是眼见，是义不然。且汝觉了能知之心，认为有体，试问此体为一体耶，为多体耶？在汝身中，为遍体耶，不遍体耶？若一体者，手捏一支，四支应觉；若多体者，则成多人²¹³，何体为汝？在汝身中，若遍体者，当同前捏，捏其一处，处处咸觉；若不遍体，设汝以头足并触，头有觉者，足应无知。今汝不然，又非不遍。是故汝言，随合随有者，无有是处。何者？不合则无，成于断灭，常住真心，当不如是。夫以真心妙觉，常静常应，触处洞然，非内非外，非一非多，非遍不遍，认以思惟，则去之愈远，阿难盖不知也。

△六征 又计心在根境中间。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至）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阿难又自思惟：此心内无所知，不成在内。身心相知，不成在外。今既相知矣，却又不见，是知此心不在内外与根，当在中间。佛言：所谓中者，为在身中，为在境中？若在身中，即同在内。若在境中，必须立表。一有所表，东看成西，南观成北，表体无定，心则杂乱。阿难言：我所谓中，非指身处之中，乃根尘之中也。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尘中，即为心在。佛言：此心若在根尘之中，则此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兼二则不得称中。何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也。物者根尘，体者心体，根尘无知，心体有知，物与心体，成敌两立，以何为中？不兼，亦不得称中。何者？不兼根，则独有根，在根非知也；

²¹² 从（從）：原作“後”；原注：疑“復”。据经文改。

²¹³ 成：原作“称”，据经文改。

不兼境，则独有心，在心非不知也。非知不知，则无体性，中为何相？是故当知，在中之说，无有是处。

△七征 又计无着， 名之为心。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至）名觉知心无有是处

阿难又举佛常言：觉知分别心性，不在内外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着。我将无着，名为心不？佛言：凡所有相，名为一切。汝不着者，是谓物为有耶？为无耶？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可着，而名不着？若是其非无，非无即相，有相即有所在，云何不着？是故以一切无着，名觉知心者，无有是处。夫虚妄浮心，缘虑而有，本无定体，亦无定所。以上七番，破其妄所，意在显真。其如阿难未悟，故下重请开示。

孤山曰：“总此七番，似破四性。在内潜根，见内似自性，在外似他性，中间似共性，随合无着，似无因性。龙树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是故如来七番逐破，使介尔妄心，无逃避处。妄贼既除，真王得显，无生之理，于兹见矣。”此言外意也。

△辨见品第二

《阴符经》云“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是知心之所以有生死者²¹⁴，目为之牖也。迷中倍人，转见于物，遂尔迷真。以故世尊急为提点，使知吾人见性原自不迷，乃吾常住不还之主人。而彼前尘分别影事，去则不留，不可认以为真。故尝喻之：见如镜体，物如影事。物去而镜体常明，未见有变灭者。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至）失汝元常故受轮转²¹⁵

阿难因前征发，乃知迷妄。于是哀请，求诣真际，愿示奢摩正路。佛言：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与诸行人，不成果，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云何二种？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用攀缘心为自性者是。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

²¹⁴ “死”字原阙，据《黄帝阴符经》经义补。

²¹⁵ 原解：一阐提，此云断善根。弥戾车，此云乐垢秽人。

能生诸缘，缘所遗者是²¹⁶。何谓缘所遗者？是缘生则虚妄想像，颠倒影事，如人徒见镜影而忘镜体，故真性遗失，今当与汝决择。因举臂屈指，为光明拳，问阿难见不？阿难言：我见世尊举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将谁见？阿难答言：我将眼见。佛言：汝以眼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阿难言：如来现今征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即能推者，我将为心。佛言：咄哉！阿难，此非汝心。阿难矍然自失，白佛言：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言：此是前尘虚妄想相，惑汝真性，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此一提醒已后，节节紧凑，更宜熟玩。

阿难白佛言世尊（至）合掌清心伫佛悲海

世尊欲令阿难及一切众生，惑妙明心，得清净眼，故上与征心，此复辩见。承上光明拳耀心目，设为譬喻，而问阿难：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是义均不？此义本不均，而阿难曰均。佛谓：是义不然。何以故？若无手人，拳毕竟灭。而无眼人，见未尝灭也。今举盲人而问，必言：我今眼前惟见黑暗²¹⁷。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使无眼之人²¹⁸，忽得眼光，睹见前尘，作种种色，是名眼见；何异黑暗之人，忽得灯光，见种种色。还是眼见，抑是灯见？当知灯能显色，能见色者，是眼非灯。以譬眼能见色，如是见者，是心非眼。知见不由眼，而直在心，则真悟见性，直超形累，而可以得清净法眼矣。而阿难犹未开悟。

尔时世尊舒兜罗绵（至）谁为摇动佛言如是²¹⁹

佛告大众：我初于鹿野苑中²²⁰，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因何开悟，得成圣果？憍陈如起白佛言：我于大众，独得解名。因悟“客尘”二字，得成圣果。何谓客尘？譬如行客食宿旅亭，事毕束装前途，不遑安处。若实主人，自无攸往。我将以是不住者名为客义，住者名为主义。又如清晓升天，光入隙中，见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我将以是澄寂者名为空义，若

²¹⁶ 缘所遗者：原作“所遗失者”，据经文改。

²¹⁷ 惟：原本作“性”。据经文改。

²¹⁸ “人”字原阙，据经文补。

²¹⁹ 原解：网相，即轮相。光手，即光明手也。○“客尘”二字，提得甚好，亦可合喻。

²²⁰ 鹿：原本作“塵”，据经文改。

摇动者名为尘义。佛言：如是，如是。客喻分别之粗，尘喻俱生之细。然而旅亭之客，遣之则易；幽隙之尘，拂之实难。所以俱生烦恼，必须五阴尽者，方得荡绝，详在十卷。即时如来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问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手掌众中开屈。佛言：还是我手开合，抑是汝见开合？阿难言：是如来手，非我见故。佛言：如是，如是。初问开合，以明摇动之尘。次问动静，以明不住之客。是知动摇开合，皆在境而不在心，亦明甚矣。于是世尊举掌飞光，耀彼阿难，阿难左右顾盼，头动不止。佛言：是汝头动，为汝见动？阿难言：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动摇？佛言：如是，如是。

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至）轮回是中自取轮转

若复众生，以动摇者名之为尘，不住者名之为客。亦已认明，当下讨个分晓。汝观阿难，头自动摇²²¹，见自无动。及观我手，拳自开合，见无卷舒。则彼无动摇，无卷舒者，是名何物？独非汝之真性乎！云何众生以动为身，而不知不动者之非身。以动为境，而不知见境者之非见。认物为己，遗失真性。轮回是中，自取轮转，不亦宜乎？盖责其认客尘而遗自性也。

温陵曰：“心境万法，皆有本寂之体，自本之外，皆为客尘。如手之开合，头之动摇，及其止也，本体自寂，他无所有。则诸凡妄动，本不可得。而汝众生以动为身，以动为境，是徒认客尘，而遗真性，颠倒行事。轮回流转，实兆于此。曰‘是中自取’，真性之中，本无流转，咸自取尔。欲其即迷处而悟也。”

.....

.....

.....

²²¹ 自：原本作“目”，据经文改。

第十二卷 续编四

楞伽要旨

陆西星

参佛弟子、白门前博士复斋居士顾以庶请注《楞伽要旨》来书：庶无似，仰承先君宝幢居士之灵宠，净业既成，莲香满室，先君曰：“行矣，行矣！”遂集诸禅，朗诵西方佛号以资送之，举手长别。庶攀号莫从，猛思如来西方往生之语，审谛不狂，以故大乘法宝，皈命信顺。猥以文术支离，闻见肤浅，惛不能进。往于具区老师处，见有坏僧自称善知识者，亦尝虚心顶礼，见其喝棒浪加，心窃疑之。夷考其行，率旨为利、为名，了无及人之益，而且高自标榜，前无古人。佛法之坏职由是辈，诚可憾也！往与荆川先生会于灵谷，语及是辈，先生曰：“佛法精微秘密，必非若辈之所能了必得。吾辈之具有慧力者，左加整顿一番，方得拨云见日，有大透彻。”乃今观之，老丈非其人耶！仆于《南华副墨》中已知老丈才识之非常矣！比读《楞严述旨》，简明畅达，间出新语，则虽古德如环师，犹当敛手敬服，此其表章功德，高出寻常。先君西方净业，只能自利，不能利他，万万不及也。但《楞严》之外，更有《楞伽》一经，难读难解，虽有古今注疏，不精不详，后学何观？更望老丈研精覃思，直写所得，成此一部度世全书，实大幸也。请毋以难自诿，。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精诚所感，必有神力加被，面见言说，莫知其然而然者，于此广施法润，永续传灯，功德岂小补哉！仆余生有幸，得闻法要，亦足慰我先君于西方，虽死不死矣。注疏毋俟其成，少得一二纸，仆随手录之，快我心目。外具酥酡、乳糜，少陈法供，用尽，当有续贡，毋以仆仆为罪。弟子以庶稽首和南。

予注《楞伽》，其诱掖奖劝博士顾公复斋之力居多。注成，方拟序之，未逾年，忽已物故。旧笥中藏有遗书，遂刻之以志耿耿。复斋备言尊君往

生之事甚详，莲香满室，莫知自来，众其闻之，亦大奇特，如来真实之语岂欺我哉！壬寅年西星志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絮言八则

淮海参学弟子、八十三翁陆西星长庚述

《楞伽经》自达摩以授二祖，入震旦来，人颇苦其难读难解，以至有宋眉山苏长公，尝惜其几为废阁仅存之书，笔而梓之，以毕乐全张公夙世之愿，其意至矣。

今观是经句义，其难读者，句也，句有诘曲长短，循其段络，可以知译者之体裁；难解者，义也，义有明晦浅深，会其征释，可以得问答之旨趣。“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似无难者。

夫会文了义有三要焉：一要识宗旨，二要看话头，三要知究竟。此经以语心为宗旨，以自觉圣智为究竟，以清净无相为智体，以如幻三昧为智乐。其中话头，以自心现量为缘影，以妄想计著为病源，以不起妄想，了人法无我为对治，以水月、乾城、火轮、树影等为幻譬，以随顺不生尔焰为正智，以转识成智为圣修之极功，以法无自性、外性非性为决定之断案，以外道冥谛、神我为邪因，以世间生灭、断常为边见，以落有无、四句为见过，于此印定，然后可读是经。

夫解牛而游刃有余者，得其肯綮也；破竹而迎刃可解者，数节之后也。若不得其肯綮，而先攻其盘错，难矣，难矣！是经中句义有可读可解者，试先读之，平其心，易其气，而不求甚解，优而柔之，厌而饫之，少得趣味已，再进难者，则见曩所谓艰深而诘曲者，皆成平顺而莫予适。其中所以者何？何以故？如是如是故，自征自释，煞有分晓。

《楞伽经》当作另眼别看，所言“圣智”，即诸经中之“正觉”也；所言“妄想计著”，即儒书中之“意必固我”也。妄想常在事先，计著常在事后，妄想则成意必，计著则成固我。佛法正智中，则唯知普物无心，顺事无情而已。师示我云：“普物即是有，无情即是空。合此有无字，佛心自此生。”深有味乎其言之哉！《楞伽经》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不佞强为分章，以便讲习，其中藕断连丝，殊途合辙，自非上智，鲜能领悟

于言意之表。要知“佛语心品”，本无多说，其言五法、三性、八识、二我，转转入细，肯綮处只在无妄想计著，足以尽盖其义矣。末复扫²²²以一句“圣者如幻”四字，勿得轻易勘过，读《金刚》、《圆觉》、《楞严》过，急须细读《楞伽》，此返而说到至约之地者，于此苦难甚可惜也。

《楞伽》力辨外道，如孟子之辟扬墨。不尔，则似是而非之，邪说驳駁乎入于其中，而正道无由显矣。《楞严》致广大，《楞伽》尽精微。

五祖以《金刚》易《楞伽》，取其易读易解，然破相显宗、遣疑去执，其义未始不同。

自觉圣乐，乃其心所独得，到此地位，直是峻绝，下劣人与说不得。夫圣者如幻，如幻者，圣乐也。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不可知，是不可思议。功德乃七地已上境界，实在受用，非虚语，亦非赞辞。然又当知一乘圣乐，非二乘醉乐。（见二卷“一乘圣觉章”。）

²²² 扫，疑“归”字之误，因其字形相近。

性道絮言三则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子贡晚年语。其曰：“不可得而闻”，非以夫子罕言之故，当时学者多以耳根入者为闻，而不知心领神会于言语文字之外，故子贡说夫子之言，以心会之则得，以耳闻之则不得。在门之徒，其惟颜氏之子，终日如愚，如愚者，忘情识，离妄想，独守自性，如如不动，退省其私，只是克己，不事言说，斯亦足以发挥“予欲无言”之旨矣。《楞伽》谓“第一义不在言说中，依于义，莫依言说”，旨其是哉！（更看《楞伽》二卷第九章）

孔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圣人之言天道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知与下愚不移，此圣人之言性也。圣人何尝不言？学者何尝不闻？但根器有利钝，故领悟有浅深。曰相近，则知蠢动含灵，皆有佛性；曰相远，则知善恶熏习，相去天渊。

儒者言“气习”，佛氏重“熏习”。熏如衣之受香，重重侵染；习如人之习艺，渐渐纯熟。熏习在无始之先，气习在有生之后，熏习自不可移。若气习不移，则变化气质，不消学问矣，儒者自有遗论。

《楞伽经句义通说要旨》卷之一

一之一

大慧赞佛章。乃全经之大旨。首以生灭、断常拈出世间有、无二法，而如如正智之中，求其有、无了不可得。其慈悲说法，乃佛度人之本愿。其不取涅槃，意正为此。故赞佛祈请以求灭度，然以牟尼寂静而观，不取一法，今世后世，清静常住，直是无法可说，而先佛所说“百八句”义，皆为赘言。为欲广被三根，今请开示。

一之二

咨问句义章。以“云何究名实？”首问净念止惑，最为肯綮。而止惑又为净念之肯綮。盖惑止净念，则妄想不生，自觉圣智境界增胜渐进，于中“百八句”义亦在问中。

一之三

世尊偈答章。领大慧之问而错举“百八句”义，有性，有修，有理，有事，有妄，有真，有名，有相，有因，有果，有即，有离……总不外此“百八”。盖“百八”者，天地之成数，大乘度门，惟心第一，第一者，性自性第一义谛也。“百八”中若涅槃、虚空、刹那等法流转，皆无自性。无自性者，则非第一义谛。

.....
.....
.....

刻《楞伽要旨》跋

丙辰二月，先兄朴生病笃时，有刻《楞伽》之语。询之刚长，则云，曾闻诸朴生，得陆潜虚先生注《楞伽》，世间传本绝少，他日当重刻以广流通。病中嘱付，殆此书欤？因检所藏，经笥中得之，寄刚长，转托金陵刻经处陈榭庵居士校定付梓，以完先兄临终利他之愿云。戊午端阳后六日，
宝应刘鍾瑑

（周全彬 点校）

鸣谢

《方壶外史》的整理和点校工作最早发心于 2004 年，期时曾联合宁波蒋门马先生、天津滕树军先生、四川周全彬先生共同整理陆西星著作文集。蒋先生负责整理《南华副墨》、滕先生负责整理《楞严述旨》、《楞严说约》，周先生负责整理《楞伽要旨》，后因故中辍，未能持续下去。蒋门马先生校点的繁体本《南华副墨》已经由中华书局在 2010 年 3 月出版了。

今承《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编纂出版的机会，重新恢复点校，《方壶外史》才得以校竣出版，前后历经 6 年。在这 6 年中先后得到杨靖超、林峰、姚劲松、蒋门马、滕树军、周全彬、蒋智明、伍敬贤、王志毅、金香敏、孙哲、谢瑞军等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教授的热情鼓励和鞭策！更特别感谢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山市道教协会会长董沛文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本书能够校竣与董会长的敦促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感谢河北省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唐山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刘性然先生给予的热忱鼓舞！感谢台湾隐逸神仙学派丹道学家洪硕峰先生拨冗作《序》！感谢唐山市民族宗教局马中良局长的鼓励！感谢《道学内丹文化网》（<http://www.dandaowh.com>）、《丹道文献网》（<http://bbs.ddwxw.com>）及其诸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事和朋友，谢谢你们！

盛克琦

2010 年 7 月 18 日于唐山寓所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已出版书目

《圆峤内篇》（李涵虚著）

《中和正脉》（李道纯著）

《老子庄子故里考》（王振川、蒋门马著）

《古书隐楼藏书》（闵一得著）

《方壶外史》（陆潜虚著）

《天乐丹诀一道家大江西派内丹功诀阐秘》

计划出版书目

《悟真篇注解集成》

《南宗丹诀》

.....

.....

.....




《天乐丹诀——道家大江西派内丹功诀阐秘》

《天乐丹诀——道家大江西派内丹功诀阐秘》目录

前言	盛克琦	()
第一卷 源流理法		()
第一章 道派源流说		()
第二章 大江西派源流考与传承	盛克琦	()
第一节 西派溯源		()
第二节 西派历代传承概考		()
第三节 西派历代传略与丹经著作考		()
(一) 李涵虚传略		()
附：李涵虚年谱略编		()
(二) 吴天秩传略		()
(三) 柯怀经传略		()
(四) 汪东亭传略		()
附：汪东亭年谱简编		()
(五) 魏尧传略		()
(六) 徐颂尧传略		()
(七) 蔡潜谷传略		()

	(八) 李仲强传略·····	()
	(九) 陈毓照传略·····	()
	(十) 吴君确传略·····	()
	(十一) 马炳文传略·····	()
	(十二) 马杰康传略·····	()
第三章	西派要诀·····	()
第四章	道学源流考·····	()
第五章	性命双修总诀·····	()
	第一节 性命双修概念·····	()
	第二节 性命双修推理·····	()
	()	
	第三节 性命双修范畴·····	()
	第四节 道德并重·····	()
	第五节 性命双修戒学·····	()
	第六节 性命双修德戒之我见·····	()
	第七节 性命双修原理·····	()
第六章	性命双修玄窍·····	()
	第一节 玄关概念·····	()
	第二节 玄关之异名异位辨·····	()
	第三节 玄关直指·····	()
	第四节 玄关直指图·····	()
	第五节 玄关直指图粗解·····	()
	第六节 玄关作用释·····	()
	第七节 玄关诸真集释·····	()
	第八节 内外玄关与内外炉鼎·····	()
	第九节 守黄庭养谷神浅释·····	()
	第十节 外身颂·····	()
第七章	性命双修之理法·····	()
	第一节 性命双修入手·····	()
	第二节 外身易形小议·····	()
	第三节 外身法理·····	()
	第四节 外身虚静·····	()
	第五节 心息相依的理和法·····	()
	第六节 心息相依之比象与实理·····	()
第二卷	丹诀阐微·····	()
第一章	大江西派功理功法总体精神缩影·····	()
	第一节 概论·····	()

第二节	丹道总诀·····	()
第三节	七字总诀简介·····	()
第四节	虚无鼎解秘·····	()
第五节	空与定、定和动的关系·····	()
第六节	本功特点·····	()
第二章	“心息相依，大定真空”功理功法浅说·····	()
第一节	“心息依虚”功理功法简介·····	()
第二节	“心息依虚”实炼之程序·····	()
第三节	怎样收功·····	()
第四节	定及定的八大因素与定之关系·····	()
第五节	大定之要与效应·····	()
第六节	作丹过程的要求和小效验之程次·····	()
第三章	几个快速入静的方法·····	()
一、	概论·····	()
二、	全封闭快速入静法·····	()
三、	开放型快速入静法·····	()
四、	催眠快速入静法·····	()
五、	以念止念入静法·····	()
第四章	睡功丹诀·····	()
第一节	定与睡之关系·····	()
第二节	睡功揭密·····	盛克琦 ()
第三节	定的重要及与睡的关系·····	()
第五章	玄关之直指与论证·····	()
第一节	“玄关”二字真义与正确的位置·····	()
第二节	玄关之异名异位辨·····	()
第三节	玄关直指·····	()
第四节	玄关直指图·····	()
第五节	玄关直指图详解·····	()
第六节	主辅玄关与死活玄关的关系·····	()
第六章	以外玄关为玄关的再次深入探索与求证·····	()
第一节	玄关再论·····	()
第二节	人身九窍  (泰) 卦图及论证·····	()
第三节	内外八卦五行九窍关系示象图及解·····	()
第四节	先后二天八卦变象图并解义·····	()
第五节	谈破体与元神变为识神之由·····	()
第六节	从《易经》坤卦卦象及六二之爻词中求 证·····	()
第七节	从《参同契·乾坤门户章》求证·····	()
第八节	“总持门”名命的由来·····	()

第九节 “缘中”真旨	()
第十节 锁鼻术例解	()
()	
第十一节 天罡北斗之寓意	()
第七章 炉鼎药火专论	()
第八章 西派丹功程序和效验	()
第九章 论男女炼功方法相同的道理	()
第十章 西派丹诀实炼功法浅谈	()
第十一章 丹道理法十五讲座	()
第一讲 “无”话可谈	()
第二讲 无有统一	()
第三讲 心息相依 神气合一	()
第四讲 息念之秘义与妙用	()
第五讲 浅谈静功呼吸种种	()
第六讲 内法财侣地	()
第七讲 我“心息依虚”的实践体会	()
第八讲 “心息依虚”古人之论	()
第九讲 从“坐”字理解坐功	()
第十讲 再谈谈我的练功体验	()
第十一讲 筑基炼己	()
第十二讲 后天先天	()
第十三讲 参张三丰师祖之公传秘诀	()
第十四讲 三元一贯丹法英文演讲摘录	()
第十五讲 新编五言丹诀歌	()
第十二章 简论返老还童与长生不死	()
第一节 人是可以长生不死的	()
第二节 人类病夭衰老的原因	()
第三节 长生不死返老还童的机理	()
第四节 理论依据与经典验证	()
第五节 两个至要诀法	()

第三卷 选译《参同·悟真》阐丹理

第一章 选译《参同·悟真》缘起	()
第二章 从二书章节论证关窍	()
第一节 译解参同章节求关窍	()
第二节 从《中宫土德章》论五气	()
第三节 译《悟真篇》章节证玄关	()
第三章 据《乾坤门户章》作图破解玄关	()

第四章	录《性命圭旨·安神祖窍图》证玄关·····	()
第五章	三教经典各家诗词语录摘录摘释·····	()
第六章	从二书章节论功法·····	()
	第一节 从《契》之《关键三宝章》证功法·····	()
	第二节 从《契》之《四象归土章》证功理·····	()
	第三节 心息相依示意图·····	()
第七章	玄关之功理功效总结·····	()
第八章	从《晦朔合符》章观药火·····	()
第九章	选译《悟真篇》章节征火候·····	()
第十章	释译二书章节辟傍门·····	()
	第一节 译《参同契》章节辟傍门·····	()
	第二节 译《悟真篇》章节辩正傍·····	()
第十一章	译后感吟 (共计律诗 22 首, 聊示本人炼功微旨)	
第十二章	结束语·····	()

第四卷 从张紫阳的著作探讨南宗丹法

第一章	南派果从命功下手吗·····	()
	第一节 《青华秘文》摘说·····	()
	第二节 《悟真篇》、《金丹四百字》摘说·····	()
第二章	从张紫阳著作解玄窍·····	()
	第一节 从《悟真篇》与《金丹四百字序》解玄窍·····	()
	第二节 从《悟真篇》、《金丹四百字》正文解玄窍·····	()
	第三节 从《青华秘文》解玄关·····	()
第三章	张紫阳的药物火候密喻·····	()
	第一节 《青华秘文》集秘·····	()
	第二节 药火《悟真篇》、《金丹四百字》集秘·····	()
第四章	看! 张紫阳是怎样批评后天搬运的·····	()
第五章	从紫阳著作探功法·····	()
第六章	从紫阳著作论阴阳·····	()
第七章	《道教气功养生学》对内丹派南宗概述的批议·····	()
	第一节 先命后性的定评客观吗·····	()
	第二节 《道气学》对《悟真篇》的误解·····	()
	第三节 评阴阳双修派的丹法思想观·····	()
第八章	总论·····	()

第五卷 古籍选译

第一章	《道德经》说译·····	()
-----	--------------	-----

第一节	妙窍同玄·····	()
第二节	体用微妙·····	()
第三节	丹诀要旨·····	()
第四节	炉火大要·····	()
第五节	外身之要·····	()
第六节	抱一复婴·····	()
第七节	器用者空·····	()
第八节	复命常明·····	()
第二章	《参同契》说译·····	()
第一节	周易参同章第一·····	()
第二节	乾坤两用章第二·····	()
第三节	朔受震符章第五·····	()
第四节	天心建始章第六·····	()
第五节	内以养己章第十三·····	()
第六节	乾坤精炁章第二十六·····	()
第七节	性命根宗章第三十·····	()
第八节	关键三宝章第三十二·····	()
第九节	《参同契》选译小结·····	()
第三章	《黄庭内景经》说译·····	()
第一节	上清章第一·····	()
第二节	上有章第二·····	()
第三节	呼吸章第二十·····	()
第四节	隐景章第二十四·····	()
第五节	玄元章第二十七·····	()
第六节	百谷章第三十·····	()
第七节	《黄庭》说译后跋·····	()
第四章	佛典《金刚经》说译·····	()
第一节	妙行无住分第四·····	()
第二节	如理实见分章第五·····	()
第三节	庄严净土分第十·····	()
第四节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
第五节	无法可得分二十二·····	()
第六节	一合理相分三十·····	()
第五章	《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说译·····	()
第六章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言》注解·····	()
第七章	《阴符经》说译·····	()
第一节	《阴符经》题解·····	()
第二节	立天定人之旨·····	()
第三节	天人合发精义·····	()

第四节	三盗之宜·····	()
第五节	专一之效·····	()
第六节	公私恩害·····	()
第七节	贤愚之辨·····	()
第八节	阴阳相胜·····	()
第八章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说译·····	()
第一节	题释·····	()
第二节	药物炉鼎丹程概述·····	()
第三节	火候大忌·····	()
第四节	功法功效·····	()
第五节	功理·····	()
第六节	得丹效验·····	()
第九章	《中庸》说译片断·····	()
第一节	题释·····	()
第二节	可离非道也·····	()
第三节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
第四节	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	()
第五节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
第六节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
第十章	《胎息经》说译·····	()
第十一章	《洞玄灵宝定观经》说译·····	()
第十二章	吕祖《百字碑》说译·····	()
第十三章	钟离权《还丹歌》说译·····	()
第十四章	陈泥丸《罗浮翠虚吟》说译·····	()
第十五章	张三丰《玄谭全集》选译·····	()
第十六章	李涵虚初祖《道窍谈》选译·····	()
第一节	玄关一窍·····	()
第二节	玄关再说·····	()
第三节	采炼妙用·····	()
第四节	仙佛同修说·····	()
第五节	摘《三车秘旨》诗歌数篇看李祖·····	()
第十七章	《孙不二元君丹诀诗》说译·····	()
第十八章	三教经典说译小结·····	()

第六卷 丹道专论

第一章	大一专论·····	()
第一节	“一”之总论·····	()
第二节	大一古圣评估之集议·····	()

第三节	人身的“一”究竟在那里·····	()
第五节	大一吟·····	()
第二章	再论阴阳学说·····	()
第三章	顺逆专论·····	()
第四章	玄牝专论·····	()
第五章	玄牝再论·····	()
第六章	玄牝三论·····	()
第七章	评李先生之陈抟《无极图》丹法初探·····	()
第八章	宗张紫阳果个从命功下手吗? ·····	()
第九章	从张紫阳著作探南丹功法(摘要)·····	()
第十章	读蔡道长《〈悟真篇〉丹法初探》的一点体会·····	()
第十一章	“中”字析义·····	()
第十二章	论《性命圭旨》十二大错·····	()
第十三章	气功真论·····	()
第一节	什么叫气功·····	()
第二节	气功学是在色身上做功吗·····	()
第三节	谈“中”与“玄关”的关系·····	()
第四节	为什么说“中”与“玄关”是无形的·····	()
第十四章	论《中国气功学四大经典讲解》之误·····	()
第一节	河上公章句讲解·····	()
第二节	《周易参同契》讲解举例·····	()
第三节	看几个《悟真篇》的章句讲解·····	()
第四节	《黄庭内外景经》刘悟元老人作解·····	()
第五节	黄庭二图感吟并序·····	()
附录:	要知口诀通元处, 须共真师仔细论——驳朱伯伦先生之讹误·····	盛克琦 ()
第十五章	陈撄宁《道教与养生》读后感·····	()
第十六章	茹素有助于身体健康与延长寿命·····	()

第七卷 问道答疑

第一章、复河南省平江县何君函·····	()
第二章、复内蒙赤峰市马君函·····	()
第三章、复湖南省益阳市李君函·····	()
第四章、复广西武鸣县梁君函·····	()
第五章、复浙江省杭州市徐建中函·····	()
第六章、复三五二一五部队陈君函·····	()
第七章、复上海市塘沽路阮君函·····	()
第八章、复河南省汝南县吴君函·····	()

第九章、复山东省文登县刘君函	()
第十章、复湖北省黄冈地区欧阳君函	()
第十一章、复北京市吴君来函	()
第十二章、复湖南省嘉禾县彭君函	()
第十三章、复浙江省天台县陈君函	()
第十四章、复浙江省青田县留君函	()
第十五章、复广东省湛江市余君函	()
第十六章、复浙江省宁海县张忠青函	()
第十七章、复浙江省海宁县蒋小姐函	()
第十八章、复湖南省嘉禾县王君函	()
第十九章、复山东省惠民县王君函	()
第二十章、复浙江省杭州市胡立加函	()
第二十一章、复上海市周老先生函	()
第二十二章、复浙江省宁海县陈毓然函	()
第二十三章、复上海周老先生信	()
第二十四章、复山东省牟平县刘君函	()
第二十五章、复湖北小池黄梅轮渡涂君函	()
第二十六章、复江苏东海牛山镇霍君函	()
第二十七章、复辽宁省营口市张君函	()
第二十八章、复云南省曲靖市孙君函	()
第二十九章、解答死活虚无玄关的分别	()
第三十章、给几个读者的答问	()
第三十一章、复北京某先生函	()
第三十二章、答上海张先生信	()
第三十三章、复谢君函	()
第三十四章、复安徽吴君问“定静安虑得”五行行功次序	()
第三十五章、复安徽女士函	()
第三十六章、复彭先生函	()
第三十七章、给邱先生的复信	()
第三十八章、答江苏沭阳县华君函	()
第三十九章、复杨先生信	()
第四十章、复彭医师函	()
第四十一章、陈君来信与简复	()
第四十二章、沈阳胡君来函	()

第八卷 《体真山人丹诀语录》……………清·汪东亭 ()

体真山人丹诀语录 (上)	()
体真山人丹诀语录 (下)	()

汪祖《语录》真诠札记·····	()
附录三种	
一、汪东亭致天津孟浩泉问道函·····	()
二、体真山人汪东亭《女丹诀》一卷·····	()
三、汪东亭论《灵源大道歌》·····	()
第九卷 《大道真传》 ·····	民国·魏则之 ()
大道真传口诀第一讲·····	()
大道真传口诀第二讲·····	()
大道真传口诀第三讲·····	()
大道真传口诀第四讲·····	()
大道真传口诀第五讲·····	()
大道真传口诀第六讲·····	()
后记·····	()
附:	
《天乐集》自序·····	民国·徐海印 ()
《天乐集》序·····	民国·王心湛 ()
海印居士与金弘恕函·····	民国·徐海印 ()
一函遍复·····	民国·徐海印 ()
附录:	
一、谷阳子丹道语录·····	台湾·马杰康 ()
二、合阳子丹道语录·····	台湾·马炳文 ()
三、慢性疾病的针砭，大定真空的前奏·····	()
第一节 撰写动静相济功的动机·····	()
第二节 几个动静相济功的要领·····	()
第三节 壮气强力开合功·····	()
第四节 六合收发功·····	()
第五节 太极起势功·····	()
第六节 先后天并炼阴阳混元洞天大法·····	()
 《天乐丹诀》出版后记·····	盛克琦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b1aa550100j7mm.html

陈毓照老师《天乐丹诀——道家大…